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42069

94201

T7.2

v.1 c.

國學基
本叢書
續後漢書
一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書叢本基學國。

書 漢 後 續

(一)

撰 經 郝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御題郝經續後漢書

身充信使被拘留。兩國恰逢姦計役。元世祖既立。欲與宋修好。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乃以經充國信使。至宋。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文統復陰屬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

經至宿州。遣副使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三督樞密使及兩淮制置使。亦不報。先是。賈似道為元兵圍于鄂州。懼而請和。且請解臣納幣。元人許之。鄂圍始解。似道匿其事。以大捷聞。及還朝。使其客廖瑩中等譏福華編。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恐經至泄其謀。因拘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請願附魯連未遂志。空言思託著書酬。

入見。又數上書極陳和戰利害。皆不報。遂留真州十六年。因著此書。願附魯連未遂志。空言思託著書酬。

陳壽寧稱史筆人。續之尊漢見誠醇。陳壽三國志。帝魏寇蜀。論者非之。然司馬光作通鑑。尙不能訂其誤。至朱子之書也。獨嫌董卓仍列傳。即未叛臣亦亂臣。經此書。子叛臣篡臣皆各為分類。而董卓則仍置尋常列傳中。夫東漢之禍。實由董卓。其篡逆之謀久萌。特未及逞耳。縱不列為篡臣。獨不當另列為亂臣乎。

蓋未嘗見朱子之書也。獨嫌董卓仍列傳。即未叛臣亦亂臣。經此書。子叛臣篡臣皆各為分類。而董卓則仍置尋常列傳中。夫東漢之禍。實由董卓。其篡逆之謀久萌。特未及逞耳。縱不列為篡臣。獨不當另列為亂臣乎。

列為亂臣乎。經列司馬懿為篡臣。而轉不及曹操之賊。貶懿而舍操。春秋之義。有未當矣。

褻貶從來不可誣。要公千載賞和誅。篡臣仲達祇篡魏。篡漢寧非孟德乎。經列司馬懿為篡臣。而轉不及曹操之賊。貶懿而舍操。春秋之義。有未當矣。

福華編譏鄂功。陳羈絆真州十六春。未免南方君子笑。笑他不叛北方人。經列司馬懿為篡臣。而轉不及曹操之賊。貶懿而舍操。春秋之義。有未當矣。

帛詩或者假前題。元史經本傳。載汗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勇軍營新館。蓋經以久留音問不通。不知中統之為至元也云云。此蓋好事者因蘇武事假為之。然經久羈宋地。杖節不屈。僅以著書自遣。視蘇武之口匈奴。娶婦生子。不可同日語。奚藉雁書方表其忠乎。

可齊設使子卿逢地下。著書差勝娶胡妻。經列司馬懿為篡臣。而轉不及曹操之賊。貶懿而舍操。春秋之義。有未當矣。

續後漢書 御題郝經續後漢書

一

學術忠誠孰

可齊設使子卿逢地下著書差勝娶胡妻

帛詩或者假前題

褻貶從來不可誣

蓋未嘗見朱子之書也

原序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相一。而折入于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爲偏霸僭僞。于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原注。晉書。習鑿齒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沈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常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竊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于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蠲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眉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寇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岳。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克伐三遠。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強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皇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于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于帝王。淪沒于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以晉營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魏嘗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于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于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于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于己。孰若

仗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宜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邁。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繫于所為。不繫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于懷王。劉氏乘弊于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曉于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春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繫于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況積勳累功。諱亂寧衆。敬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于燕噲之授。不賴于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三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異業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餘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仗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憤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于閭人。受尊于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于三代。豈比僞首于曹氏。側足于不正。即情而恆實。取之而無慚。何與詭事而託偽開亂于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敬。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于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前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後稷勤于所職。聿來未以剪商。異于司馬氏仕于曹族三祖之寓于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去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慚于有周。而彼道異于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漢之繫周而不繫秦。何至于一魏猶凝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于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于是止矣。

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為也。宋丞相司

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為僭偽。原注。通鑑。魏黃初二年。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于武擔之南。改元章武。臣光曰。是以三代之前。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于亂。斯可謂之君矣。乃謂之王。其勢

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是謂之王。王德既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

。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閔位。在水火之間。霸而不王。于是正閔之論興矣。及漢室傾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屬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盡前代之正閔。竊以為

。高義。若猶未悟。請于是止矣。

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葭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辟王。是以正閔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潑亂世反諸正也。正閔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于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一。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于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于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于陳。而隋取之。唐傳于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閔之辨也。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至晦庵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原注。通鑑綱目。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是歲僭國一。

牧魏王。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爲山陽公。十二月。魏主不如洛陽。昭烈皇帝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夏四月。漢中王卽皇帝位。孫權徙治武昌。秋八月。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爲吳王。二年。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舊國一。新國一。凡二僭國。後主建興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夏五月。魏主丕卒。秋八月。吳王權圍江夏。不克。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舊史及通鑑皆以建安二十五年爲魏黃初元年。今猶繫之漢。漢未亡也。曹丕廢漢帝而昭烈卽位。乃以章武元年爲漢。魏白曆。僞也。孫權受魏封爵。始稱吳王。著其封于魏也。然後叛魏稱帝。故以黃武之元並魏黃初爲列國僭僞。于是統體正矣。其齋居感興詩曰。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螽蟻。五族沈忠良。青丘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杖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世世魯。連子。干載徒悲傷。

然而本史正文猶壽書經嘗聞措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及先君臨終復有遺命斷欲爲之事梗不能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束臂抱節無所營爲乃破橐發凡起漢終晉立限斷條目以更壽書作表記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

夏五月令伴使西珪借書于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注之異同通鑑之去取

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于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爲僭僞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

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爲一百三十卷仍故號曰三國志原注義例曰史之有書尙矣而稱謂不一如三皇之書則謂之墳

五帝之書則謂之典虞夏商周則謂之書歷代寶傳則謂之訓周之世列國各有書而各有名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爲記錄言動則一其名則無定也戰國秦漢之世記注愈繁如左氏傳國語世本

戰國策釋氏徵秦紀八覽六論等不可勝紀皆不能爲完書至司馬遷總爲撰集自黃帝訖漢武之河麟名曰史記班固作前史始于高帝終于王莽別爲一代如虞夏商周而評之漢書陳壽之爲國志時東漢史尙無完

志亦記也今雖增修革訛筋陋正其統體其名不可易故仍曰三國志云先生比修新書先爲義例以明更定去取之意今各具本條下謹案陵川集載此序云號曰續後漢書與此不同觀此注則知作序時本名三國志後乃改名

續後漢書苟宗道所爲行狀有云仍改曰續後漢者是也其後延祐間中書省咨文仍稱三國志至江西行省開刊

始定稱續後漢書馮良佐序所云今所定稱者是也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

明代刊集者誤改其文在此序中當仍其原本爲是之城市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于道德推本

六經之初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

記皆是也然皆瞠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原注韓文柳子厚墓誌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

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今拘幽之極而集是蓋亦失中之得古人之志也嗚呼

爲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節辨之者安得復于先君而告卒事乎十有五日庚子翰林侍讀學士行臺宣撫使持節入宋國信大使陵川郝經

序

新注序

三國事涉漢晉。參出互見。百有餘年。諸所記注。不啻數十百家。其行于世者。漢史則華嶠漢書。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袁宏漢紀。袁暉獻帝春秋。張璠漢紀。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隱蜀記。孫盛蜀世譜。郭沖五事。魏史則王沈魏書。傅元魏書。及傅子評斷。孫盛魏氏春秋。魚豢魏略。孔衍漢晉春秋。陰澹魏紀。吳史則韋昭吳書。虞溥江表傳。胡沖吳歷。虞預會稽典錄。環氏吳紀。于晉則干寶晉紀。虞預晉書。王隱晉書。謝沈晉書。孫盛晉陽秋。傅暢晉諸公贊。徐廣晉紀。皆各著一國之事。以自名家。獨陳壽合魏蜀吳。總爲三國志。號稱良史。然其事多疏略。故宋文帝命裴松之爲注。大集諸家之書。補其遺闕。各具本文下。且爲考正。辨其得失。其諸書疏。援引事類出異書者。注之事顯者。則不注。今宣撫陵川先生。更正陳志。凡裴注之事。當入正文者。則爲刪取其乖戾不合。不可傳信者。則置之。命宗道掇拾具注新書本文下。陳志之評裴注之論。亦爲具載。其義理悖誤者。則以所聞于先生餘論。爲之辨正。凡書疏論議。所引古今事類。裴注之未備者。皆爲苴補。事已見者。不重出。無所考者。則闕之。先生比爲新書。先作義例條目。以明予奪之旨。今各具本文下。其書法則復發凡舉例。以見其義。宗道初事先生之父靜直先生。旣又受學于先生。先生之開府南陽。辟宗道爲屬掾。奉使入宋。又辟充典書狀。繙繆患難。十有三年。故不敢不承命。亦庶幾附驥尾而廁名于大典之末云。宣撫司都事充國信書狀官門生河陽苟宗道序。

後序

人有恆言曰經史。史所以載興亡。而經亦史也。書紀帝王之政治。春秋筆十二公之行事。謂之非史可乎。蓋定于聖人之手。則後世以經尊之而止。及乎興亡。則謂之史也。古史分十七。東漢而下。西晉而上。有三國志。亦十七之一也。出于陳壽之筆。不可謂失三國之實。獨帝魏而不知蜀之正統。爲史筆之玷。又前史紀傳外有書志。所以載三才之奧。禮樂食貨兵刑官職之異。而壽皆未及。尤史筆之欠。此紫陽朱文公詩云。後賢盍更張。感歎所由發也。後紫陽百餘年。徒增閱史者之慨。中統庚申。郝文忠公以行臺宣撫持節使宋。而畱滯儀真。進退維谷。乃繼先志。修舊史。破橐發凡。首帝昭烈。魏吳止筆其實。表外有紀傳。以辨崇卑。而復爲八錄。以補陳闕。各冠以序。述其從起結。以議贊。會其指歸。考前言。徵後史。而損益之。儀真受一時之抑。而史書流百世之芳。公之榮遠矣。公之先世。詩書之澤。鍾陵川清粹之氣。嬉笑怒罵。鋪張吟諷。皆成文章。由賦詩而至移文。復三十有九卷。公之文博矣。若夫續後漢書暨陵川集。則今之所定稱也。延祐戊午。集賢陳大學士以公書敷奏。聖天子念故臣之可憫。喜藏書之有傳。容旨恩潤。俾江西行省繡梓。一哉王心。繼今以往。天下後世。有以誦習而資德業矣。臣良佐。時職寄江西。提衡儒學。省堂孜孜。欽承就委。董役。率儒人胡元昌等。詳正其字。庶無訛矣。工畢。念不容已。用紀歲月云。是年秋七月。旣望。臣馮良佐頓首。拜謹識。

續後漢書目錄

年表一卷

帝紀二卷

列傳七十九卷

錄八卷

年表

闕

帝紀

帝紀第一

昭烈皇帝

帝紀第二

末帝

列傳

續後漢書 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一

列傳第一上 后妃

昭烈甘皇后

末帝敬哀張皇后

列傳第一下 昭烈二王 末帝太子六王

魯王永

太子璿 弟璿 璿 璿 璿 璿

列傳第二 宗室諸劉

陳王寵

劉虞

劉表 子琦 琮 劭 越 韓嵩 劉先 傅巽 王儁

列傳第三 漢臣

皇甫嵩

蓋勳

列傳第四 漢臣

卷四上

穆皇后 兄懿 懿族弟班

張皇后

卷四下

梁王理

卷五

劉焉 子璋 董扶 任安 王商

劉繇 子基 兄岱

卷六

朱雋

卷七

何進 弟苗

何容

王允 王宏 趙戩 士孫瑞

列傳第五 漢臣

董卓 李傕 郭汜 楊奉 韓暹 樊稠 張濟 李樂 胡才

韓遂 馬騰 閻行 成公英

呂布 張邈 遼弟超 陳宮 高順 陳珪

列傳第六 漢臣

袁紹上下 子譚 熙 尙 從兄遺 外甥高幹 逢紀 審配 沮授 田豐 麴義 李孚 王修

袁術上下

列傳第七 漢臣

陶謙 管融 趙昱

公孫度 子康 恭 康子晃 淵

列傳第八 漢臣

鄭泰

种劭

卷八

張楊 董承

卷九

卷十

公孫瓚

卷十一

續後漢書 目錄

張燕

張魯闔閭劉雄鳴

列傳第九漢臣

荀爽

楊彪

列傳第十漢臣

盧植

列傳第十一漢臣

徐璆

陳登

許劭

列傳第十二漢臣

諸葛亮

列傳第十三漢臣

張繡

士燮子徽武雙弟壹

卷十二

黃琬

卷十三

趙岐孫寶碩

卷十四

馬日磾

太史慈

徐庶石麟孟建

卷十五

卷十六

關羽

趙雲 陳到

馬超

列傳第十四 漢臣

龐統

列傳第十五 漢臣

許靖

孫乾

伊籍

費詩

列傳第十六 漢臣

董和 胡濟

李福

馬良 弟謨

續後漢書 目錄

張飛

黃忠

卷十七

法正 祖父真

卷十八

糜竺 弟芳

簡雍

秦宓

杜微 五梁

卷十九

楊容 賴玄 姚仙

劉巴

向朗 兄子龍

張裔

何祗

列傳第十七 漢臣

劉封

彭萊

廖立

魏延

列傳第十八 漢臣

王連

呂凱

王平

霍峻 子弋

列傳第十九 漢臣

蔣琬 子斌
劉敏 顯

楊洪

卷二十

劉劭

李邕

李嚴

楊儀

卷二十一

李恢

馬忠

張嶷

羅憲

卷二十二

費禕

董允 董恢

陳祗

列傳第二十 漢臣

姜維

廖化

列傳第二十一 漢臣

楊戲

常播

譙周 子熙 文立 孫秀

列傳第二十二 魏

曹操 上下 武帝

列傳第二十三 魏

曹丕 文帝

列傳第二十四 魏

續後漢書 目錄

呂乂

董厥 樊建

卷二十三

張翼

卷二十四

王嗣

衛繼

郤正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曹叡 明帝

列傳第二十五 魏

曹髦 高貴鄉公

別傳第二十六上 家人

曹操卞夫人 武宣皇后
丁夫人

曹丕甄后 文昭皇后

曹叡毛后 明悼皇后

列傳第二十六下 操三子

曹彰 任城威王

曹熊 蕭懷王

列傳第二十六中 操丕諸子

曹昂 豐愍王

曹沖 鄧哀王

曹宇 燕王

曹芳 齊王

卷二十八

曹奂 陳留王

卷二十九上

郭后 文德皇后

郭后 明元皇后

卷二十九中

曹植 陳思王
子志

卷二十九下

曹鑠 相殤王

曹據 彭城王

曹林 沛穆王

曹衮 中山恭王

曹峻 陳留恭王

曹幹 趙王

曹彪 楚王

曹子乘 穀城殤公

曹子京 靈殤公

曹子棘 廣宗殤公

曹茂 樂陵王

曹蕤 北海悼王

曹霖 東海定王

曹邕 邯鄲懷王

曹徽 廣平哀王

列傳第二十七 諸夏侯諸曹

夏侯惇 弟廉子充 子充 韓浩 史渙 楙

續後漢書 目錄

曹玹 濟陽懷王

曹矩 范陽閔王

曹子上 臨邑殤公

曹子勤 剛殤王

曹子整 郿戴公

曹均 樊安公

曹徽 東平靈王

曹協 贊哀王

曹鑿 東武陽懷王

曹禮 元成哀王

曹貢 清河悼王

卷三十

夏侯淵子衡 威 霸 和

曹仁弟純 應余

曹休子肇 肇孫

列傳第二十八 魏臣

荀彧子暉 颯 冀

賈詡

列傳第二十九 魏臣

鍾繇子毓

王朗

列傳第三十 魏臣

程昱孫曉

董昭

蔣濟

列傳第三十一 魏臣

夏侯尚從弟 儒

曹洪

曹真

卷三十一

荀攸

卷三十二

華歆子表 博 周 孫 廣 矯

卷三十三

郭嘉

劉曄

卷三十四

張遼

于禁

徐晃

李典

列傳第三十二 魏臣

李通 孫乘 乘子重

文聘

許褚

龐諶

張特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就子敦

列傳第三十三 魏臣

袁渙 子侃 寓 奧 準 從弟霸 徽 敏 曾孫宏

張範 弟承

續後漢書 目錄

樂進

張郃

朱靈

卷三十五

臧霸 孫觀

呂虔

典章

郝昭

龐涓 張猛 楊豐 鮑出

卷三十六

邴原 張闓

涼茂

徐奕

邢容

列傳第三十四 魏臣

陳羣 子泰

列傳第三十五 魏臣

劉劭

列傳第三十六 魏臣

桓階

徐宣

盧毓 子欽

列傳第三十七 魏臣

和洽

杜襲

國淵

何夔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傅嘏

卷三十九

陳矯 子本

衛臻 孫楹

卷四十

常林

趙儼

裴潛

列傳第三十八 魏臣

韓暨 韓宣

高柔

王觀

列傳第三十九 魏臣

辛毗

高堂隆 樓潛 董尋 張茂

列傳第四十 魏臣

劉馥 子靖 孫宏

司馬芝 子岐

張既 徐英

楊沛

賈逵

續後漢書 目錄

卷四十一

崔林

孫禮

卷四十二

楊阜

卷四十三

司馬朗

梁習 王思 劉頴

游楚 父殷

溫恢

列傳第四十一 魏臣

任峻 棗祇

杜畿 子恕 河康

倉慈 皇甫隆 顏斐 令狐邵 孔又 沐竝 時苗

列傳第四十二 魏臣

滿寵 子偉 奮 滿子長武

牽招 子宏

列傳第四十三 魏臣

徐邈

王昶

列傳第四十四 魏臣

劉放 孫武 孫楚 秦明 孔桂

列傳第四十五 魏臣

曹爽 弟羲 訓 何晏 鄧颺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魯芝 楊綜

卷四十四

蘇則 吉茂

鄭渾 從子委

卷四十五

田豫

郭淮

卷四十六

胡質 子威

王基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吳

孫堅

卷四十九

孫策

列傳第四十七 吳

孫權 大帝

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八 吳

孫亮 候官侯

卷五十一

孫休 景帝

孫皓 歸命侯

列傳第四十九 家人

孫堅吳夫人 弟景

徐夫人 父琨 兄矯

孫權謝夫人 弟承

步夫人

王夫人

王夫人

潘后 袁夫人

孫亮全后 父倫

孫休朱后

孫和何姬

孫皓滕后

續後漢書 目錄

列傳第四十九下 諸孫

孫登 宣太子 謝景 羊循 刁元

孫和 南陽王

孫奮 章安侯

列傳第五十 諸孫

孫靜 子瑜 皎 奕 奕子壹 張梁

孫輔

孫匡 子泰 孫秀

孫桓

列傳第五十一 吳臣

張昭 子承 弟子奮

列傳第五十二 吳臣

周瑜 子允

列傳第五十三 吳臣

卷五十二下

孫慮 建昌侯

孫霸 魯王

卷五十三

孫資 子鄰 鄴子震 曾孫惠 策族兄

孫翊 子松

孫韶 兄楷

卷五十四

張紘 子元

卷五十五

魯肅 子淑

卷五十六

呂蒙

列傳第五十四 吳臣

孫邵

族人悌
殷禮

諸葛瑾 少子融

列傳第五十五 吳臣

程普

韓當

周泰

董襲

凌統 父操

潘璋

列傳第五十六 吳臣

朱治 子才

續後漢書 目錄

陸遜

卷五十七

顧雍 子劭 助子譚
承 雍孫榮

步騭 子剛 周昭
李肅

卷五十八

黃蓋

蔣欽

陳武 子修
表

甘寧

徐盛

丁奉

卷五十九

朱然 子施績

呂範

列傳第五十七 吳臣

薛綜 子瑋

駱統 父俊 謝澗

是儀

列傳第五十八 吳臣

賀齊 子建 弟景

呂岱 徐原

潘濬 子翥 祕 芮元

列傳第五十九 吳臣

陸凱 子禕 弟允 何定

列傳第六十 吳臣

諸葛恪 叢友

孫峻 孫繼 華融

朱桓

卷六十

胡綜 徐詳

陸瑁

李衡

卷六十一

全琮 子憺 緒

鍾離牧 少子洵

周魴 子處

卷六十二

陸抗 子晏 景

卷六十三

滕允

濮陽興

孟仁

范慎

列傳第六十一 吳臣

陶璜 父基 子威 孫毅

滕修 子竝

列傳第六十二上上 儒學

經術總敘 易 書 詩 春秋 禮 樂 論語 孝經 孟子

列傳第六十二上下 儒學

漢

何休

穎容

許慎

鄭元

孟光

續後漢書 目錄

丁固

卷六十四

吾彥

卷六十五上上

卷六十五上下

服虔

謝該

蔡元

許慈

來敏

尹默

列傳第六十二下上 儒學

魏

王肅 子恂

賈洪

樂詳

庾峻 子珉

列傳第六十二下下 儒學

吳

嚴峻 裴元

關澤 唐固

陸績

列傳第六十三上上 文藝

文章總敘

李譔

卷六十五下上

董遇

隗禧

嚴幹

卷六十五下下

程秉 徵崇

虞翻 子汜 忠

卷六十六上上

易部序論說評辨

書部表封事奏詔册制制策教令
問難語言制制策教令
彈章露布檄疏

詩部騷賦古詩樂府歌行吟諷
騷賦古詩樂府歌行吟諷

春秋部國史碑墓碑誄銘符命
國史碑墓碑誄銘符命

列傳第六十三上下 文藝

卷六十六上下

漢

崔寔從兄烈
烈子鈞

蔡邕

禰衡

應劭

列傳第六十三中上 文藝

卷六十六中上

漢

荀悅

仲長統

陳壽

列傳第六十三中下 文藝

卷六十六中下

魏

續後漢書 目錄

續後漢書 目錄

潘昂 孫尼族子岳

列傳第六十三下上 文藝

魏

王粲

阮瑀

劉楨

桓威 薛夏 應璩

衛覬

列傳第六十三下下 文藝

吳

左思

列傳第六十四 行人

漢

鄧芝

路粹

卷六十六下上

陳琳

應瑒

吳質 邯鄲淳 繁欽 荀綽 王象

劉廙 繆襲 蘇林 孫該 杜擊

李康

卷六十六下下

陸機 弟雲 孫拯 禧 陶

卷六十七

宗預

陳震

吳

顧徽

沈珩

浩周

馮熙

秦旦

紀陟

宏璵

列傳第六十五

義士

臧洪

陳容

列傳第六十六上

高士

漢

郭泰

左原

茅容

孟敏

庾乘

王柔

賈淑

史叔寶

黃允

謝甄

王柔

王柔

王柔

王柔

符融

續後漢書

目錄

趙咨

陳化

鄭泉

張溫

鄭冑

張儼

卷六十八

田疇

卷六十九上

仇覽

續後漢書 目錄

陳寔子紀 諡鍾皓

徐穉

申屠蟠

袁閔

列傳第六十六中高士

漢

龐公

管寧王烈 張璠 胡昭

列傳第六十六下高士

魏

范粲子裔

王裒

吳

石偉

黃憲

姜肱

張元兄陵

卷六十九中

徐幹

李密子賜 典

卷六十九下

皇甫謐

范平

列傳第六十七上 死國

漢

孔融 脂習

程畿

諸葛瞻 子尚 黃崇

列傳第六十七中 死國

魏

夏侯元 李豐 豐弟翼 許允 劉陶 張緝

王經

母丘儉 子甸 尹大目

列傳第六十七下 死國

吳

留贊 子平

朱異

續後漢書 目錄

卷七十上

傅彤 子僉

北地王謚

卷七十中

王凌 令狐愚 單固 楊康

諸葛誕 文欽 欽子騫 唐咨

卷七十下

呂據

張悌 孫震 沈瑩

列傳第六十八上 死虐

魏

邊讓

楊修

崔劼 許攸妻圭

楊俊

鄭小同

列傳第六十八下 死虐

吳

高岱

盛憲

張休

朱據

樓元

卷七十一上

周不疑

丁儀 弟廙

毛玠

鮑勳 父信

卷七十一下

于吉

沈友

吾粲

王蕃

賀邵

章曜

邵疇

列傳第六十九上技術

漢

華陀吳普
樊阿

左慈

王真

李意其

杜瓊何宗

列傳第六十九中技術

魏

朱建平

管輅

列傳第六十九技術

續後漢書目錄

華覈

張尙

卷七十二上

薊子訓

甘始東郭延年
封君達

郝孟節

周羣張裕

卷七十二中

周宣馬鈞

卷七十二下

吳

吳範

趙達 皇象

葛洪

列傳第七十上上 狂士

魏

王弼

焦先

石德林

向秀

孫登

列傳第七十上下 狂士

魏

阮籍 從子修

劉惔

陳訓

卷七十三上上

荀粲

扈累

嵇康

郭象

劉伶

卷七十三上下

阮咸 子瞻

列傳第七十下上 狂士

魏

王戎 從弟衍
衍弟澄

列傳第七十下下 狂士

魏

樂廣

胡母輔之 子謙之

光逸

王濟

列傳第七十一 叛臣

漢

孟達 父他
申耽

列傳第七十二上 篡臣

魏

續後漢書 目錄

卷七十三下上

卷七十三下下

謝鯤

畢卓

衛玠

卷七十四

黃權

卷七十五上

司馬懿子師

列傳第七十二下篡臣

魏

王沈

鄭沖

何曾子劭

陳騫

裴秀

列傳第七十三取漢

鄧艾州泰
段灼

衛瓘

列傳第七十四平吳

羊祜

王渾

司馬孚子望

卷七十五下

賈充韓壽
壽子謐

王祥弟覽

石苞子崇

荀勗

荀勗馮紘

卷七十六

鍾會向雄

卷七十七

杜預子錫

周浚

王濬

列傳第七十五 列女

漢

宏農王妃

陰瑜妻

董祀妻

魏

龐娥親

趙昂妻

曹文叔妻

許允妻

吳

孫翊妻

列傳第七十六上 北狄

續後漢書 目錄

唐彬

卷七十八

皇甫規妻

盛道妻

姜敘母

杜有道妻

羊耽妻

張白妻

卷七十九上

四夷總序

北狄 匈奴 劉氏 石氏
沮渠氏 赫連氏

列傳第七十六下 北狄

烏桓

鮮卑 慕容氏 段氏 吐谷渾氏 秃髮氏
乞伏氏 拓跋氏 宇文氏

列傳第七十七上 西戎

羌 赤亭羌 澶中月氏胡氏 白馬氏 仇池氏
略陽氏 李氏 苻氏 呂氏

列傳第七十七下 西戎

西域 六十國

列傳第七十八 東夷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勃海 東沃沮 挹婁
濊 馬韓 辰韓 弁韓 弁辰 倭人

列傳第七十九 南蠻

南蠻 交趾 林邑 扶南
巴郡南郡蠻 板楯蠻夷

西南夷 夜郎 牂牁 哀牢夷
印都夷 冉駹夷

卷七十九下

卷八十上

卷八十下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錄

錄第一 道術

正傳 伏羲 堯 舜 禹 湯 文王 武王
周公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錄第一下 道術

諸子 荀子 董子 揚子

百家

異端 楊墨 老莊 管商 申韓 仙佛

錄第二上上 歷象

太極陰陽

六天

晷影

錄第二上下 歷象

天文經星

辰次

續後漢書 目錄

卷八十三上

卷八十三下

卷八十四上上

天地

儀象

黃赤道

卷八十四上下

三垣 紫微 天市

太微

分野

錄第二中上 歷象

二十八舍

錄第二中下 歷象

緯曜占候

月

熒惑

太白

雜星

五行

錄第二下上 歷象

歷法上

錄第二下下 歷象

歷法下

錄第三 疆理

卷八十四中上

天漢

卷八十四中下

日

歲

填

辰

暉氣

災異

卷八十四下上

卷八十四下下

卷八十五

漢益州 二十郡

魏司隸 八郡

冀州 十一郡

徐州 五郡

幽州 十二郡

涼州 八郡

荊州 六郡

吳揚州 十四郡

交州 八郡

錄第四上 職官

爵級

車服

選舉

三公 太師 太傅 太保 司徒 司空

續後漢書 目錄

豫州 九郡

兗州 八郡

青州 六郡

并州 五郡

秦州 三郡

揚州 二郡

荊州 十五郡

廣州 七郡

卷八十六上

奉祿

印綬

宰相 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

將軍 大將軍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 衛將軍 左右諸將軍 使持節都督 雜號將軍

錄第四中 職官

卷八十六中

九卿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少府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錄第四下 職官

卷八十六下

京師兵官 執金吾 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中宮官

東宮官

封建 王 侯 公 主

京輔官 司隸校尉 京兆尹 河南尹

州郡官 刺史 郡守 縣令

外夷官

錄第五上上 禮樂

卷八十七上上

天類 郊 合郊 五郊 六天 九天 六宗 配郊 毀郊 告郊 朝日 夕月 星祠 風雨雷師 高禘 大雩 朔 蜡 臘 儼 伏

錄第五上下 禮樂

卷八十七上下

地類 社稷 軍社 亳社 靈星 先蠶 五祀 籍田 擯瀆山川 封禪

錄第五中上 禮樂

卷八十七中上

人類上 明堂 辟雍 覆釜 養老 燕射 鄉飲 二王後 孔子祠 羣祀 宗廟 禘祫 時享 薦獻 配享

錄第五中下 禮樂

卷八十七中下

人類下 冠婚朝會喪制
火葬 改葬招魂葬
短喪 葬塋
喪禁 山陵上陵
薄葬 謚法

錄第五下上 禮樂

律呂

錄第五下下 禮樂

代樂

錄第六

刑法

闕

錄第七

食貨

錄第八上 兵

兵道

錄第八中 兵

兵陳

卷八十七下上

聲音

卷八十七下下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上

兵制

卷九十中

兵教

續後漢書 目錄

兵法

兵柄

兵將

錄第八下兵

卷九十下

兵地

兵機

兵氣

兵占

兵攻

兵守

譎兵

夷兵

臣等謹案續後漢書九十卷元郝經撰經字伯常陵川人官至翰林學士贈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追封冀國公諡文忠事蹟具元史本傳經以中統元年使宋值賈似道方詐報鄂功恐泄其匿敗請和之謀拘留真州者十六年使館羈困思託空言以垂後因作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等書此其一也其書乃取陳壽三國志別加刪訂以昭烈上紹漢統升為本紀黜吳魏皆為列傳三國之臣則以漢魏吳別之又別為儒學文藝行人義士高士死國死虐技術狂士叛臣篡臣取漢平吳列女四夷諸傳又以壽書無志作八錄以補其闕各冠以序而終以議贊原目九十卷中間各分子卷實一百三十卷自朱子修綱目始以蜀為正統蕭常復本其

意作續後漢書。經當時未見常書。乃能獨伸大義。勒成一編。盡祛陳壽以來帝魏寇蜀之謬。識見可謂醇正。其間持議。亦頗有可取。惟論次諸傳。意在貫徹首尾。微引較繁。不免失之汎濫。如黃憲卒于漢安之世。葛洪顯于晉元之朝。而特爲立傳。其他漢晉諸臣。以行事間涉三國。概加闌入者。不一而足。限斷殊疏。至其分晰門目。進退失倫。尤多乖迂。如董卓陰蓄異謀。實爲漢賊。乃列之正傳。絕無貶詞。司馬懿傾覆曹宗。未可云篡漢之人。而身圖嬪代。如曹操者。反首列魏傳。而不載諸篡臣之內。又狂士一門。如阮籍等之猖狂自放。固當列入示貶。至王戎雖以鄙嗇損譽。而識鑒足重。豈可並目以狂。樂廣心存名教。衛玠意在致身。更不宜與籍等援爲同類。又鄭沖、王祥等。雖身事二姓。而未嘗覬覦神器。謂之貳臣則可。乃併繫以篡。亦殊失平允。凡此皆其體例之舛誤者。律以史法。均爲未協。至公然經平生敦崇正學。其以行人被執。艱辛困苦。未嘗少屈其志。惟以著述自娛。終能完節而歸。洵可稱不辱君命者。其人足重。卽其書亦足以傳矣。經所譔尙有陵川集。元延祐戊午。與是書皆官爲刊行。迨明之中葉。陵川集僅存。而是書傳本遂絕。今惟永樂大典所載尙多。核以原目。其全篇完好者。十尙可得六七。序文議贊。則僅缺十一。惟年表一卷。刑法錄一卷。全佚無存。謹各據原目。詳加校輯。所分子卷。悉仍其舊。列傳內間有殘缺者。以其文已多。具于陳志。不復採補。以省煩複。再經所採。乃陳志舊本。其中字句。與今本往往異同。今亦各繫案語。用資

考證雖未能一一悉還原本之舊。而彙次排比。煥然復成完書。謹詳加校繕。著之于錄。庶經編輯之勤。不至湮沒于來世。至書中之注。乃書狀官河陽苟宗道所作。宗道字壽甫。與經久同患難。遂從學于經。還朝後。官至國子祭酒。其于是書去取義例。頗有發明。惟列傳中或有全篇無注者。疑修永樂大典時傳寫遺脫。今亦姑仍之云。乾隆五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札記四卷附

續後漢書卷第一

年表



元
郝經撰

續後漢書卷第二

帝紀第一

義例曰。魏晉自以爲正統相繼。故不舉昭烈之謚。稱曰先主。陳壽遂不以漢爲帝紀。曰先主傳。非也。先主者。大夫稱其先大夫之辭也。繼漢而不稱漢。未嘗稱蜀而稱蜀。蔑劣甚矣。夫昭烈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後。爲左將軍時。受獻帝衣帶中密詔。誅曹操。不克。出奔徐州。起兵討操。又不克。奔袁紹。與紹討操。又不克。遂依劉表。說表襲許以誅操。表不能用。及敗操于赤壁。始有荆土。攻劉璋于成都。卻操于漢中。遂有巴蜀。操既幽帝。弒后。酈殺皇子。篡弒已成。昭烈以爲高祖初封漢王。出定三秦。以討項羽。故即漢中王位。與兵討操。及操死。不篡。獻帝降廢。漢統中絕。遂即漢皇帝位以祀漢。漢統于是乎在矣。及其崩殂。末帝嗣世。孔明出師討魏。繼之以死。蔣琬。費禕。姜維諸人。從與義烈。尙數十年。與魏俱斃。則章武之元。自可紹建安之末。昭烈之與獻帝。自爲繼承。魏。吳祇漢之僭僞爾。豈可削漢與魏。遂以爲蜀乎。其稱漢爲蜀者。魏晉間語也。通鑑更蜀稱漢。綱目以漢紀事。統體始正矣。紀。統紀也。以一統而紀天下之事也。故司馬遷史記。凡一統天下者。皆曰本紀。班固因之曰帝紀。陳壽以魏爲正統。故以魏爲帝紀。漢統未絕而復與魏。則天下有二統。且魏豈能統漢哉。今從綱目。以漢昭烈末帝爲帝紀。魏吳皆降爲傳云。史記于高帝本紀。初稱高祖。及爲沛公。稱沛公。封漢王。則稱漢王。至即皇帝位。稱帝。稱上。崩後于他紀傳則稱高祖。班固前漢書因之。范氏後漢書。自世祖起兵即稱光武。至即位後稱帝。稱上。崩後稱世祖。光武。猶夫前史也。陳壽三國志。于先主傳始終稱先主。于魏吳則始終稱姓名。通鑑始稱姓名。及即漢中王位。稱漢中王。至即帝位。崩後稱漢昭烈。并以僭僞書也。今從范史始。昭烈。至即位後稱帝稱上。于魏吳則始終皆稱昭烈。一同二漢天王正統云。史記本紀。二漢書帝紀。其八法依倣春秋。經傳編年。事詳辭略。其天文災變。郡國廢興。禮樂刑法。因革大端。四夷興衰侵叛之迹。皆備書之。又見諸書志及本傳。大抵皆重出。陳壽三國志無書志。其事皆具于紀傳。方之三史爲詳而不重出。然以魏爲正統。體。欲移置于漢紀則失實。存之。魏傳則失體。故漢紀魏吳傳皆不錄。類之于八錄。國別以見。不復重出。其事義相關者。則凡而不目云。

昭烈皇帝

昭烈皇帝姓劉氏諱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武帝詔諸侯王得推恩侯支庶

子弟靖王百餘子侯者五人元狩六年封貞涿縣陸城亭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原注漢書因家焉

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以前三年立有子百二十餘人四十二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

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檀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

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年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

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靖奉王後王莽時絕王子侯表中山靖王子廣望節侯忠將梁

侯朝平薪館侯未央陸城侯貞薪虛侯嘉元鼎五年昭烈祖父雄父宏世仕州郡雄舉孝廉終東郡范令昭烈

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桑生高五丈餘童童如小車蓋涿人李定曰是家當出貴人昭

烈方幼與宗中諸兒戲桑下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

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元起妻

曰各家何能常爾邪元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澆與昭烈相友瓚年長昭烈以兄事之昭烈

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

形于色推仁尚義廓如也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河東關羽亡命來歸與同郡張飛兄事昭烈誓以死

從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于涿郡知昭烈非常人乃多與之金昭烈資之因合徒衆靈

帝末黃巾賊起州郡各舉義兵昭烈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原注典略平原劉子平討備

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于從事遂與相隨遇賊于野備督郵以公事到縣昭烈求謁不通直入

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為中山安喜尉

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原注。五葬反。棄官亡命。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爲長吏者。當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遺治將吏卒。徑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頃之。

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母丘毅詣丹陽募兵。昭烈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靈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何氏臨朝。何進誅宦官不克。死之。原注。凡死國。死官。得其死者。曰死之。袁紹盡滅宦官。董卓入京師。廢帝爲宏農王。立獻帝。弑太后何氏。原注。義例曰。章武元年。蜀中傳言獻帝已遇弑。昭烈乃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遂即皇帝。故不得從未崩之謚。祇曰獻帝。

初平元年春正月。州郡皆起兵討卓。卓弑宏農王。劫帝西遷長安。天下大亂。昭烈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爲令。原注。英雄記。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後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爲賊所破。奔奮威將軍公孫瓚。

二年夏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原注。凡自領輿據。皆非朝命也。攻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冬十月。瓚表昭烈爲別部司馬。原注。凡曰表。表請朝命也。曰以者。自以爲之也。使爲楷拒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昭烈。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原注。王沈魏書。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袁紹還兵攻瓚。昭烈與楷東屯齊。瓚敗。紹復攻楷。連戰踰年。

三年夏四月。董卓伏誅。原注。凡有罪當誅者。曰伏誅。卓黨賈詡以卓部曲李傕郭汜等反。陷長安。殺司徒王允。原注。凡及兩下相殺者。曰殺。遂共管朝政。于是劉焉據益州。劉表據荊州。袁紹據冀州。袁術據揚州。曹操據兗州。其餘州

郡皆擁兵自保。更相并滅。不復奉朝廷矣。

四年冬十月。公孫瓚殺幽州牧劉虞。自領州。

興平元年春二月。曹操攻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于田楷。楷與昭烈俱救之。時昭烈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桓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之。昭烈遂去楷歸謙。謙表昭烈爲豫州刺史。屯小沛。夏四月。曹操擊破昭烈于郟東。秋九月。益州牧劉焉卒。子璋自領州。冬十二月。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未敢當。下邳陳登謂昭烈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于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不宜揖讓。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家四世三公。原注。見袁紹傳。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以觀時變。若使君不見聽。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昭烈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徐州。陳登遣使告袁紹曰。天禍鄙州。州將殂隕。民人無主。恐貽盟主憂。輒奉故平原相劉備領州。紹報曰。劉元德宏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誠所望也。

二年夏四月。曹操攻呂布。布來奔。李傕郭汜相攻擊。張濟扶帝東歸。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來攻昭烈。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于盱眙淮陰。與術戰于石亭。相持經月。更有

勝負。陶謙故將曹豹爲下邳相，與張飛相失，飛欲殺之。豹衆閉營自守，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襲下

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昭烈妻子及將吏家

口，昭烈聞之，引還。比至下邳，謹案：比至陳志作北至。通鑑作比至，與此合。兵潰，昭烈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轉軍海

西，飢餓困蹶。謹案：困蹶，今志作困敗。此作困蹶，與宋本合。吏士相啖，從事糜竺以家財助軍，迫迕原注音無歸，乃降于布。布亦

忿袁術運糧不繼，復以昭烈爲豫州刺史，還其妻子。部曲家屬，諸將謂布曰：劉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

布不聽，以狀語昭烈。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昭烈乃遣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秋七月，帝至雒陽。原注：雒本作洛。

魚蒙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水加佳。自光武後，改爲雒字。八月，曹操劫帝遷許，遂專朝政。表昭烈爲鎮東將軍，封宣城亭侯。昭烈復合兵

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昭烈，昭烈敗走歸許。曹操厚遇之，表爲豫州牧。郭嘉等謂操曰：備有英雄

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不從，益兵給糧，使東至沛，收散敗，以圖呂布。是歲，孫策據江東。原注：義例曰：凡事之無日

者，附于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于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如左氏稱初、始及季年後之類，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于一年之下，與其事之相涉者，即附之。此記事之通例也。

二年春正月，袁術稱帝于壽春。韓暹、楊奉在下邳，寇掠徐揚間，軍飢餓，辭呂布欲詣荊州。布不聽，奉乃私

與昭烈相聞，欲共擊布。昭烈陽許之。冬十一月，奉引軍詣沛，昭烈請奉入城，飲食未半，於座上縛奉斬之。

暹失奉，奔并州。

三年夏五月，呂布復與袁術通，使人齎金詣河內買馬，爲昭烈兵所鈔。布怒，遣其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

張遼攻昭烈。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爲順所敗。遂破沛。復虜昭烈妻子。送布。昭烈挺身逸。遇操于梁。與操共擊布于下邳。冬十二月。禽布斬之。昭烈復得妻子。從操還許。表昭烈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

四年春。袁紹復攻公孫瓚。三月。克易京。瓚自殺。紹遂有幽州。帝自爲曹操劫遷。專制朝命。不得有所爲。甚

于催汜。帝舅車騎將軍董承。

原注。裴松之曰。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于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

受帝衣帶中密詔。令與昭烈誅操。

未發。操從容謂昭烈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爾。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昭烈方食。失匕箸。值大雷震。昭

烈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夏四月。

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操遣昭烈督朱靈路。招邀擊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操曰。劉備不可遣也。操悔

追之不及。術南走。病死。朱靈等還。冬十一月。昭烈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引軍還

小沛。

原注。胡沖吳歷。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燕菁。曹公使人闖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櫺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

悉討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裴松之曰。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避逃而去。如胡沖所云。何乖僻之甚乎。

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操爲昭

烈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中郎將王忠擊之。不克。昭烈謂岱等曰。汝百輩來。無如

我何。曹操自來。未可知爾。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事覺。操殺承及王子服。種輯皆夷三族。自將攻昭烈。初。昭烈謂操方與紹連兵。不得

東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昭烈大驚及戰師望風崩潰操盡收其衆虜昭烈妻子并禽關羽以歸昭烈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昭烈故茂才也將步騎迎昭烈昭烈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昭烈相見駐月餘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操應紹紹遣昭烈將兵與辟等略許下夏四月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關羽亡歸操遣曹仁將兵擊昭烈昭烈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秋七月紹遣昭烈將本兵復至汝南與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操遣蔡揚謹案今志作蔡揚宋本作揚與此合擊之爲昭烈所殺冬十月操大破紹軍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昭烈昭烈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

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一日表置宴蒯越蔡瑁欲因會取昭烈或以急告昭烈託被酒潛遁所乘馬曰的盧走墮檀溪水中昭烈曰的盧今日危矣可努力的盧一躍三丈遂得免謹案傅元乘與馬賦曰

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馳馬使自至殿選之名馬以百數其可意者次至下殿有的盧馬委棄莫視瘦瘠骨立劉備檢而取之衆莫不笑之其後劉備奔于荊州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昭烈益開誠待之越等服其雅量表亦不復疑終表之世遂無覺故原注孫盛曰檀溪之事此不然之言備時藉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能晏然終表之世而無覺故乎此

世俗妄說非事實也案陳志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則越瑁之譖或有之檀溪之急似不爲妄今取之是已

七年夏五月袁紹卒子尙自領州劉表遣昭烈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昭烈設伏兵一旦燒屯僞遁惇等追之伏發大破之

九年秋七月曹操克鄴遂有冀青幽并四州。

十二年春曹操北征烏桓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操自柳城還表謂昭烈曰不用君言失此大會昭烈

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昭烈在荊州數年

嘗于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昭烈曰平常身不離鞍音陸肉皆消今不復騎音陸裨裏肉生日月

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爾謹案此段裴松之注在昭烈初歸劉表下此據在荊州數年語移在十二年後昭烈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徽盛

稱瑯邪諸葛亮昭烈三往乃得見問天下大計亮說昭烈取荆益結好孫權與共圖操與復漢室

十三年秋八月曹操南擊劉表表病篤以州讓昭烈昭烈不從乃託子琮焉原注英雄記表病上備領荆

願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表尋卒謹案三國志曹公南征

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琮自領州九月操至新野琮遣吏請降于操時昭

而武帝紀則云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烈屯樊琮不敢告昭烈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昭烈言故時操已在宛昭烈大驚謂忠曰卿

等作事不早相語禍至乃始告邪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

呼部曲共議或勸昭烈攻琮荊州可得昭烈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

見劉荊州乎遂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昭烈昭烈過辭表墓泣

涕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昭烈曰宜

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操兵至，何以拒之？昭烈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原注：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繼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饜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昭烈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昭烈已過，操將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于當陽之長阪。昭烈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昭烈斜趨

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適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說昭烈，撫有表衆，協力治操。肅未至，而操已濟漢。故肅與昭烈遇于當陽長阪。肅達權旨，致懇勤意。且問

昭烈曰：豫州今欲何至？昭烈曰：與蒼梧太守吳巨謹案：士燮及步騭傳皆作吳巨，與此合。陳志作吳臣誤。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自結于東。其

濟世業，巨乃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昭烈甚悅，遂用肅計，住鄂縣之樊口。冬十月，遣諸葛亮隨肅求救于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昭烈并力拒操，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昭烈

與周瑜諸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操軍多死。操乃遁歸。昭烈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元、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原注：三輔決錄注：金旋字元龜，京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選中

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爲桂陽太守。原注：領武陵太守，爲備所攻劫。死子禕。事見魏武本紀。應江雷緒率部數萬口來歸。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督零陵、桂陽、長沙三

十四年冬。昭烈表孫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表昭烈領荊州牧。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昭烈。昭烈立營于油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以妹妻昭烈。

十五年。劉表故吏士多歸昭烈。昭烈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衆。冬十二月。乃自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周瑜呂範勸留之。權不從。禮遇甚盛。綢繆恩紀。及歸。昭烈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至公安。聞瑜謀。謂龐統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孔明諫孤莫行。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爾。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未幾周瑜卒。魯肅代領其衆。勸權以荊州借昭烈。與共拒曹操。權從之。權欲與昭烈共取蜀。遣使來言曰。米賊張魯據巴蜀漢。爲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西連全蜀。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以爲宜報聽許。權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爲己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權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權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權必不敢越我而取蜀。如此進退在我。可以收吳蜀之利。昭烈從之。答權使曰。益州富強。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于操。今暴師蜀漢。轉輸萬里。欲戰克攻。取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其失利于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圖。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于滄海。觀兵于吳會。豈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

于操使敵承其隙。非長策也。且備與璋託爲宗室。冀馮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于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昭烈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昭烈自住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遷殷觀爲別駕從事。交趾太守士燮以嶺南七郡降于孫權。權以步騭爲交州刺史。盡有嶺南地。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張松說璋請昭烈討魯。拒操。陰謀推戴以爲州主。璋然之。使法正將四千人迎昭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昭烈疑之。龐統言于昭烈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于外。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昭烈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爾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柰何。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爾昭烈以爲然。于是厚以恩意接納。正。原注。章昭吳書。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關隘。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案。劉璋傳。昭烈紀。松未嘗見昭烈。吳書爲妄。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昭烈將步卒數萬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昭烈入境如歸。前後贈遺巨億計。昭烈自江州北由墊。原注。徒江詣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昭烈。便可于會所襲璋。昭烈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昭烈行大司馬。領

司隸校尉昭烈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益州牧。璋增昭烈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昭烈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昭烈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冬。曹操伐孫權。權呼昭烈自救。昭烈遣使告璋曰。曹操伐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于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昭烈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今帑藏山積。而慙于功賞。望士大夫爲出死力。其可得乎。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成。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白璋發其謀。于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璋敕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昭烈昭烈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謹案。零陵先賢傳曰。劉璋請劉備。璋將楊懷數諫。備悟。曰。將軍七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之。懷與之。備得七首。謂懷曰。汝小子何敢問我兄弟之好耶。懷罵言未訖。備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昭烈徑至關頭質諸將。

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據涪。

十八年夏五月。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璋遣劉瓛冷苞張任鄧賢吳懿謹案。蜀志無吳懿二字。等拒昭烈。皆敗。走

保綿竹。懿詣軍降。原注。益部耆舊雜記。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膽勇志節。仕州爲從事。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降。昭烈軍益強。

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昭烈進軍圍雒

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張任勒兵于雁橋逆戰被禽昭烈以任忠勇欲降之任厲聲曰老臣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雒城破進圍成都征西將軍馬超率衆來歸屯于城北城中震恐後數十日昭烈令從事簡雍入說璋璋從雍出降蜀中殷盛豐樂昭烈置酒大享士卒取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昭烈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萊原注亮反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冬十一月曹操弑皇后伏氏酖殺二皇子

二十年孫權聞昭烈取益州逐劉璋令中司馬諸葛瑾從昭烈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曰吾方圖涼州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大怒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夏五月昭烈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時曹操定漢中張魯走巴西昭烈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冬十一月遣黃權將兵迎張魯魯已降操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犯暴巴界昭烈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于瓦口郃敗走并擊巴賈原注冬反破之昭烈還成都

二十一年夏四月曹操自立爲魏王

二十二年春三月孫權降于曹操冬昭烈進兵漢中分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又遣雷銅等入武都謹案陳志作入成都上云進兵漢中何有分遣他將入成都之理考華陽國志云遣將吳蘭雷銅入武都與此合志誤

二十三年春。飛等皆為操兵所破。昭烈次于陽平。與操將夏侯淵張郃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于定軍山。謹案。陳志作於定軍山勢作營。考法正傳作定軍與勢。與勢山名。作山勢誤。此書作營于定軍山。據通鑑也。

淵等引兵來爭。昭烈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原注。陳志作斬淵郃誤。謹案。張郃傳。淵死中郃右郃。卒。故淵注云。陳志作斬淵郃者誤。漢中志亦云。將軍黃忠斬淵容首。不言張郃也。及操所署益州刺史趙雲等。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

中。昭烈曰。曹操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操至。昭烈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相守積月。操軍亡者日

多。乃引軍出。翊軍將軍趙雲擊敗之。夏操遁還長安。昭烈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

耽舉郡降。秋七月。羣下上昭烈為漢中王。表于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

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原注。三輔決錄注。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天子以謝非令名。改為射。子孫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譖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

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

而四凶在朝。原注。尙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舜臣堯。流四凶族。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原注。史記成王

國。管叔。蔡叔。霍叔與殷武庚作亂。周公東征。殺武庚。管叔。放蔡叔。霍叔。以微子啓代殷後。國于宋。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原注。漢書。呂后以周呂侯子侯為

釋之子祿為趙王上將軍。各領南北軍。呂后崩。祿產因謀。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原注。漢書。孝昭上官皇后。上官安

作亂。太尉勃與朱虛侯章等共誅之。遂滅呂氏。立文帝。

皆受遺詔輔少主。昭帝立。安女爲皇后。以安爲車騎將軍。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

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危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

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

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宣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

在輸力。以殉國難。觀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

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閹樂之禍。原注。史記。二世齊子望夷宮。趙高使其增咸陽

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聽其兵進。二世自殺。小。有定安之變。原注。漢書。平帝崩。立宣帝元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安

其自爲計。聽其兵進。二世自殺。中。至于長大。不能名六畜。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敍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

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

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于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

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于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

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原注。後漢書。更始以竇融爲張掖屬國都尉。酒泉太守。梁統等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遣使奉書獻馬于光武。率步騎數萬與大軍會高平。共破隗囂。與五郡太守詣雒陽。上涼

州牧安豐侯印綬。拜冀州牧。遷大司空。今社稷之難。急于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

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

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于河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下陪位，讀奏訖，御王冠于昭烈，昭烈上言于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殄，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戕弑，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歿，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原注：左氏傳：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史記：犬戎殺幽王。晉文侯：鄭武公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原注：漢書：諸侯王表：九國：燕、代、齊、趙、梁、楚、吳、淮南、長沙也。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竊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謹案

誠臣憂責，誠

今志作成

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

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勵六師，率齊羣義。

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于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時關羽攻曹操將曹仁。殺龐德。禽于禁于樊。孫權與曹操牋請討羽自效。遂令呂蒙取荊州。羽師潰。死之。

二十五年春。曹操卒。曹丕自爲魏王。秋七月。將軍孟達。上庸太守申耽。叛降于丕。副軍中郎將劉封。伏誅。冬十一月。丕廢帝爲山陽公。遂稱尊號。

章武元年春三月。蜀中傳言獻帝已遇弑。王乃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符瑞。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

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噤。譙周等。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案周卒于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卽位之年。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上言。臣聞河圖雜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

應自遠。謹案雜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雜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雜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元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

人主當有聖主起于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尙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昂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卽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于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原注。史記武王渡河。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自上。復于下。至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雒。孔子識成。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枝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卽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王乃卽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原注。蜀本紀。成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于成都郭中。

葬。蓋地數畝。高十丈。號曰武擔也。裴松之曰。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卽降。

冊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

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

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不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墜廢。備宜修之。

嗣武二祖。恭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

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畏天明命。又懼漢邦。謹案。漢高祖諱邦。昭烈卽位冊文。不應直書漢邦。疑作漢祚爲是。將湮于

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享祚于漢家。永綏四海。原注。魏書。備

韓冉奉書弔。并致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敕荊州刺史斬冉。絕使命。典略。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賈錦布

冉稱疾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此皆魏自夸之辭。非實事也。昭烈與

操不共戴天。方討賊復漢。豈甲喪致賈與修好乎。夏四月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

以下。原注。裴松之曰。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爲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略。良可恨哉。五月立皇后吳氏

子禪爲皇太子。六月立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帝忿孫權之附操。襲殺關羽。欲親討權。趙雲等諫不聽。令

車騎將軍張飛將兵先出閬中。盜殺飛。以其首奔權。秋七月。帝東征權。權遣書請和。帝不許。權令陸遜督

朱然等拒帝。八月。權復遣使降魏。魏封權爲吳王。曹氏始稱魏。與爲列國也。陸遜。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

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帝引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以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帝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

山絕嶺于夷道。獠原注。許亭駐營。自佞原注。音恆。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

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遜軍相拒于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

遜大破諸軍于猓亭。馮習、張南死之。帝自猓亭收合離散。棄船由步道還魚復。將軍傅彤殿後。死之。改魚

復縣曰永安。遜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躡躡漢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

折辱。豈非天邪？」黃權在江北。不得還。率衆降魏。司徒許靖薨。原注。諸王三公丞相。大將軍。司馬皆書薨。孫權聞帝住白帝。

甚懼。遣使請和。帝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帝不豫。舉兵叛。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至永安。原注。凡漢丞相。大將軍。大司馬皆以官冠名。尊之也。吳魏則並書姓名。降殺也。三月。將軍陳習原注。音芻。獲

黃元斬之。帝病篤。託孤于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敕太子曰：「朕初疾。但下痢爾。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

人五十不稱天。朕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爾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

于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謹案。賈誼新書密微篇云。善不可

傷。語意正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帝崩于永安

宮。年六十三。原注。陳壽評曰。先主之宏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焉。及其舉國託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二

略去云。義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史漢因之。太上皇。皇帝。太后。皇后。皆書崩。皇子。諸王。紀。夫人。公。侯。大臣皆書薨。百官羣寮皆書卒。壽以魏為正統。一用此例。而漢昭烈書殂。吳大帝書薨。其餘臣僚

皆曰卒。通鑑因之。漢吳主皆書殂。例也。今更漢從正統例。亮上言于末帝曰。伏惟大行皇帝。原注。天子崩未有

而魏吳臣主皆書卒。如春秋書諸侯曰卒。從大夫之例云。

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
大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
受敕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議曰。原注。義例曰。初孔子贊易。序詩書。皆別爲篇。載于本文後。古之制作之法也。至左氏爲春秋作傳。于行事得
失之際則載斷辭。曰書。曰故書。不書。君子曰。或當世諸人之論。與本文錯置。然經自經。傳自傳。猶存古制也。

及司馬遷作史記。于帝紀。表。書。世家。列傳作序及論。皆稱太史公曰。其終篇則有自序及敘傳。以韻語敘斷諸人行
事。與本文錯置。班固作漢書。其序則即其文序下。其論則曰贊。或載其父之言。則曰任城掾班彪曰。其終亦有敘傳。
後世謂之史述贊。亦與本文錯置。范氏後漢書。其序遵固法。而更贊曰論。亦或援引其先世及諸人之言。更敘傳曰贊。
置于論之後。而序。論。贊各自爲篇。載于正史後。復古制也。至唐章懷太子賢始錯置如史漢。陳壽三國志更論曰評。
而不作贊。今既改作。參用後漢三國晉宋以來諸儒論議。故改評曰議。其援引諸人書。三王家天下。其子若孫與其
名而不書官。插入本議而斷以己意。亦錯置正史間。不復如古制別載。便觀覽也。

族屬傳繼紹復則統紀在焉。不幸而草竊間武攘奪。叨據終非其有。故羿浞割夏則少康興。原注。左氏傳
昔夏之方衰

也。后羿自瓠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伯明氏之子寒浞。浞殺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浞因
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氏及斟鄩氏。而相爲澆所滅。后繼歸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
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按史記。仲康崩。犬戎斃周則平王立。原注。史記。幽王嬖愛褒
子帝相立。中間歷后羿寒浞二世。凡夏四十四有二年。而少康復國。犬戎斃周則平王立。原注。史記。幽王嬖愛褒
井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申后。申侯女也。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
幽王。殺幽王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于洛邑。吳楚僭號諸侯不王。孔子

作春秋加王于正以大一統。原注。吳本伯爵。後僭稱王。楚本男爵。後僭稱王。
春秋皆貶而稱子。公羊傳何言乎正王。大一統也。歷五伯。迄顯報。二周王室餘

七邑。原注。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
惠公立。是謂西周公。惠公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公。王赧時。東西周分治。而王赧都西周。秦滅東西周。比亡

。凡七縣。河南。洛陽。谷城。天下羣起而稱王。稱帝。原注。六國皆稱王。秦
稱西帝。齊稱東帝。周之統自若也。漢得天統。莽篡而

在光武操竊而在昭烈魏吳雖僭猶夫吳楚也昭烈天資仁厚宇量宏毅歸然一世之雄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崎嶇百折債而益堅顛沛之際信義逾明故能終繫景命信大義于天下任賢使能洒落誠盡使諸葛亮以死自效復見三代君臣高光爲不亡矣國賊未討境土未復而債軍崩殂哀哉

贊曰於赫漢道滅于闔醜運踰百六載罹陽九

原注·漢書·元歲之間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扈曰·初入元百六

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

·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

·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

裂土分曜舉樞解紐兇焚詐慝攘據

叨有嚴翼昭烈仁誠迪哲宏我炎正桓桓秉鉞纂高系光討賊立國權競請盟不豈其敵燕南三士

原注

羽·張飛·趙雲·隆中一賢·葛亮·諸

左提右挈百折彌堅崦嵫返照騰輝揭天皇矣帝統旣絕復傳

續後漢書卷第二

帝紀第二

義例曰。末帝繼昭烈在位四十餘年。爲魏所滅。降封安樂公。而終于晉。諡曰思。陳壽三國志稱昭烈爲先主。故稱帝爲後主。通鑑稱漢主。目錄稱安樂思公。晉謂孫皓爲後主歸命侯。隋謂陳帝爲後主長城公是也。綱目雖正其統體。更先主爲昭烈皇帝。仍曰後主。則昭烈先主也。有未安者。今正其位號而無諡。劉。海雖諡曰孝懷皇帝。偏霸不可證正統之帝。故不從。案歐陽修五代史。梁亡而均王無諡。稱末帝。今漢亡而帝亦無諡。故更後主爲末帝云。

末帝

末帝諱禪。字公嗣。母曰甘皇后。建安十二年生于荊州。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及卽皇帝位。立爲皇太子。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原注。禮記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世子而已。其齒于學之謂也。鄭元曰。物。猶事也。可不勉與。三年夏四月。昭烈崩于永安宮。五月。帝卽皇帝位。于成都。年十七。原注。魚豢魏略。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遠遯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元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浴。送至益州。備乃立以爲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爲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于政。遂總內外。裴松之曰。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于荊州。後主傳云。初卽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

敗于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卽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于小沛。禪時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元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于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按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爲太子太傅。尊皇后

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以丞相亮領益州牧。南中四郡皆叛。秋八月。遣尙書郎鄧芝修好于吳。孫權遂

絕魏與漢。原注。孫氏始稱吳。與其國也。立皇后張氏。

二年夏。吳使輔義中郎將張溫來聘。復遣鄧芝報之。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秋七月。亮討雍闓。原注音。斬之。遂平四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移屯江州。築大城。原注。裴松之曰。今巴郡故城是。留護軍陳到駐永安。夏五月。曹丕卒。子叡立。

原注。凡魏吳二主卒立。與凡特稱。皆書姓名。漢之僭僞。不成其爲君也。其君臣皆書卒而無別。略也。

五年春三月。丞相亮出屯漢中。以討魏。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亡。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滅。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定。譚案。志注作未靜。宋本作未定。與此合。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洪基。未習師保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

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謹案。志注崇作從。毛本作崇。與此合。菲

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

未舉。而不已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原注。香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

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

餘萬。董督元戎。翼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

垓下。死于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以不義陵上虐下故也。原注。史記太史公曰。項羽乘勢拔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

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擯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畔己。雖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伯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迺引天亡我。

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認哉。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

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授節度。大軍北出。便

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旣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

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旂靡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

正。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

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原注。戰國策。智伯與韓魏圍趙襄子于晉陽。張孟

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爲之次

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出。易姓爲輔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原注。史記。

微子數諫紂不聽。乃持其祭器奔周。周公誅武庚。立微子于宋。以續殷後。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于穀城。封項伯等四人皆爲列侯。賜姓劉氏。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獎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惡。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孟達復以新城來歸。

六年春。魏將司馬懿陷新城。孟達死之。丞相亮伐魏。攻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降。參軍馬謖原注。所及魏將張郃戰于街亭。敗績。馬謖伏誅。亮請自貶。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斬魏將王雙。

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二郡。復拜丞相。夏五月。孫權稱帝。改元黃龍。遣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詔遣衛尉陳震賀之。權與震盟約。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梁。屬漢。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冬。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

八年秋。魏將曹真等入寇。丞相亮次于城固。赤阪。魏師還。丞相司馬魏延敗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三月。亮敗魏將郭淮于上邽。夏六月。亮擊魏將司馬懿于鹵城。大敗之。殺其將張郃。秋八月。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郡。

十年春。丞相亮休兵于黃沙。

十一年冬丞相亮使諸軍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討之

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約吳大舉伐魏三月孝獻皇帝崩于山陽夏四月亮進軍渭南魏將司馬懿引兵拒守亮軍于五丈原分兵屯田秋八月亮薨于軍前軍師魏延作亂丞相長史楊儀擊斬之率諸軍還成

都初大赦原注凡故所未有特爲者皆書初非推本之初也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

尚書令總統國事原注凡尚書令季漢政本所在故拜免皆書遣中郎將宗預使吳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郡夏四月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爲尚書令

十四年夏四月帝至湔原注裴松之曰湔縣名屬蜀郡音翦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武都氏王符健降徙氏民

四百餘戶于廣都

十五年秋七月皇后張氏崩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爲皇太子子瑤爲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琬出屯漢

中詔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暴秦之亡

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犄角以乘其釁

二年春正月曹叡卒子芳立夏以大將軍琬爲大司馬

三年春越嶲原注音髓蠻夷叛太守張嶷討平之

四年夏大司馬琬徙屯涪。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徙屯涪。

六年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十一月大赦以尙書令費禕爲大將軍錄尙書事。

七年春三月魏曹爽夏侯元等寇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與勢圍閏月謹案閏月毛本作閏二月此書在春三月後當是閏三月大將

軍禕擊爽于三嶺魏師敗走夏四月安平王理薨秋九月以大將軍禕領益州刺史侍中董允爲尙書令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冬十一月大司馬琬薨謹案蜀志蔣琬卒在九年冬十一月琬傳亦云至九年薨此書在八年誤十二月尙書令董

允卒尙書呂乂爲尙書令宦者黃皓爲中常侍大將軍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大將軍禕還成都秋大赦以涼州刺史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禕並錄尙書事。原注魏略禕卒

乃自攝國事。末帝卽位。年已十七。卽臨政。使諸葛亮南征北伐。故亮將出師。言末帝當親賢而遠小人。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則諫其處事之際。當任公道。若猶未聽政。亮其爲是言哉。魏略之語。殆不其然。

十年春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居之于繁縣汶山平康夷反維平之帝數出遊

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不聽。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夏侯霸來奔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伐魏攻雍州不克將軍句安

李韶叛降魏。

十三年冬。衛將軍姜維伐魏。攻西平。不克。

十四年夏。大將軍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尚書令呂乂卒。以陳祗守尚書令。

十五年夏四月。孫權卒。子亮立。子琮爲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禕。謹案。陳志。爲魏降人郭循所殺。此據綱目書盜。夏四月。衛將軍姜維伐魏。圍狄道。不克。

十七年春正月。大赦。夏六月。衛將軍姜維復出隴西伐魏。秋七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立丕孫髦。

原注。稱主者。正其號以罪師也。冬十月。姜維拔狄道。河間。謹案。後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有河關而無河間。此仍陳志之訛。姜維傳俱同。臨洮三縣民居于縣竹繁

縣。維與魏將徐質戰于河間。敗績。盪寇將軍張嶷死之。

十八年夏。衛將軍姜維復率諸軍出狄道伐魏。秋八月。維及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遂圍狄

道。

十九年春。以姜維爲大將軍。秋七月。大將軍維伐魏。及魏將鄧艾戰于段谷。敗績。維請自貶。詔以維爲後

將軍。行大將軍事。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冬十二月。後將軍維伐魏。出略谷。次于芒水。大赦。

景耀元年春。後將軍維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史官言景星見。于是大赦。改元。宦人黃皓始專政。冬十月。吳

孫綝。原注。丑。廢其主亮爲會稽王。立權次子休。大將軍維徹漢中諸圍。兵退屯漢壽。守漢樂二城。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秋八月。尙書令陳祗卒。以董厥爲尙書令。諸葛瞻爲僕射。

三年春正月。魏司馬昭弑其主髦。立燕王曹宇之子奂。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爲都護衛將軍。共平尙書事。以樊建爲尙書令。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薨。大將軍維伐魏。及魏將鄧艾戰于侯和。敗績。還住沓中。魏謀大舉入寇。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

炎興元年春。詔立故丞相亮廟于沔陽。秋八月。魏將鄧艾、鍾會諸葛緒數道入寇。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九月。鍾會率諸軍之漢中。使將軍李輔圍王含于漢城。護軍苟愷圍蔣斌于樂城。會徑趨陽安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大將軍維逆戰。敗走。與廖化、張翼、董厥合兵守劍閣。以拒會。冬十月。鄧艾自陰平趨涪。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艾。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于緜竹。敗績。及其子尙皆死之。艾之成都。帝用譙周策。降于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謹案。原本作階緣。毛本蜀志作階緣。文義較順。今據改。。蜀

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維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聽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旣震。人鬼歸能。

譚案·陳志歸能下有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而順以從命輒敕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

姓布野餘糧栖畝以俟後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

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救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

縷陳北地王謙不降死之紹良與艾相遇于雒縣艾即報曰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

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

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馮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原注·後漢書建武六年·隗囂使王元據隴坻·遣使稱臣于公孫述·述以囂為朔寧王·九年·

置死·王元立囂子純為王·明年周際等將純降·建武元年·公孫述僭號成家·十二年吳漢克成都·滅公孫述·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

黃軒倖功前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

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

王者之義乎遣紹良先還帝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敕大將軍維等降又遣

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謹案·通典曰·

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次癸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帝太康元年歲次庚子凡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

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

千八百八十一以奉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艾至城北帝輿櫬自縛詣軍門

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原注·晉諸公贊·劉禪乘驢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承制拜帝為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帝敕降大將軍維

地
劉
理
本

率諸將降于鍾會。艾居帝于故宮。資嚴未發。

二年。謹案。通鑑綱目。炎興元年冬十月。帝出降。漢亡。次年書魏成熙元年。炎興無二年。此稱二年。與綱目不合。考劉封廢化諸傳。仍作成熙元年。益知此書炎興二年者。在郝經亦非定論矣。 春正月。艾見

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將軍胡烈等討斬之。太子璿。大將軍維并遇害。帝舉家東遷至雒陽。降封帝爲安樂縣公。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爲安樂縣公。於呼。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爲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爲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宏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以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輯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爲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無疆之休。朕嘉與君公長享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元牡。苴以白茅。永爲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晉泰始七年。帝崩于雒陽。諡曰思公子。恂嗣。

原注。陳壽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爲昏暗之后。傳曰素絲無常之古義。體理爲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裴松之曰。赦不妄下。

誠爲可稱。至于言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按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沒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譚案。史通曰。陳氏三國志劉後主傳曰。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于秭歸。羣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又曰。案劉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爲祕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得非厚誣諸葛乎。

議曰。太甲克聽伊尹。成王終信周公。故皆爲賢君。末帝奉昭烈之命。令諸葛亮南征北伐。卒信討賊之義。亮沒而繼用蔣費。終亮遺意。維持宗社四十餘年。亦太甲成王之次也。當永安屬續之際。有嗣子不才。君當自取之言。其時豈無宵人哉。苟有疑焉。亮能安乎。其未踰年而改元。國君卽位。樞前必踰年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子之心。不忍有變于中年也。末帝于章武三年夏五月卽位。卽改元爲建興。非制也。陳氏譏之是也。亮薨而卽大赦。至于終惑閣閣墮隕先志。不死社稷。甘爲降虜。爲可責已。國不置史。注記無官。行事多遺。災異靡書。方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以誅仇討逆爲先務。日不暇給。未可求備也。贊曰。季末中庸。受命彌留。克聽弗違。濟師誅仇。終惑孽寺。遂傾大寶。組頸軍門。竟同軹道。原注。史記。沛公至灞上。秦王子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原注。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奉天子。歷降軹道旁。樓桑枯死。杜鵑不來。原注。時荊州監靈死。其尸泝流而上。至汝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爲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又遭洪水。開明爲靈通流。有大功。望帝因其位禪焉。後原注。晉書。巴賈人李特隨流人將入蜀。至劍閣。箕踞歎息。後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惠陵草深。鬱有遺哀。劍門猶險。巴賈勿歎。原注。晉書。巴賈人李特隨流人將入蜀。至劍閣。箕踞歎息。後氣數當窮。天啄有漢。

續後漢書卷第四上

列傳第一上

后妃 謹案·帝紀及家人傳皆有義例·后妃諸王傳當亦有之·今無·疑闕·

昭烈甘皇后 穆皇后兄懿 懿族弟班

末帝敬哀張皇后 張皇后

昭烈甘皇后沛人也。昭烈領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昭烈數喪嫡室。常攝內事。生末帝于荊州。昭烈窘于當陽。長阪棄后及末帝。賴趙雲保護得免。后崩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諡皇思夫人。改葬于蜀。未至而昭烈崩。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飆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而卑。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長。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原注。漢書高祖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高后七年。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原注。後漢書。和帝永元九年。追尊皇妣梁貴人為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懷梁皇后于西陵。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原注。後漢書。獻帝興平元

年。追尊諡皇妣為靈懷皇后。改葬于文昭陵。

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原注。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輒與恭等按諡法。

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

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懿少孤。懿父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開善相者相后當大

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昭烈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原注。漢晉春秋云。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

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

羣下勸昭烈聘后。昭烈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于子圉

乎。于是納后為夫人。

原注。左氏傳。晉太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太子圉逃歸。惠公卒。圉立。是為懷公。晉文公至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嬴嬴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

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于妻。非無故而遠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偏。而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

建安二

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

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末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延熙八年

后崩。合葬惠陵。建興八年。進封懿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薨。以懿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

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弟班。末帝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

謹案。建興八年以下。大典另為一條。據文併歸本傳之末。後仿此。

末帝敬哀張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崩。葬南陵。

張皇后。敬哀皇后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

社稷今以貴人爲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禮祀。皇后其敬之哉。炎興

二年。隨末帝遷雒陽。原注。漢晉春秋云。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風辱。乃自殺。

議曰。后妃之德。周室爲盛。太姜。太任。太姒。至于邑姜。原注。太姜。太王妃。太任。王季妃。太姒。文王妃。邑姜。武王妃也。世嗣徽音。自家刑

國。以至于天下。雖堯之明峻德。親九族。舜之烝烝。又觀厥刑于二女。無以尙已。故文王演易。重巽于離。風

自火出。明內齊外。名之曰家人。其繇曰。利女貞。孔子爲之傳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父子。夫婦。正家而天下定。及其刪詩。以關雎詠歌后妃。推爲正風之始。蓋夫婦人倫之

本。風化之原。聖王所以修身而平天下者。在乎是矣。周室衰微。家道日乖。至秦而母后始與政。外戚始當

國。原注。史記秦昭王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其弟魏冉爲政。威震秦國。及漢呂。霍。上官。許。趙。丁。傅。王氏。原注。呂氏。上官氏事見昭烈紀。漢書

衛陰殺許后。立其女爲皇后。光薨。顯與諸甥昆弟謀反。伏誅。孝宣許皇后。昌邑許廣漢之女也。宣帝在民間時。廣漢

以女妻之。生元帝。及卽位。立爲皇后。爲霍顯藥殺之。其後封廣漢爲平恩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孝成許皇后。大司馬

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孝成趙皇后。與女弟俱爲僮。既立爲皇后。而弟絕幸。爲昭儀。帝未有繼嗣。凡後宮有子輒殺

之。平帝立。王莽廢后爲庶人。遂自殺。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哀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凡傅氏侯者六人。平帝

立。王莽發其冢。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擗其冢。周棟其處。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哀帝卽位

。尊爲帝太后。兄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侯者凡二人。王莽亦發其冢。更以木棺。孝元王皇后。凡十侯。五大司馬。

至莽卒。篡。至竇鄧閻梁。原注。後漢書。章德竇皇后。大司徒融之曾孫也。殺皇太子慶母宋貴人及和帝母梁貴人。和帝

漢云。復臨朝。在位二十年。安思閻皇后。殺皇太子保母李氏。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安帝崩。太后臨朝。以兄顯爲車騎

將軍。定策立北鄉侯懿。北鄉侯薨。顯又徵濟北河間王子。而中黃門孫程等立順帝。誅顯。廢太后。程等皆封侯。號十

姬外潰牀第之間。總為牆茨。遂無正家之道。無復唐虞三代風化之美矣。其內官之制。依仿秦舊。帝母曰皇太后。祖母曰太皇太后。嫡曰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健仔、姪娥、俗華、充

依、昭儀等號。以備內官。各有品秩焉。原注。漢書。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健仔視上卿。比列侯。姪娥視中二

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

孝哀入繼大統。傅太后稱尊號。于是有恭皇太后、恭皇后、帝太后、皇太后、皇太太后

等皆亂制也。原注。漢書。哀帝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乃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

后為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后為皇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

光武中興稱號惟皇后。貴人其後置美人、宮人、采女等。而無

爵秩。昭烈志期恢復。不幸而與操遇。用武無所奔走。狼狽屢棄妻子。晚未得蜀。戰爭方始。祇立一后。內職

不備。亦可以觀其志烈也。甘后備嘗險阻。終享大號。宜哉。二張后皆車騎將軍飛之女。不忘佐命之義。締

親勳。閔又可見末帝之賢也。羣下勸昭烈納穆后。帝以同族為疑。法正乃勉以辰嬴。終玷大德。惜哉。

贊曰。帝皇受命代資內德。娠聖承天。自家刑國。不有淑徽。曷正壺範。兩君四后。道隆先漢。

續後漢書卷第四下

列傳第一下

昭烈二王

魯王永 梁王理

末帝太子六王

太子璿

弟璿宗璿
謹恂虔

魯王永字公壽。昭烈子。末帝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爲魯王。策曰。小子永。受茲青社。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治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旣信任。用事。譖構永於末帝。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炎興二年。東遷雒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梁王理。字奉孝。亦末帝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於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

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安平王。延熙七年薨。諡曰悼王。子哀王允嗣。十九年薨。子殤王承嗣。二十年薨。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世頽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炎興二年。東遷雒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末帝太子瑋傳。今闕。

安定王瑤。河西王琮。新平王瓚。北地王詵。新興王恂。上黨王虔。皆太子瑋之弟也。琮以景耀五年薨。漢亡。詵自殺。見死國傳。瑤等五王從末帝遷雒陽。晉永嘉之亂。祚允絕滅。惟魯王永之孫元奔蜀。李雄封爲安樂公。以爲末帝嗣。桓温平李勢。元入于晉。不知其所終。原注。陳志。自太子瑋外。見瑤。琮。瓚。詵。虔。六人。孫盛蜀世譜亦六人。有瓚而無虔。未知孰是。孫盛曰。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元於成都。

議曰。二帝無曹氏之寡恩。孫氏之內亂。而祚允單寡。生於衰末。卒無有成。寢微寢滅。而瑋傷死於亂。嗚呼。天不祚漢。乃至此極乎。

贊曰。六孽分封。原注。漢書。高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薄姬生孝文帝。齊悼惠王肥。趙隱王如意。淮南厲王長。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六王皆庶孽也。河山帶礪。原注。漢書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磐石之宗。犬牙相制。慶自代來。本支百世。原注。文帝生景帝。自孝武至光武。昭烈。皆景帝子孫也。中山峩峩。涿

水湯湯。派衍祥啓。復一高光。三起三滅。原注。謂高祖至平帝。光武至獻帝。昭烈至末帝也。二帝七王。緝熙漢道。於戲不忘。

續後漢書卷第五

列傳第二

宗室諸劉

義例曰。寵故諸侯王。自焉以降。皆漢室之胄。爲牧伯而不終者也。陳壽以劉虞爲魏諸僧。虞以死拒山東之議。而爲公孫瓚所害。何事於魏哉。又以焉。璋爲蜀二牧。與先主共爲蜀書。皆私意也。焉。璋亦漢賊耳。豈得並與復漢室之帝乎。繇。表漢之牧伯。繇爲孫策并滅。表子琮降操。則自漢臣也。而以繇爲吳之僧僞。表爲魏之僧僞。皆非也。故皆以爲宗室而繫之漢云。若劉曄。劉放雖亦帝室之胄。乃佐操丕父子篡漢。而終臣於魏。故以爲魏臣。絕不爲親也。

陳王寵 劉焉子璋 董扶 任安 王商 劉虞 劉繇子基 兄岱 劉表子琦 劉先 傅巽 王雋 劉琦劉越 韓嵩

陳王寵、明帝子敬王羨之後也。羨始封廣平。徙封西平。帝崩。遺詔封陳食淮陽郡。薨。子思王鈞嗣。薨。子懷王竦嗣。無子。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是爲頃王。薨。子孝王承嗣。薨。子寵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原注。華嶠漢書及宣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酺。未知孰是。酺。音蒲。與尙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爲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原注。華嶠漢書。寵射。其祕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有三徽三小。三徽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爲萬勝之方。

然要在機牙。

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治兵自守。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

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陳獨完富。鄰郡人多歸之。俊傾廩振贍。皆得全活。有衆十餘萬。獻帝

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自稱輔漢大將軍。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

是破敗。原注：謝承漢書。俊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闔陽私行到陳。之後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

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爲丹陵兵烏桓所略。及

曹丕篡代。自封國已除滅者。其餘光武子趙孝王良。後博陵王珪。原注：謹案。後漢書趙孝王良。光武叔父。此冠以光武子。與東海恭王強等並列。疑誤。

東海恭王強。後汝陽侯羨沛。獻王輔。後恭王曜。子契。東平憲王蒼。後頃王端。子凱。任城孝王尚。後新昌侯

子佗。明帝子彭城靖王恭。後孝王和。孫祗。梁節王暢。後敬王元。子彌。章帝子河間孝王開。後濟南王康子

原注：後漢書。稱開不應與祖同諱。故闕疑曰某云。謹按。後漢書。濟南王康子。實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此以開爲濟南王康子。疑誤。皆降封崇德侯。頗食租賦。而重禁錮。

不得遷徙仕宦。晉泰始初。始除漢宗室禁制。

謹案目錄。此下有劉焉。劉虞傳。今闕。又陳王寵。劉焉當有議。今亦闕。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原注：史記年表。孝王。齊悼惠王肥子將闔也。繇祖父本博學。號

稱通儒。舉賢良方正。爲般長卒。父興一名方。有雋才。終山陽太守。伯父寵。以經明行修。舉孝廉。察四行。累

遷會稽太守。有惠政。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父老六七人相率送寵。人齎百錢。去縣數十里。自若耶山谷間

遷會稽太守。有惠政。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父老六七人相率送寵。人齎百錢。去縣數十里。自若耶山谷間

遮寵曰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吏稀到門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選受一大錢故號一錢太守入居九列四登三事以太尉辭位卒於家繇年十九從父避爲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法謹案陳志作貪穢不循通志循下有法字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

阿術圖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迫逐使去於是術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詔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數萬人謹案今志作衆萬餘人宋本及通志皆作衆數萬人與此合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使太史慈拒策慈爲策所擒繇悉衆與策戰大敗策遂入曲阿盡虜繇妻子部曲繇走丹徒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僻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者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袁公路爲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且帝室之胄謹案志

注無此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沂江南保豫章駐彭澤使笮原注杜力反融先往助豫章太守朱皓討謹案志注作不顧命名義者也册府無命字與此合袁術所用謹案志注作劉表所用太守諸葛元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謹案志注作不顧命名義者也册府無命字與此合朱文

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爲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

走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後孫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爲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願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殞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籍。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基遭多難。潛處味道。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稀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爲吳王。遷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基犯顏諫爭。翻以得免。方大暑。權宴飲船樓上。雷雨大作。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不覆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鏗尚。皆騎都尉。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董卓以爲兗州刺史。與袁紹同起兵討卓。青州黃巾大入州界。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不聽。與戰。果爲所殺。

議曰。漢祚剝裂。天枝盡敝。遺胄遐孤。耽沈斲。原注。音委。斲。原注。音被。莫能自振。劉虞獨能飭身厲行。忠厚恭儉。

化行幽朔。夙夜憂勤。志存王室。致使董卓畏服。羣雄見推。卻尊號而不受。奉章表以自通。振振哉漢家賢

宗子衛武公。東平憲王之儔也。原注。國語。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戒於國。恭恪于朝。作抑詩自敎。至沒身。謂之叡聖。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光武之子也。好經書。雅有志思。顯宗甚愛重之。

手詔。中傳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不幸而為公孫瓚所襲。惜哉。范蔚宗曰。若虞瓚無間。糾人完聚。

稽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嗚呼。天不佑漢。盜

憎主人。其能無間乎。又弱一个焉。劉氏危矣。劉繇當治平之世。足為賢方伯。素無禦亂應變之才。惡能拒

袁術之僭。嬰孫策之鋒哉。折敗以死。於是宗室諸劉盡矣。本根無所庇蔭。天子獨守虛器。操遂弑后。酖子

除封國。重禁錮。使無噍類。然後攘取。乃不能殺昭烈。而漢統歸之。終自為僭偽。豈非天哉。鮮于輔為虞復

讎。迎和附紹。從史義烈。蹙瓚於死。盡臣子之義矣。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餘之後也。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年十七。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

太守。過於儉嗇。表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

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且吾以矯世也。由是知名。與同郡

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緒。恭。劉祗。田林為友。俱被訕議。號為八顧。又與汝南陳翔。范滂。魯國孔昱。渤海苑

康。山陽檀敷。張儉。南陽岑陞為八及。原注。後漢書。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三君八俊錄。陳翔字子麟。汝南郡陵人。官至御史中丞。海內貴珍。陳子麟。范滂字孟博。汝南細陽人。為太

尉掾。海內譽謬。范孟博。孔昱字世元。終於洛陽令。海內才珍。孔世元。苑康字仲真。渤海重舍人。官至泰山太守。海內彬苑。苑仲真。檀敷字文友。山陽瑕丘人。為蒙令。海內通士。檀文友。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官至衛尉。海內忠烈。張

尺節。岑暉字公孝。南陽隸陽人。為太尉掾。海內珍好岑公孝。其稱表海內所稱劉景升。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為北軍

中候。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原注。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之伯父也。詔書以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

宗賊大盛。原注。宗黨共為賊。又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為亂。

表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荆越。襄陽蔡瑁。與共謀畫。表謂越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若袁術因

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

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兵與與策乎。願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

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匹夫之勇。不足慮也。宗賊率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

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原注。陳志無使字。後漢書有使字。與此合。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

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原注。漢官儀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

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舅犯之謀也。原注。呂氏春秋。時晉文公將與楚人戰于城濮。召舅犯而問。楚衆我寡。奈何而可。舅犯對曰。臣聞繁禮

之君。不足于文。繁戰之君。不足于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舅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畝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舅犯之言。而敗楚人于城

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舅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舅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利先百代之利乎。遂使越遣人誘宗

賊帥至者十五人。原注。陳志作五十五人。後漢書作十五人。此從後書。皆斬之。而襲取其衆。惟江夏賊張虎。陳生擁兵據襄陽城。表

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

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與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爲流矢所中死餘衆退走及李傕等入長安表遣使奉貢催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建安元年天子將還雒陽表遣兵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千里不絕及遷都許表遣使貢獻復北結袁紹治中鄧羲諫表不聽答羲曰內不失職貢外不背盟主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羲乃辭疾而退終表之世不仕驍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三年長沙太守南陽張羨性屈彊表不禮焉郡人桓階說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叛表附曹操表遣兵攻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破懌盡平三郡原注·英雄記·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湖間心·然性屈強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叛表於是開土益廣南接五嶺原注·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隴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地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好亂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葺毋闕宋忠等譏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久之見漢祚陵夷遂不共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

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能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爾，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爲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曹操威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嵩不爲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但囚嵩而已。表貌儒雅而中疑忌，皆此類也。六年，昭烈去袁紹來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一年冬，曹操征烏桓，昭烈說表襲許。表不從。原注：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表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己，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而陸瑒、周瑜不自寧，嘗與瑒、瑒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將亮游觀花園飲宴，因共升高

樓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

重耳居外而安乎。原注：左氏傳：晉獻公嬖驪姬，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夷吾居屈，重耳居蒲。及驪姬譖殺申生，重耳出奔狄，在外十九年，而得晉國。是為文公。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

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琦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

相感，更有託後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甚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

非孝敬之道也。遂過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衆聞而傷焉。遂以琮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

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迎操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

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

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操，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

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操乎？則雖保楚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

足以禦曹操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原注：案獻帝建安十三年八月，制越等說劉琮降，范書陳志表傳皆云：韓嵩亦說琮降，嵩時被囚，必不預謀。操軍

至襄陽，琮舉州降。昭烈走夏口。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既得將軍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若給威兵數

千，徼之於險，出其不意，操可禽也。禽操則威震四海，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

保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聽。操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原注：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強，與秦爭衡。

荆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衆，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禮，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

之棄并州。寶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賤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璿爲諫議大夫，參同軍事。後漢書：劄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蓋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劄越光祿勳，劉先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治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昭烈表琦爲荊州刺史。明年卒。建安初，荊童謠曰：八九年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表妻死，諸將亦皆淪謝。十三年，表卒，因喪破滅，皆如其數。比表卒，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卽遣馬吏驗視，而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無幾操平荊州。以涿郡李立爲荊州刺史，蒯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儀狀魁傑。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預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詔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曹操入荊州，表爲光祿勳，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臨終與操書，託以門戶。操書報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辟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鄴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諫不從，漸見違忤。及自許還，囚之。曹操入荊州，釋嵩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用之。拜大鴻臚。卒。劉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曹操。時賓客並會，操問先劉牧如何郊祀天地。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

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類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操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操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旣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方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卽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操默然拜先武陵太守操入荊州以先爲漢尙書尋以爲魏國尙書令卒傅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尙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曹丕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後輔昭烈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尙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緄別有傳王儁字子文汝南人也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匿善曹操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操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操會之會者三萬餘人操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至避地武陵歸儁者百餘家天子都許徵爲尙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強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操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業繼桓文之功今乃釋近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河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卒於武陵年六十四操入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於江陵

議曰表據荆楚襟帶江漢瞰臨許雒向從昭烈之言勤王蹙操則漢未遽亡也亦優游自喜陰蓄異志乃

謂劉焉在蜀。如子夏之在西河。曾不知己之題旌夏。奠玉璽。有甚於焉。其坐談西伯。亦猶隗囂之在隴也。

原注。左氏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杜預注曰。桑林殷天子樂名。旌夏。大旌也。玉璽。郊禩玉爵也。後漢書。隗囂矜己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昭烈

託足無所。表幾不容。琮琦之亂不取。哭墓而去。當陽長阪之急。棄妻子而不忍。棄荊州之民。嗚呼仁哉。

贊曰。焉殺漢使。墮劔維城。璋尤庸闇。遷奪猶輕。驅除庸蜀。赫我王靈。懿哉幽州。乃心帝室。奔命奉章。隕身

碎壁。氣躡箕尾。天津尙赤。原注。幽州尾箕之次。析木之津。繇亦宗英。才匪戡難。乃啓孫氏。三辰肇判。遂俾昭烈。卒莫完

漢表。有全楚。坐收天命。事會弗衷。得死爲幸。

續後漢書卷第六

列傳第三

漢臣

義例曰。漢室之禍。始於黃巾。中于董卓。終于曹操。歷靈獻二帝而後天下三分。當時將相大臣與一時僭偽。或終于漢。或終于魏。或終于吳。皆故漢臣也。故自皇甫嵩至徐庶乃亡漢臣僚。自諸葛亮至郤正乃恢復臣僚。總爲漢臣云。

皇甫嵩 朱雋 蓋勳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惟存郝經議一篇。其贊語亦闕。

議曰。嗚呼。國之將亡。必有以兆。亂發於意慮之所不及。東都之季。所以爲亂本者。母后也。外戚也。宦官也。大臣也。及其始禍。乃在一妖賊張角。同日閔起。至數十萬。橫潰天下。雖嵩雋仗鉞獮。原注。上一時豪傑。怙亂植兵。爲背脇疽根。而不可去。卒之孫氏曹氏。據有天下十之八。使昭烈奔走一隅。竟不能完漢。蓋綱紀者國之元氣也。母后外戚宦官大臣。更蠹迭壞。國病已成。一旦潰而爲羣盜。聚而爲大盜。債而不復。藥有國君人者。可不戒哉。可不慎哉。嵩雋有大將之略。昧匡時之幾。遂爲桀逆所制。不能以功名終。勳西州義士。烈望高出一時。奮辭抗議。爲卓所憚。不能靖難。銜憤而死。棟折榱崩。自是而漢亡矣。

續後漢書卷第七

列傳第四

漢臣

何進弟苗

鄭泰

何容

种劭

王允

王宏
趙戩

士孫瑞

謹案何進、鄭泰、何容三傳闕。

种劭字申甫，拂之子也。祖嵩，延熹初爲司徒。大著名節，父拂，初平年代荀爽爲司空。李傕、郭汜陷長安，百官多避兵，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劭早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車。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脇劭，劭怒，稱詔大呼呵之，軍士皆披，遂前斥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及進敗，獻帝卽位，拜劭侍中。卓旣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人以身殉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催汜，以報其仇。戰於長平，觀下軍敗，死之。

議曰。戚宦並爲亂本。耦傷漢室久矣。一旦更相屠并。必兩斃而後已。理勢然也。故竇武何進倚母后。恃元舅握兵柄。操大權。總攬豪傑。登庸名士。欲蕩除閹穢。卒之身死而族滅。以亂除亂。神明不與也。進復懷諫違衆。卒召外寇。疣潰身殫。遂淪鼎命。悲夫。鄭泰之止進。召卓不用而去。可謂見機而作也。及與何容發山東之謀。祇爲亂階。亦猶進之召卓也。容卒以憂死。泰可謂幸而免矣。國之將亡。殆如膏肓之疾。動之死地。雖雷扁和秦。原注。雷公。扁鵲。醫和。秦越人。莫能善其術也。种劭父子死國。烈氣凜凜。爲不死矣。

謹案目錄王允傳附王宏。士孫瑞。趙戩。今止存趙戩一篇。其王允。王宏。士孫瑞傳文俱闕。

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尙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將殺之。衆爲悚慄。而戩自若。卓悔。謝釋之。旣收葬允。三輔大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辟爲掾。後爲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初昭烈襲蜀。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則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關。羽忠義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卒如幹言。原注。蔚宗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不以猜忤爲之豐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議曰。嘗觀燕將之射虎。遼巡辟易。怒則鞭馬而去。視其便利。以矢殪之。王允之圖卓。射虎之術也。方其咆

哮肉人不置。則縱令足厭。一旦置之机上。若割羊豕。然宮闈不駭而清大慙。可與語權矣。故議者謂推卓
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然昧夫秦定包荒之義。原注·秦·九遂成屯難大貞之凶。原注·屯
九五·曰使催汜犯順。躋火未冷。又生數百卓。身死而不能衛君。向之權盡爲今之迂矣。士孫歸功不
大貞凶。原注·謙·九三侯有勞謙之吉。原注·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保身之智。卒爲亂兵所殺。崑山之烈。玉石俱焚。吁。可畏哉。
贊曰。進本屠割。馮藉椒掖。智小謀大。身夷族赤。自我致寇。死有餘責。公業諸賢。匡時濟難。龍蛇闕起。漫爲
與歎。奔命脫死。亟走解散。允篤智計。漢火復然。躋炷未滅。頸刃遽連。明哲保身。士孫獨賢。終亦不免。衆果
勝天。

續後漢書卷第八

列傳第五

漢臣

董卓

李催 郭汜

楊奉 李樂

韓暹 胡才

馬騰 閻行

成公英

張楊

董承

呂布

張邈 弟超

陳宮 高順 陳珪

謹案董卓傳闕

韓遂字文約。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為督軍從事。遣遂奉計詣京師。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請與相見。遂說進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及北宮伯玉等反。劫章。遂為謀主。遂因殺伯玉及章。與馬騰合。馬騰者。字壽成。右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援之後也。其父謹案。後漢書注。父平。蜀志注。字子碩。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娶羌女。生騰。騰少貧。嘗從鄆山斫材。木負販自給。騰身長八尺餘。軀幹洪壯。面鼻雄異。而性仁厚。人多敬愛之。涼州募民有勇力者。謹案。陳志馬超傳注。王國等及氏羌反叛。州郡募發民有勇力者。騰應募。耿鄙見而異之。署為軍事。典領部曲。討賊有功。遷軍司馬。拜偏將軍。及與遂合。勇常冠軍。遂騰之敗於長平觀。而走涼州也。遂還金城。騰屯汧隴間。時西州少穀。騰表言軍人乏食。求就穀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池陽將王承等恐騰為害。乃攻騰營。騰適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東。與韓遂結為異姓兄弟。甚相親厚。後以部曲相侵入。

更爲讐敵。騰攻遂，遂走，合衆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釋。下隴戰關中，建安七年，曹操欲圖呂布，恐袁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瑞和解之。繇移書遂，騰爲陳禍福，騰遂各釋兵。遣子入侍，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袁尙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連和。遂騰騰陰許之。繇乃使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寇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強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旣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事定奉辭責罪，將軍爲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氏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惟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與繇會擊援，大破之。操乃徵騰入屯槐里，轉拜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騰進賢待士，矜救民命，撫存瘡痍。三輔安之。曹操將伐荊州，復使張旣說騰，令釋部曲入宿衛，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旣恐其爲變，乃移諸縣，促儲偁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領騰營。又拜超弟休爲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十六年，曹操遣夏侯淵會鍾繇討張魯，關中諸將疑爲襲，已超與韓遂等十部皆反，東扼潼關，據有關中。曹操親征，以譙計間超、遂，使相疑，因擊遂等，大

破之。操軍還，誅騰、夷三族。超復與遂破隴上諸郡，超敗，奔漢中。復出，遂復與之圍祁山。超復敗走。夏侯淵追遂至於略陽，攻燒長離羌屯。遂救長離，淵邀擊，大破之。遂以餘衆還歸金城。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張魯至河池，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遂，送首於操。遂自靈帝末始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初隴西人宋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置百官，亦三十餘年。曹操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成公英者，金城人。中平末，隨韓遂謀議軍事。建安中，遂自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惟英獨從，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克。遂歎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舉事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自棄巢窟而依人乎？」遂曰：「吾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耳。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有可爲也。」遂從其言。時衆尙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胡，羌胡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操，操見之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過前，操命射之。三發皆中，應弦而斃。操抵掌笑曰：「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下馬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主人在，實不來也。遂流涕哽噎。操嘉其忠，益親敬之。魏黃初時，河西復亂，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閻行者，金城人，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爲韓遂裨將。建安初，遂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以勇稱。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搗超，幾殺之。十四年，遂使詣曹操，操厚遇之，表拜健爲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遂，達

操旨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今當共匡輔國朝。行因謂遂曰。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有所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遂曰。且可復觀望。數歲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遂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反。舉遂爲都督。及遂還。超謂遂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爲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爲子。行諫遂。不欲令與超合。遂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曹操與遂交馬語。行在其後。操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遂還金城。操聞行前意。故但誅遂子孫。在京師者。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者也。遂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納之。操果疑行。會遂使行別領西平郡。乃勒其部曲攻遂。不勝。將家人東奔操。操表封列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張楊傳。今闕。止存附傳董承一篇。

董承靈帝母永樂太后之姪。獻帝之舅也。既召曹操遷於許。以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不勝操專偏。置密詔衣帶中付承。令與昭烈結天下義士共誅操。未發。操遣昭烈東征袁術。承更與偏將軍王服謀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催數萬人。顧足下與吾同否。昔呂不韋

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猶是也。原注：史記秦子楚爲質于趙，呂不韋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入秦，說華陽夫人立子楚，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始皇立，遷不韋于蜀，飲鴆而死。服惶懼不敢當。且曰：兵少耳。承曰：舉事訖得操成兵，顧豈少耶？今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吾腹心辦事者，遂與服及輯、碩決計，事覺，承等皆爲操所誅，夷三族。

謹案目錄，此下有呂布傳，今闕。

議曰：卓爲羿莽而姦計不足，其暴戾淫虐過之，是以遽起而遽滅，適足以貽禍而資羣盜，遂使兇孽蠶蝨刺天，肆獮賈怒，鷓鴣奪豨呀，劫質天子，囚戮公卿，折并頓擲，盪耗漢家，神靈澌熄，銷沒而後，各就誅夷。自昔國亡驅除之際，未有若斯之亂且酷也。韓遂馬騰跳跟河右，盆起始亂，聚散不常，梗踣關輔三十餘年，軼勝廣矣。原注：漢書·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二世元年，發闕左戍漁陽，勝廣皆爲屯長，行至蕪大澤鄉，與其徒屬殺將尉，袒右稱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入據陳勝，乃立爲王，廣爲假王。張楊有奉迎之功，據河山之郡，而無雄才卒墮匹夫之手，智不足稱也。董承無何進之力，又無王允之術，幾事不密，反爲操所圖，遂使昭烈去而不復，王室無所依賴，操乃窮兇極狠，仇怨天子，蜚血禁籟，躡齒宮闈，怒而不置。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承之謂也。呂布翻覆虓猛而不知義，至于禽戮，乞解縛自效，豈天也哉？昭烈當屯難之際，屈身于布，以貴下賤，及其禽布，健決誅之，奮其乾剛，盡龍德飛潛之義矣。贊曰：召戎啓釁，運極厄會，襪塞風饕，虎躍鯨沛，逆鉄淬日，兇鋒掃宇，翻覆宗社，廢立君主，血饜咸京，金盈郿塢，巖巖公師，烈烈尙父，雖伏天誅，竟委皇綱，梟捩蠶團，紛紜寇場，乾坤榛蕪，王猷允亡，楊雖有功，承實

續後漢書 卷八

不智。遂敢首禍。布弗知義。共爲妖孽。穢我神器。

六六

續後漢書卷第九

列傳第六

漢臣

袁紹子譚 熙 尚 從兄 遺 外甥 高幹 逢紀 袁術配 沮授 田豐 麴義 李孚 王修

袁紹上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自司徒安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紹司徒湯之孫司空逢之庶孽也出後伯父五官中郎將成原注後漢書安字邵公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傳良學舉孝廉除陰平長永平十三年為河南尹遷太僕元和三年拜司空章和元年代相虞為司徒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稱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四年薨子敞字叔平安帝元初二年代劉愷為司空安孫湯字仲河桓帝初為司空累遷司徒太尉湯次子逢字周陽靈帝時為司空逢弟隗字次陽獻帝初太傅為董卓所害魏書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少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早喪其父及遭母喪去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官三年喪畢追感幼孤再服父服凡廬墓六年紹壯健有威容既累世台輔豪傑歸仰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輻輳柴穀填接街陌自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與張邈何容伍瓊為奔走友曹操傾慕亦內交焉於是聲望甚盛及徙居雒陽不妄通賓客養名自重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

睥睨權倖不應辟命。原注·英雄記·紹隱居雒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裴松之曰·案魏書云·紹·達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禮無其文·況于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宦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于省中曰·袁本初坐作

聲價不應呼召·好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紹叔父太傅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不改性而與時偕·且破我家·始辟大將軍·何進掾·爲侍御史·遷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中軍校尉。原

後漢書作

佐軍校尉·靈帝崩·少帝卽位·紹使客張津說何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

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爲海內除患·進以爲然·遂與紹謀誅閹宦·及蹇碩·令趙忠圖進·事覺·誅碩·紹說進曰·碩旣伏誅·不盡滅其黨·必爲後患·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脅進曰·今釁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復爲竇氏矣·進乃白太后·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黃門常侍聞之·皆詣進謝·惟所錯置·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再三·進不許·轉紹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紹使雒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從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殺之·宮中亂·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旣殺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又捕趙忠等·斬之。原注·山陽公載記·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遂于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乃閉北宮門·勒兵捕諸閹宦·無少長·皆殺之·急追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將兵至·騎都尉泰山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強兵·累拒詔命·今乘亂而入·將

有異志。若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罷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爲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于春秋。未有失德。聞于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家大事。請出與太傅議。卓復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縣節于上東門而奔冀州。原注。英雄記。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山陽公載記。卓以袁同。便罵爲豎子。前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倔強爲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遠詭遁。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喙鬪之錄。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時卓暴戾。氣凌一時。決計廢立而紹忤之。故致忿罵。紹亦一世之傑。氣自蓋卓。揖之而去。亦其宜也。是不爲妄。故今取之。卓既廢帝立陳留王。購紹急侍中周珌。謹案。陳志。珌作恚。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容等爲卓信待。而陰爲紹地。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所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郟。原注。回鄉浪反。侯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渤海起兵。與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原注。英雄記。瑁字元偉。元族子。先爲兖州刺史。甚有威濟北相謹案。原本訛北海相。據後漢書改。鮑信等十郡守相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董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伷屯

潁川馥屯鄴。邈、岱、瑁、遺、咸屯酸棗。共約盟誓。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卓聞紹起兵。乃

誅其叔父太傅瓌及太僕基。使司隸宣璠收袁氏宗族在京師者。尺口以上皆殺之。

原注。卓別傳。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

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鄴藏之。既而卓脅遷車駕西幸長安。卓留據雒陽。焚燒宮室。發掘陵寢。獨長沙太守孫堅與卓戰。屢破之。紹等皆畏卓。莫敢先進。諸軍十餘萬。列營酸棗。日置酒高會。曹操爲陳計策。不從。引兵與卓將徐榮戰。不利。詣揚州募兵。紹還屯河內。諸軍食盡。衆散。卓遣少府陰修等譬喻諸將使罷兵。紹等各執其使。殺之。是時豪傑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蠶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豪傑歸心於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己。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遺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方聽紹舉兵。而謀于衆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未晚也。劉岱遺馥書曰。董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但卓死之後。當回師討文節爾。擁強兵。阿凶逆。寧可得置。馥大懼。歸咎于惠。將殺之。從事耿武排闥伏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掃除。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自是山東州郡互相吞滅。不復謀討卓矣。初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卓。與諸將西行。不爲民人保障。甫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于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爲丘墟。和病卒。紹使臧洪領青州。以撫

之二年紹與山東諸將議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虞拒不受張楊自上黨率衆數千歸紹紹使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意益深疑于紹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會馥將麴義叛馥與戰而敗紹因與義相結紹客逢原注音龍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

兵強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辨士爲陳

禍福迫于倉卒必自遜讓可因據其位紹然之卽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

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外甥陳留高幹原注謝承書幹字元才才志宏逸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及馥所親穎

川辛評荀諲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南來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

其意不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諲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

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

如也諲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

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

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馥性恆怯因然其計長史耿武

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謹案後漢書作騎都尉沮授此作治中李歷從魏志也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

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

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奐將強弩萬張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浮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而實無所領。御引廣平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播遷，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君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于西京，復宗廟于雒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卽表授爲監軍奮武將軍。原注：獻帝傳：授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爲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魏郡審配。原注：先賢行狀：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鉅鹿田豐。原注：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聞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並以

正直不得志于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荀誡皆爲謀主。原注：英雄記：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爲韓馥所不禮，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兵圍守。

馥第，拔刀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搥折兩腳。紹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爲見圖，無何起至溷，以書刀自殺。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于東光，還屯廣宗，威震河朔。時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紹與術亦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周昂爲豫州刺史，襲取堅陽城。堅還擊昂，走之。術遣瓚弟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于紹也。遂出軍屯槃河上，疏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望風響應，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去。紹領渤海兵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紹乃自出擊瓚。陳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三萬。謹案：兵三萬與後漢書合。陳志：英雄記俱作二萬。列爲方陳，騎萬匹，分爲左右兩翼。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爲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精兵八百爲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于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精銳。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強弩雷發，瓚軍大奔。臨陳斬瓚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原注：真人水鏡經：凡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卽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見瓚已破，不復設備，發鞍息馬，帷帳

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亂矢雨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牆垣間邪。促使強弩競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爲紹。頗稍引卻。會麴義來迎。騎乃散去。紹振旅還鄴。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復出。紹乃與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士卒疲頓。遂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于百里。上拜奉朝命。岐住紹營。遣書告瓚。瓚遣使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世祖解紛。乃俱陸見。同輿共出。嫌難既釋。時人美之。原注。後漢書。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戮之于市道。稱疾而還。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出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

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紹乃領兵南還。三月上巳。會賓從于薄落津。修禊事以爲樂。原注。韓詩章句。鄭兩水之上。乘間祓除不祥。風俗通。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潔也。于水上盟。深也。已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社也。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

毒共覆鄴城。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會于鄴中。坐客皆憂怖失色。紹自若也。原注。獻帝春秋。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親自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納他賊。載紹家及諸衣冠。身自扞衛。送

至斥丘。紹到遂屯斥丘。以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髡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

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雁門烏桓戰于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而紹軍亦疲憊遂俱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殺之而并其衆初帝之立非紹意故欲立劉虞帝在長安竟不通問興平二年李傕等以紹雄據河朔威名日盛乃拜紹爲右將軍其冬車駕東還爲李傕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勤王卹民者今州城麤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潁川郭圖原注九州春秋圖字公則淳于瓊曰漢室凌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于事會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之者矣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將軍其圖之紹竟不從以圖等言爲然原注陳志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裴松之曰案獻帝傳沮授書迎帝都鄴策而圖沮之此稱郭圖之計與傳違也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東郡太守臧洪從紹請兵救超紹不與操拔雍丘殺超洪絕紹不與通紹與兵圍之城陷執洪殺之建安元年帝至雒陽曹操迎帝都許盡收河南地關中皆附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原注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仰天而哭夏六月天爲降霜說苑齊莊公攻莒爲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盡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隳而隅爲之崩

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乃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諸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厄困時進旣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卽臣渤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勢扼絕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殉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輒承制竊比寶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卽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

戈加自始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勢爭戰陳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陛下含宏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士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雒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在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旣叨之豈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鉞矢之命哉

原注左氏傳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

大路之服形弓一形矢百鉞弓十鉞矢千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

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獻款于杜郵也

原注史記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于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

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秦王免白起

爲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旣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太傅日磾位爲師保任配

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

原注周官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元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于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爲位者

取其赤心而外刺。若以臣今行權為覺，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原注：齊桓晉文，皆以諸侯行天子事，故云行權。若以衆不討賊為

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原注：左氏傳：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嚮，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臣雖

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錢，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原注：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且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

絕邪詔之論，無令臣結恨三泉。於是原注：漢制：太尉位在大將軍上。明帝以東平王蒼為驃騎大將軍。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恥為之下。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紹為

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恥為之下。原注：漢制：太尉位在大將軍上。明帝以東平王蒼為驃騎大將軍。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恥為之下。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

位在大將軍。原注：自是大將軍。位在太尉上。表辭不受，操懼讓位於紹。二年春，袁術稱帝于壽春。三月，詔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

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

使說操以許下埤。原注：音婢。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

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禽，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

云：田豐勸紹襲許，操方圍張繡于穰，引兵還，密謀圖紹。四年春，紹復擊公孫瓚，圍瓚易京，破之，斬瓚。遂并

其衆，拓定幽土，盡有河朔四州之地。志驕氣盈，貢御希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為黃，允宜順

天人稱尊號。原注：獻帝春秋，袁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舜以土德，王故黃。漢火德，故赤。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

已，殺包以自解。又以初平年號與本初字合，必能克平禍亂。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以審配、逢紀統軍

事，田豐、荀諝、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欲以攻許。原注：世語：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

謂崔烈曰：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

但冀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乎。注沮授諫曰。諸案志注作沮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授田豐同諫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

役方殷。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其勢易若覆手。何必乃爾。授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馮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與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今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于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于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崔劌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

袁紹下

五年。昭烈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圖曹操。操懼。乃自將擊昭烈。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不可卒解。舉兵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

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遂疏焉曹操畏紹渡河急擊昭烈破之昭烈奔紹紹于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紹乃宣檄州郡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禍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爲世鑒原注·史記·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驢馬·殺之·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祀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于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愾徐璜並作妖孽饗養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原注·騰·嵩事並見曹操傳·後漢書·左愾·河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原注·南人·爲小黃門·徐璜下邳人·爲中常侍·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原注·書音義·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于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

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

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將賊威柄原注。文選注。法言曰。羊質而虎皮。言操本羊質而被

以虎文也。李賢引續漢志云。虎真將冠鬪冠。虎文單衣。冀獲秦師一克之報。原注。左氏傳。晉敗秦師于穀。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

文選注。獎。勸也。又曰。誠。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不出。遂霸西戎。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原注。謝承後漢書。操得兗州。衆強威內。慳反紹意。割剝元元殘賢善善故九江太守

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原注。事見讓本傳。自是士林

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于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

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原注。左氏傳。圍宋彭城。非宋地也。于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叛人。呂布也。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振布

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原注。謝承後漢書。操圍呂布于濮陽。爲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則幕府無德于兗土

之民而有大道于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追離局。原注。禮記各司其局。左氏傳。離局姦也。局

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室。原注。謹案。陳志注作王

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原注。應劭漢官儀。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諷者爲外臺。召文選作領。爵賞由心刊裁在口所愛光五宗

所惡滅三族。原注。五宗。高祖及孫。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尙書記朝會

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

忒不顧憲章。原注。事見彪本傳。章。文選作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錫。原注。文選作飾。操欲迷

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恭肅。而操帥將吏

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謹案。宋書廢帝紀曰。

魏武帝有發丘中郎摸金校尉。所過墜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

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笄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

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于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

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

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

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于是操師震懼。晨夜

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原注。獻帝春秋。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爲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守敖倉。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

原注。莊子。蓬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原注。尸

伯曰。余左執大行之擾。而右搏影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大行。原注。高幹。青州涉濟濕。

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倚其後。原注。劉表。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

以沃燦炭。有何不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

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

吹揚素塵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凭恃。雖有忠義之佐。脅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卽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于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謹案此繳文皆據三國志節錄。文選故與後漢書者不同。紹進軍黎陽。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貲財以與之。曰。夫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怙。軍之破敗。在此行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其今之謂乎。紹先遣顏良攻操將劉延于白馬。授又諫紹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操救延。與良戰。斬良。紹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昭烈及文醜挑戰。操又擊破之。斬醜。再戰而禽二將。軍中大震。操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沮授又說紹曰。北軍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軍。南幸于急戰。北利于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

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矢下如雨。營中蒙楯而行。操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軍呼爲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于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操軍糧盡。疲困。多叛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于表。以絕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軍。星行掩襲。許拔則奉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遂奔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之。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操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操營固攻之。必不拔。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大破瓊等。斬之。盡燔其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其計。反譖張郃于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降。于是紹軍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降操。操盡阬之。前後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爾。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

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紹乃誅之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迂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必死矣紹軍士旣敗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于敗也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推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于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初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尙未可知也原注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于所事慮不存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審配二子爲操所禽紹將孟岱言于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親厚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而性矜憤自高短于從善故至于敗六年曹操以紹新敗欲乘其困遂定之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軍不出操乃還七年春操復進軍官渡紹自軍敗憤發病嘔血夏五月卒紹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悼念市巷揮涕如喪所親紹後妻劉性酷妒紹死未殯盡殺紹寵妾五人曰死者有知當復被寵地下

乃髡頭墨面。殘毀其形。又盡滅其家。紹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尙字顯甫。譚長而惠。尙少而美。劉氏有寵而愛尙。數稱于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以爲嗣。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原注。慎子。兔走于街。百人逐之。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分定故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且年鈞以賢。德鈞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吾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譚至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過平原。譚北排田楷。東破孔融。曜兵海隅。威惠甚著。流民多歸之。寢以富強。其後信用羣小。驕奢淫佚。華彥孔順。姦佞猾險。委以腹心。別駕王修。忠良正直。備員而已。使婦弟領兵。內草竊市井。外剽掠田野。又使兩將募兵。屬縣有賂者免。白籍貧民。竄伏丘墓。放兵捕索。如獵鳥獸。于是聲望大損。境土蕭條。復如始至之日矣。及紹卒。嗣猶未定。逢紀審配以驕縱爲譚所惡。辛評郭圖皆比于譚。而與紀配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與劉氏謀。矯紹遺命。奉尙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出屯黎陽。尙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八年春。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于尙。尙乃留審配等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于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謹案。後漢書與此合。陳志作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尙敗。夜遁還鄴。操追至鄴。收其麥。尙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尙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幾不可失也。尙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

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尙，戰于門外。譚敗，乃引兵還南皮。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尙。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起兵濕陰以叛譚，諸城皆應。譚歎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修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尙復自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尙聞之急，譚奔平原。尙軍館陶，譚復出擊尙。尙敗走險。譚追擊之，尙設伏出奇，復大破譚，僵尸十餘里。譚復走保平原。尙復攻之，戰于門外。譚軍復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外則不敵，恐以爲可呼。曹操使擊顯甫，操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盡可獲也。若顯甫破敗，其兵散亡，又可斂取以拒操。操遠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則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操爲對矣。」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誰可使圖曰：「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操請救。時操南擊劉表，次於西平，毗見操致譚意，且陳取尙平河朔策，以自結于操。操大悅，乃許譚平。劉表遣譚書曰：「天降災害，禍難般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迴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殞殞。」

賢允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于鄴都。揚休烈于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寤青蠅飛于竿旌。無忌游于二壘。原注。無忌。楚人。費無忌。使股肱分成二體。胷膂絕爲異身。初

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原注。左氏傳。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棄親

卽仇之計已決。旃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于

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長世者。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

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原注。公

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享平周。紀侯謂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左氏傳。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伐齊。濟河。病且出。及卒而視不可含。士匄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荀偃字伯游。宣子卽士匄也。且君子遠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

惡聲。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于當時。全宗祀于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遜順之節。

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于夫人。未若鄭

莊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于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捐弃百痾。追攝

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原注。左氏傳。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請京。使居之。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伐段。段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

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泱泱。遂爲母子如初。史記。舜母死。瞽瞍更娶妻生象。象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象有庠。爲諸侯。今整勒

士馬瞻望鶴立。又與尙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于戈。僵尸

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原注。史記蚩尤作亂。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禽殺蚩尤。周公東伐淮

夷踐奄。遷其君蒲姑。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

宏業。纂繼前轍。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惟義是務。惟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

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仁君度數宏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

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

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遵而不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

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原注。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

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

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尙並不從。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尙聞操渡河。

乃釋平原還鄴。尙將呂曠。高翔。叛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爲子整聘譚女。以安

之。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尙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于平原。配獻書于譚曰。配聞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

逆耳。便于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

續後漢書 卷九

親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歔而行叔牙之誅。

原注：左氏傳：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

向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管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友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逢泉而卒。

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衛靈公廢

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

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

原注：公羊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剋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

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何。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輒之義可以立也。父子猶然，況兄弟乎。昔先

公廢紂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

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之廬，而將軍齋于聖室，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時凶

臣逢紀，妄畫蛇足。

原注：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

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

曲辭諂媚，交亂懿親。我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踵。將軍亦奉命

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強胡，簡命名將，

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

雁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唇

齒輔車，不相爲傷。

原注：左氏傳：宮之奇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

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襲闕沈之迹。

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紀綱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突屠城殺吏。交屍盈原。裸民滿野。至于髡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于幽冥。創痍被于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萬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侮。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加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陳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兵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原注。穀梁傳。緩追。遂賊。親親之道也。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刑。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重怒。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遣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敵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伏惟將軍至孝烝烝。發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卒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于糞土。貴名高于丘嶽。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仇敵。委慈親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歟躬布體以聽斧鑕。

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反旆。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原注。荀子。絕人以玦。反人以環。

譚得書。登

城而泣。既劫于郭圖。又以兵鋒累交。遂不納。曹操進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蘇由爲內應。謀泄。與配戰

城中。敗出奔操。操遂爲土山地道攻之。配亦于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札。

謹案。馮札與後漢書合。陳志作馮禮。

爲內應。開突

門內操兵三百餘人。

原注。墨子備突篇。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室竈。門旁爲藥充竈杖。又置艾寇。卽入下輪而塞之。鼓藥薰之也。

配

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

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尙聞鄴急。將軍萬餘人未

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祈問事杖繫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

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復責怒守

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

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

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尙乃依西山來。東至

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應之。配出兵城北。欲與尙對決。圍操逆擊之。敗

還。尙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復圍之。未合。尙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尙還走藍口。

謹案。藍口與後漢書合。陳志作濫口。

操

復進急圍之。尙將馬延等臨陳降。衆大潰。尙奔山中。盡收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

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初譚之去，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操兵入，配在城東南角樓見之，知城必陷，忿辛郭破壞冀州，遣人馳詣鄴獄指殺評家。配乃拒戰城中，操兵生縛配詣帳下，毗聞配屠評家，逆以馬鞭擊配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且汝今日能生殺我邪？有頃，操見引謂配曰：「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操曰：「自卿子榮爾。」謹案。志注作自卿。文榮爾。文字訛。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操復謂曰：「曩者孤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爾。」操曰：「卿忠于袁氏父子，亦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意壯烈，終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原注。樂資山陽公載紀及袁瓚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于門中。既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裴松之曰：配一代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難信，誠爲易了。不知資障之徒，竟爲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實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初冀州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合，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羨汝生邪？」臨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見者莫不歎息。操以尙在，乃全尙母妻子，還其財寶。操子丕見熙妻甄氏美，卽納之。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尙于中山。尙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敗。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恆人，趨奔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李孚自稱冀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強弱

相陵人心擾亂。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侵凌。城中乃安。操于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修運糧于樂安。聞譚急。即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修意。默然不應。修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乃許之。

原注。傅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者戮及妻子。于是王叔治田子秦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

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自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裴松之曰。案田疇傳。疇爲袁尚所辟。不被譚命。傅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以修爲督軍糧。還樂安。譚所部諸城

皆服。惟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修取統首。修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操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以萬數。及破南皮。閱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操歎曰。士不妄有名。辟修司空掾。尚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瑋曰。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瑋失色。

原注。先賢行狀。瑋字子侃。

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瑋志。以厲事君。操聞瑋

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于家。高幹聞。操討烏桓。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操遣樂進。李典

擊之。幹還守壺關城。十一年春正月。操自將擊幹。幹聞之。留別將守城。走匈奴。求救于單于。單于不受。操

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雒都尉王剡捕斬之。原注。典略。上雒都尉王剡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于室。以爲剡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十二

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尙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于遼東尙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尙以爲功乃先置精勇于廡中然後請尙熙熙疑不欲進尙強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于凍地尙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謹案陳志作熙曰後漢書作康曰與此合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操原注吳書尙有弟名買與尙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尙兄子未詳紹從兄遺字伯業爲長安令河間張超薦于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才幹時之略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儁遂辟遺累遷山陽太守舉兵討卓後失官紹乃用爲揚州刺史袁術攻之敗死曹操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爾原注蔚宗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很剛而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

袁術上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之子紹之從弟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歷職內外累遷河南尹虎賁中郎將靈帝崩與紹共誅宦官董卓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原注案獻帝初平元年袁術據南陽後漢書術傳云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表傳云術隨兵屯魯陽表不得至荆州陳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三月已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陽此春孫堅取南陽術乃據之猶以魯陽爲治所也關東諸將議以靈帝失道使天

下叛亂。少帝幼弱。爲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欲立爲主。紹與冀州牧韓馥。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燬死于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皆可復北面乎。原注。史記。伍子胥名員。父曰建。于楚平王。殺之。奢爲太傅。并殺奢。及尙。員遂奔吳。事吳王闔廬。導之伐楚。入郢。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二百。遠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睿。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僚。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尙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測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爲此。非所敢聞。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仇。況非君命乎。悽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會虞拒不從。議遂寢。術表孫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于陽人。袁紹因堅討卓未反。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覺隙遂成。術之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于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于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昭烈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爲劉表所逼。引

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于匡亭大敗退保雍丘又走襄邑操追擊連破之乃將其餘衆奔九江初揚州刺史陳溫卒紹遣袁遺領州術攻遺敗走沛國爲亂兵所殺術用下邳陳瑀爲之術敗欲赴壽春瑀拒不納術退保陰陵收兵攻瑀瑀敗走歸下邳原注案陳志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英雄記謂溫卒遺敗而瑀爲之記說爲詳故取之術自領州兼稱徐州伯以張勳橋蕤爲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乃授術左

將軍假節封陽翟侯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日磾憂恚嘔血死術見讖書言

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原注當塗高者魏也術自以術及路皆塗也故自言應其讖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連之次

原注袁濤塗陳公族大夫袁氏其後也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奪之原注吳書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

城南甄官井上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江表傳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于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僞也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官皇甫世紀其論六

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永昌二字爲錯未知兩家何者爲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強謂之僞不亦誣乎陳壽爲破虜傳亦除此說

以神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爲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爲璽璽雖以金于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爲難不通其義者爾裴松之曰孫堅于興

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爲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爲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

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與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于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

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于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

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弊術默然使召張範範辭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于齊桓擬迹于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聞術欲僭號與書諫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原注天官虛次有司非二星主司過失聖王建敢諫之鼓原注鄧析子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練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卽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者董卓無道輒擅廢立陵虐王室敢行弑逆禍加太后暴及宏農略烝宮人發掘陵寢焚毀宗廟殘賊忠良劫遷乘輿天子播越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神武外振元惡內斃幼主東顧乃俾保傅奉宣明命使各罷兵修文偃武與之更始而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惲然朔北正禮阻兵江滸元德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秦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乃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豈海內所望之意哉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使時無失道亦無由逼取之也今幼主非有惡于天下徒以春秋尙少脅于強臣而欲奪之懼非湯武之舉也卓雖狂狡猶不敢廢主自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是以斯須遊魂尋已

斃滅。今四方之人皆便戰鬪。各據方州。地廣兵強。乃欲爲卓所不爲。以逆臨之。是取禍也。且天下神器不可虛干。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原注。漢書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

上。後漢書。南頓君生光武于縣舍。有赤光照室中。

皆因民之困瘁于桀紂之政。毒苦于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

下非患于幼主。尊明無受命之德。一旦登卽尊位。祇聚天下之兵爾。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夫誰不欲。義不可也。是以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可以爲監。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咸歸心焉。若除其偏輔而相之。必成中興之業。致周之盛。則且奭之美。率土所望。縱使幼主有他

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漢統而固劉宗。比跡周霍。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罔極。

使君五世相承。

原注。安生京。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世。

爲漢臺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扶國家之躓頓。念

社稷之危阨。以奉祖考之志。報漢室之恩。夫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曲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謂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爲難圖之事。抗難保之勢。以徼羣敵之氣。生衆人之心。反忠爲逆。累世之公族。一舉而喪之。後雖有悔。恐無及矣。忠言逆耳。幸留神聽。術不納策。遂絕之。

袁術下

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僭號自稱仲家。

謹案。仲家與後漢書合。魏志作仲氏。

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

祀天地沛相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遊。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又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興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尙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于耳，骨肉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術欲以故兖州刺史金尙爲太尉，不許而逃。術追殺之，乃遣使者韓允以稱帝事告呂布，并爲其子聘布女。布執允送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卽走渡淮，留張勳橋蕤于蘄，以拒操。操擊破之，斬蕤，勳退走。術兵弱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爾。寧以一人之命救百姓于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尙奇，而天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原注：九州春秋，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廂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殮殮。自下飢困，莫之簡卹。于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

奔其部曲陳簡。謹案·陳簡與後漢書合·陳志作陳關。雷薄于灑山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慙不知所爲遂歸

帝號于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惟強者兼之

爾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以強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

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昭烈

微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糧儲祇有麥屑三十斛盛暑求蜜漿不獲坐簣

牀良久乃大咤曰袁術乃至是乎頓伏牀下嘔血斗餘死術從弟允畏曹操不敢入壽春奉術柩及妻子

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耀仕吳爲郎中。原注·陳志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共一傳·評曰董卓狼戾賊

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殆未之有也·袁術者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

·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

嗣顛蹶·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于羽遠矣·裴松之曰·桀紂無道·秦

莽竊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衆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

忍之性·實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爲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子辭爲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纖芥

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神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

其大惡·未足見

議曰袁氏奕世公鼎高風義軌冠冕海內紹資望夙著一旦提劍而起汎除閹豎肅清宮闈心不義卓投

袂而起則有英雄之志矣于是山東討賊推爲盟主河朔服義讓以方州卒連幽并青冀橫制天下之半

材勇效命智謀貢策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則桓文之舉也乃猜忌自用潛懷不軌稽失事機爲操所先

忿兵犯順。折衄以死。幼長倒置。禍起骨肉。家聲委地。咸其自取也。術特冢中枯骨。敢好大分。罪浮于紹矣。沮授田豐計畫不用而不能去。卒蹈其難。其猶在亞父之後乎。原注。史記。項羽疑范增。稍奪其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審配慷慨壯烈。死于袁氏。豈君子之澤猶未斬也。劉表譬解譚尙。深明嫡庶長幼之分。而身惑于琮琦。可謂九江之龜。靈于人而不靈于己者也。原注。書。九江納錫大龜。莊子。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贊曰。二昆挺挺志清王路。覺勇嗇禍。閱覬僭據。得雉失盧。夫豈操敵隕身。赤宗諸子。狼藉豐授智計。豈劣攸詡。事非其人。詒誚千古。

續後漢書卷第十

列傳第七

漢臣

陶謙 字恭祖

公孫瓚

公孫度 子康 恭 康子晃 淵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少好學為諸生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羣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遇之塗見其容貌異之因許妻以女其妻聞之怒曰陶家兒敖戲無度何乃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謙性剛直有大節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謙恥為之屈非公事不見也磐故留謙宴飲起舞屬謙謙不為之起強之乃舞謹案陳志作及舞太平御覽作乃舞與此合而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謙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而罷竟委官去累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拜謙揚武都尉從嵩征羌大破之邊章韓遂為亂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溫遇謙甚厚而謙內輕溫及軍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于邊或謂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一朝以杯酒過失不蒙容貸遠徙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何所歸仰溫乃追還謙或勸謙謝溫遇溫于宮門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謝公耶溫曰恭祖癡病尙爾未除待之如初徐州黃巾

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之境內晏然董卓以天子都長安謙乃上河南尹朱儁爲車騎將軍會兵討卓卓誅而李傕郭汜作亂四方斷絕謙復率諸豪傑推儁爲太師移檄牧伯同討傕汜會徵儁入朝不果乃遣使間行奉貢詔遷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

而謙背道任情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琅邪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爲廣陵太守

漢書列傳注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爲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閻宣

漢書作閻宜劉放曰按紀作閻宜注云閻黨童子之後此作閻誤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寇鈔後遂殺之而并其衆曹操父嵩避亂琅邪謙

別將守陰平原注後漢列傳注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共劫殺嵩操與謙有故怨遂歸咎于謙欲

伐之而畏其強乃遣使說傕汜令東山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

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園懼于橫暴貞良化爲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

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他方攜白首于山野棄稚子于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飢

厄困苦亦已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于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并見係虜是以

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

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

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

治受策長驅。匪追啓處。雖憲章敕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強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強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敕兵衛送。原注。裴松之曰。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尙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不從。操時雖未秉政。表請州郡一時罷兵。故詔曹氏出。吳書言表罷兵時。朝廷厭山東擁兵。嘗遣使譬解。令罷兵。從之。則出于朝廷。非出于操也。故今取之。操以謙不奉詔。征之初平四年。操擊謙。破彭城。傅陽。原注。後漢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謙敗走。死者數萬。泗水爲之不流。謙退保剡。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原注。後漢列傳注。取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焉。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篤。命別駕糜竺迎昭烈領州。未至。謙卒。時年六十三。二子商。應。皆不仕。原注。吳書。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爲之哀辭曰。直。守以溫仁。令舒及虛。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懋懋夷狎。賴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雷命以章。既牧且侯。啓土深錫。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殞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叩皇穹。嗚呼哀哉。謹案。目錄傳未附笮融。趙昱。二人。今闕。

謹案陶謙傳議闕。又目錄此下有公孫瓚傳。今亦闕。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父延。避吏居元菟。度爲郡吏時。元菟太守公孫域原注音域子豹年十八早

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愛之。遣就師學。爲娶妻。靈帝時與東郡謝弼、東海陳敦舉有道對

策。除尙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除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元菟小吏。爲遼

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于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

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麗。西擊烏桓。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見中

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爾。原注魏書度語毅儀。譏書云孫登當爲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時

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

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

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原注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實之曰。不勝憂。數年而卒。允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感。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分遼東郡爲遼西

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

設壇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曹操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

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立。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曹操征三

郡烏桓屠柳城袁尙等奔遼東康斬送尙首封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曹丕篡代遣使卽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爲闔人劣弱不能治國曹叡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叡因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六年淵遣使南通孫權權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賂遣淵淵遂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稱藩于權隨賀還并獻貂馬表權曰臣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爲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到奉被敕誠聖旨彌密重執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采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僞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悞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原注·史記燕昭王使樂毅伐齊·下齊七十餘城·昭王死·子燕惠王立·陳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西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津·號曰望諸君·陳平耿況亦睹時變卒歸于漢原注·漢書·項羽以陳平爲信武君·使擊殷王·漢攻下殷·平懼誅·伏劍亡·渡河降漢·漢王拜平爲都尉·後漢書·耿況爲朔調連率·子舍說況擊斬王郎大將·及光武于廣阿·光武加況大將軍·封興義侯·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悽悽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早定洪業奮六師之威收河洛之地爲聖代宗天下幸甚賀等至成山魏將田豫要擊斬之舒綜脫

身至吳。曹叡恐遼東吏民爲淵所悞。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元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又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封爵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險阻。王誅未加。比年以來。復遠遣兵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民愚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易有無。旣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子惡。春秋所書。今遼東元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數。戴纜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櫝。虎兕出柙。是誰之過。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且又此事較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爲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爲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于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瑀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建立大功。福莫大焉。尙恐自嫌。已爲惡逆染污。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孫權復遣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

王加九錫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憝。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堙滅。雖周餘黎。靡有子遺。方今之日。亂有甚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睹變。審于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爲天下先。元勳巨績。侔于古人。雖昔竇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原注。詩維師尙父。時維鷹揚。並啓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百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望。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爲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元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元牡。二駟。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鳥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讓。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錯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

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于內，武信于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千。君忠勤有效，溫恭爲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鉞鬯一，卣珪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淵復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表叡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賊虜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僞命，意有猜疑，懼其亂作，卽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其餘赴水沒溺者二百餘人，散走山谷者，悉皆禽馘，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僞節、印綬、首級。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爲賊權污損所加。旣行天誅，猶有餘忿。然亦足以摧猾虜之鋒，破矜夸之功，以昭示天下。

原注：魏略載淵表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
三息，修別闕亡弟，權敢竒巧，便擅行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

耳之風。漸爲賊權汗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仇隙。今乃謔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權竭情。而令四使見。親。梟示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洛。慚恥遠布。痛尋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貴重。自臣承攝卽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領感。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卽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專勢。實但欲罷斃此賊。使困自絕。分當領感。累世之恩。附僭盜之慶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于市虎。移恩辱愛。輿恥威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施遠。不令假借。早當糜碎。辱先與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于事捷。得自申展。悲于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踴躍。未敢便寧。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徐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自招譴怒。分卽當戮。爲衆社戒。所以感典。義常。僞通于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力。而爲天威督罰所加。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于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衆。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及此。誠暴殫賊之錄。權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慚之矣。臣之懷懷。念效于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原注。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得國恩。保全終始矣。使原注。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叡卽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原注。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

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
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晉之以死。屯守府州。不聽所執。而七營戍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
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耨。伐薪制挺。改案爲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
怨而不怒。比遣救車。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切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于爭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
從教令。乃躬身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況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陸
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辨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爲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
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爲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
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爲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強。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
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閭闔。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
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尙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于家者。昔創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
君等生于荒裔之土。出于圭竇之中。無大援于魏。世隸于公孫氏。報生與賜。在于死力。昔創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
君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愚頑。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下恢崇拊育。亮其誥告
。使疏遠之臣。叡大怒。景初二年春遣太尉司馬懿征淵。六月軍至遼東。原注。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
。永有保持。淵大怒。景初二年春遣太尉司馬懿征淵。六月軍至遼東。原注。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
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觀其使。羊衝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損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
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
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
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也。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
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懿軍至。令衍逆戰。懿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
東北。卽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兵。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
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連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
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郡東南
原注。晉書有長星。色白。有芒熾。
白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氏。

壬午。淵衆潰。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

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元菟、悉平。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聞淵奪恭位，謂淵必叛，數表請討。淵以淵已立因而拊之。及淵叛，繫晃。淵首到，晃與其子相對而哭。叡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諫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殮殯於宅。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歲而滅。

議曰：瓚始從，與義烈亦燕趙之豪，及志盈意侈，賊殺州牧，大亂幽陵，一蹙單斃，宜哉！方中原多故，而度屈強海外，子孫得以跳踉翻覆，是以後亡也。

贊曰：恭祖有識，拒操推劉，爰引皇緒，紹開東周。瓚挾勁氣，輒害宗子。百樓雖多，云胡不死。度割遼海，奕世翻覆。抗魏挑吳，終于赤族。

續後漢書卷第十一

列傳第八

漢臣

張燕 張繡 張魯闔閭 劉雄鳴 士燮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廩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悍捷速，故軍中號曰飛燕。時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羗根、白騎、張雷公、青牛角、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謹案後漢書注引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司隸掾城、謹案後漢書作掾哉九州春秋作緣城、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蠃之徒，並起山谷間。其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而燕善得士卒心。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賊多附之，部衆浸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奉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原注九州春秋。靈帝遣使

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漢書陳志皆謂拜燕為平難中郎將。今從之。

燕復漸寇河內，逼近京師，詔以太僕朱雋為河內太守，擊卻之。及董卓遷天子于長安，天下兵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

瓚與紹戰爲紹所敗。又令于毒與魏郡兵共覆鄴城。殺太守栗成衆數萬人。會鄴中聞紹至。皆遁去。紹遂討于毒。斬之。入太行。尋山北行。并斬左髡丈八、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羝根等。皆屠其屯壁。遂與燕戰于常山十餘日。燕兵傷敗。紹軍亦困弊。遂俱退。燕收合山谷餘賊。衆復盛。紹圍公孫瓚于易京。瓚窘逼。遣其子續求救于燕。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未至。瓚已堅守自保。不復出。曹操遣曹仁擊斬眭固于射犬。燕黨遂衰矣。及操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衆十餘萬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卒子方嗣。方卒子融嗣。燕曾孫林與晉趙王倫爲亂。不周歲爲尙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爲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

謹案。祖厲音宜。縣名。見前漢地理志。

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

雋。繡爲縣吏。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爲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爲卓報仇。繡隨濟

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宏農。士卒飢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

合。曹操軍清水。繡舉衆降。操納濟妻。繡恨之。操聞其不悅。密欲殺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操壯之。手

以金賜之。繡疑其圖己。掩襲操。操軍敗。殺操二子。

原注。吳書。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

之。繡乃殿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

繡還保穰。劉表資給之。操比年攻之不克。操拒袁紹于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

繡。至操執其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于南

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桓于柳城。未至。曹不因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耶。繡乃自殺。諡曰定侯。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謹案目錄。此下有張魯傳。又附閻圃劉雄鳴二人。今止存劉雄鳴一篇。

劉雄鳴者。藍田人。少以采藥射獵為業。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識道不迷。時人因謂能雲霧。催汜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表為小將。馬超等反。不從。超破。詣曹操。操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也。乃厚禮之。拜為將軍。遣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衆數千人。據武關道口。操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命。操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操降。皆復官爵。原注。陳志。公孫瓚。陶謙。張魯共一傳。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于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豎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社。則于彼為愈焉矣。陶謙以死拒操。推位讓昭烈。志義盛矣。承祚乃以匹夫憂死譏之。非知之也。

議曰。燕繡以劇盜。魯以妖賊。力屈而降。不廢遺民。有足嘉者。操得漢中。不從司馬懿策。而遂取蜀。操豈昧事幾者哉。越重險而遇昭烈。未必得志。慮之熟矣。其後出斜谷。軍遮要。果以敗還。嗚呼。操能取天下而不能取漢中。殆天所以存漢。非人謀所及也。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魯國汶陽人。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

雙少遊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以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爲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爲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爲司徒。甚禮遇壹。董卓惡之。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雙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勸原注。于領九真太守。勸弟武領南海太守。謹案。南海與通志合。陳志作海南誤。雙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

避難依之者以數百。耽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徵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旣學問優博。又達

于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寶融保河西。曷以

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兼

通尚書。古今大義詳備。開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雙兄弟並

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

數十百人。妻妾乘輜轔。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佗不足踰也。原注。葛洪神仙傳。雙嘗病。死已

水舍之。捧其頭搖指之。食頃卽開目動手。顏色漸復。中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朝廷遣張津爲交州刺史。原注。吳

志津字子雲。南陽人。爲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

恭俱至。朝廷聞張津死。賜雙繭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道賊劉表又遣賴恭闕

看南土。今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獨懷異志。騭斬之。權加燮爲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厥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使遙東附。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交趾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爲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合族兵擊徽。徽閉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下。乃約和親。各罷兵。而權詔呂岱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趾。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祇。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謝罪。岱前至郡。明旦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縛徽等出。皆伏誅。傳首詣武昌。壹。勳。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厥皆免爲庶人。數歲。壹。勳。坐法誅。厥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原注。孫盛曰。夫柔遠。

能邇。莫善于信。保大定功。莫善于義。故齊桓創基。德彰于柯會。晉文始霸。義顯于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聞長世。昭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警敵。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陳志。劉繇。太史慈。士燮共一傳。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尙臧否。至于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愼。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士燮子弟。皆漢室牧守。權遣呂岱誘而滅之。則士氏忠於漢室而罪在權矣。承祚譏之非也。

議曰。士燮昆季。保完南服。當戰國折并。民不知兵。統內寧謐。不廢職貢。藹然以著述自娛。有寶融之義。無尉佗之僭。賢矣哉。弈者先據邊角而逐利于腹心。大亂之際。九州之內。闕爲戰場。而遐外暇逸者。得以觀時變而待天下之定。理勢然也。燮宜有後者也。而呂岱徼功喜殺。使兄弟同穴而死。嗚呼。岱何殘忍之甚哉。

贊曰。赤符蕩獮。黃妖左道。氣竭力窮。屈膝于操。己方祛篋。謂人竊斧。非取漢室。孰爲此語。嶺海沈雄。蜿蜒清淑。威彥賢伯。載德南服。厥後宜昌。而并翦祝。吳祚能長。繼亦傾覆。

續後漢書卷第十二

列傳第九

漢臣

荀爽 黃琬 楊彪

謹案荀爽傳闕

黃琬字子刻江夏安陸人也。少失父。早而辨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轉太尉。原注。後漢書。瓊字世英。魏郡太守香之子也。公車徵拜議郎。尚書令。元嘉元年。拜司空。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桓。稍遷尚書僕射。順帝時。累上疏言得失。蹇蹇有大臣風。遷帝以瓊有師傅之恩。不阿梁氏。乃封郡鄉侯。延熹七年薨。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原注。後漢書注。副本諸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猶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原注。後漢書注。久。次。久居官次也。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原注。來反。乃光祿茂才。于是琬蕃同

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

丞王暢侍御史刁達躋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躋俱禁

銅原注。蔚宗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辨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

之。故王者得其人。進士勸其行。經邦宏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

中興以後。復增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

。浸以流競。樞門貴仕。請謁煩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

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雖在尙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

效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元纁玉帛以聘南

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尙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于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備。拂巾衽謁

。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後又成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宏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

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仲焉。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襲。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

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于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誅。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

籌辭。舉措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

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宏道下

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

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

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躋復拜議郎遷尙書在朝有鯁直節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

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惰容焉琬廢棄幾二十年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

之材由是徵拜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爲豫州牧

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專政以琬名臣徵爲司徒

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

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謹案後漢書作下東都。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

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于楚屈廬冒刃而前。原注新序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厲之于屈廬曰

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懼憚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于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

崔杼弑君于齊晏嬰不懼其盟。原注左氏傳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

帝乃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

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議曰爽以一龍獨出儒學行義昭焉與郭泰陳寔相高若知不可爲終于不屈則軼太丘之右矣不能遁

卓逆命而自浼焉鬣鬣黃髮泚額睨目遽登三事公袞之麗不若柴車之澤也就能圖卓以振國命則亦

枉尋直尺矣議者謂荀公急急自勵濡跡以匡時跡既濡矣時其可匡乎委身其門而欲圖之仁者不爲

不知其時僥倖而出智者不爲力不能拒強勉從之勇者不爲達德皆遠爽失正矣此反經合道爲權之

說所以誤天下後世也黃琬以識量登朝嶷然鼎輔克壯其猷誅除元惡以死報國不負漢矣

楊彪宏農華陰人高祖功臣赤泉侯喜之後也太尉震生秉秉生賜皆以儒學爲三公德望重天下彪司

空賜之子也曹丕篡代欲以彪爲太尉彪辭曰嘗爲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復爲魏臣于

國之選亦不爲榮也不乃止及公卿朝朔旦引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憑几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置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而薨。謹案楊彪傳見後漢書其議選召爲曹

操所因皆傳中大事此皆不
載疑爲修大典者所節錄

議曰楊氏世濟忠貞累葉公輔大臣鉅室朝廷倚賴不幸主幼時屯顛沛流離間關險阻跋涉勤勞可謂共矣天子已入操手大事已去不能閒居衛國猶以元老自處一旦幾爲操所殺而竟殺其子折辱之餘視面偷生褫漢三公而受丕僞爵賢大夫也欠漢家一死耳

贊曰鉅臣宗儒四楊八荀黃髮兩翁終以失身琬克徇義不愧于天珪璋無玷生死兩全

續後漢書卷第十三

列傳第十

漢臣

盧植 趙岐 孫資 碩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惟存議贊。

議曰。東漢儒學之盛。幾于三代。而王室賴之。安順而下。漢政始紊。時則有袁安、楊震、沖質而下。漢遂衰矣。時則有李固、杜喬。至乎桓靈。王室若綴旒。然時則有盧植、趙岐。二子歿而漢室傾矣。植挾幽朔之氣。高壯質烈。力與寇角。以衛君存國爲己任。有直勇矣。昭烈以門生奮起。豈非義概所激。問學之淵有所自邪。范蔚宗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忠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蠻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未有不允豫奪常者。當植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君子之于忠義。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也。岐間關險阻。憤抑愈厲。及仗節奉使。而豪傑弭耳聽命。會兵奉迎。疾故之以稽脫事。幾豈非天哉。區區南邁。依國荆楚。齋志以歿。亦云忠矣。嗚呼。植岐皆以大儒之資。挺身不撓。扶藉王室。鯁拉虎口。嬰其兇鋒。使盼矐而不敢害。且知畏敬焉。嚮令一時風節之士。不覲于黨禍。宏毅抗矯。維持



皇綱。皆如二子。漢室豈遽亡哉。范書以爲岐著孟子章句。孟軻述仲尼之意。著書七篇。孝文時雖置博士。而大義不明。至岐于復壁中。爲注章別爲旨。甚得樞要。學者至今宗之。嗚呼。可不謂尙志之士哉。贊曰。中郎儒將。仗鉞討賊。躬蹈白刃。扞難扈蹕。允矣。邠卿。屯聯禍嬰。播宣王靈。扶危柱傾。集義養氣。皆爲大勇。髣髴孟軻。不啻賈董。

續後漢書卷第十四

列傳第十一

漢臣

徐璆 馬日磾 陳登 太史慈 許劭 徐庶 石韜孟建

謹案徐璆傳闕

馬日磾字翁叔扶風茂陵人南郡太守融之族子也少傳融業以才學徵累遷諫議大夫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拜太尉獻帝即位拜太傅錄尚書事初平三年詔遣日磾與太僕趙岐持節奉使拊慰關東俱至袁術許岐守志不撓術憚之岐往河北日磾獨留數有求于術術輕侮之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促使辟之謹案陳志袁術傳注作備軍中千餘人促使辟之誤也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至促之謹案志注作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又欲逼為軍師日磾深自愧恨嘔血而斃術始遣其喪還朝廷議欲加禮少府孔融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旄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原注公羊傳曰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讎使耕者東其畝以蕭同叔子為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讎諱諾反魯衛之侵地諱諾使耕者東其畝則是土齊也不可諱戰一戰而不勝請再戰

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為質。揖而去之。

宜僚臨白刃而正色。

原注。左氏傳。白公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

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

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禪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

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

原注。公羊傳。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即襄仲也。

鄭人討幽公之亂。

斲子家之棺。

原注。左氏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為其弑君故也。

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

朝廷從之。

議曰。二帝三王。以道為統。以心為傳。而不以物。自秦得楚卞氏玉。

原注。韓非子。楚人卞和得玉璞。楚山中。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

詐。則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文王即位。和抱璞哭于楚山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使人問曰。天下則者多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則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

吾所以悲也。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琢為皇帝璽。丞相斯篆其文。秦亡而傳之漢。謂之傳國璽。以璽之所歸。為天

命之所在。莫不睚眦奪攘。而道統心傳。嘗不復知。嗚呼。甚哉後世之惑也。董卓之亂。孫堅得之。堅死而入

于袁術。術遂自以為有天命。且應當塗高之識。侈然稱帝而不疑。璽誤之也。徐璆脫術之厄。復獻之朝。當

時。皆謂漢家神靈在天。護持國璽。而復得之。祚命未可量也。未幾而操丕父子。遂盜鼎命。而璽入于魏。魏

自以為得天統矣。而昭烈嗣漢于蜀。則帝王統紀。仍在于道與心。果不在夫璽也。璆嶽嶽有守。志不可奪。

完節歸漢。卒不污賊。要其義概。雖寄以天下可也。日磾漢室大臣。為術所留。失節以死。視璆為有愧矣。

陳登字元龍。下邳淮浦人也。伯祖父球。歷位九卿。甚著風節。父珪。沛相。原注。後漢書。球字伯真。靈帝時。吳遷

吳郡太守。球兄子珪。字漢瑜。濟北相。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慨然以康濟為己任。雅有文學。舊典羣籍。莫不貫綜。年二

十五。舉孝廉。為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時歲荒。民飢。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

鑿溉之利。杭稻豐積。謙卒。登與別駕糜竺率州人迎昭烈。領徐州。及呂布攻昭烈。據州。因從布。初登父珪

欲遣登詣曹操自結。不許。及朝廷使至。加布封爵。布乃令登奉章詣許。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義。輕

于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

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

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爾。卿為吾言。其說云何。

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

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登赴廣陵。治射陽。明審賞罰。宣布威信。海賊薛州以萬戶歸

命。未及期年。政化大行。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操到下邳。登率郡兵為先驅。時登諸弟在城中。布

質執以求和。登意不回。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宏。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誅。登以功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

間心。于是有吞滅江南之志。辟東陽陳矯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

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

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學。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瑄瑣。亦焉足錄哉。初孫策領會稽太守。詔與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呂布協規討袁術時。瑀屯海西。行到錢塘。陰圖襲策。遣都尉萬演等持印綬授丹陽宣城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己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內應。策覺之。攻瑀于海西。大破之。獲其吏士妻子。瑀單騎走冀州。歸袁紹。登瑀之從兄子也。策西擊黃祖。登復遣間使齎印綬誘嚴白虎等。餘黨圖策。以報瑀仇。策還。乘曹袁相拒于官渡。欲襲許迎天子。恐登復擾于內。故先擊登。至丹徒。爲許貢客所殺。孫權統業。謹案。孫權。魏志呂布傳注。作孫策。誤。遣兵圍登於匡琦。旌甲覆水。羣下咸以權衆十倍于郡兵。懼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旣無所獲。復不能陸處。必自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旣不能遏除凶慝。又可逃寇耶。吾當竭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示弱。將士銜聲。寂若無人。權兵疑畏。不敢進。登望之曰。可擊矣。遂開門突出。直指其營。縱兵攻之。權兵大敗。馘虜萬數。權不勝憤。復大興師衆來攻。登使陳矯求救于曹操。密去城十里。夜廣張火。若大軍到。因多鼓鈞聲譟以攻之。權兵驚潰。旣而矯以救兵至。登復設覆攻權。權敗走。追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權遂退。徙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樵負而追之。登諭令還曰。太守在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君何患無令君乎。未幾卒。年三十九。登屢言于操。當亟圖孫氏。爲陳計策。操不能用。其後權

遂跨有江外。操每臨江而歎。恨不早用登計。曹丕篡代。以登子肅爲郎中。後許汜與昭烈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昭烈共論天下士。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昭烈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昭烈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又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昭烈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昭烈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于古爾。造次難得比也。

謹案陳登傳議闕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至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使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殊不知其東萊人也。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爾。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嘿然俱出亡。何爲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爾。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卽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故。不復見理。州受其

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禍。乃遁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于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竟至都昌。時圍尙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而圍日偪。時昭烈爲平原相。融欲告急。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于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于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畢。徑入門。明晨復出。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日復出。無復起者。于是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昭烈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刃突重圍。萬死中自託于君。惟君所以存之。昭烈斂容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旣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

度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謹案陳志作二騎卒通志作一與此同遇策于神亭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

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于是解散慈乃與繇俱奔豫章而遁于蕪湖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

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執策卽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昔爲太守劫州章赴孔文學詣劉元德皆有烈

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爾射鈎斬袂古人不嫌原注史記齊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鈎小白佯死入立使魯殺子糾使管仲爲大夫任以國政左氏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

如意也卽署門下督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原注吳歷云慈于神亭戰敗爲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卽解縛請見否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于廣武今策決疑于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倘分散難復合衆欲出宜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預設酒食立卒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裴松之曰吳歷云慈于神亭戰敗爲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爲謬誤會劉繇卒于豫章士衆萬

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想不足何者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袁氏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于公路以求之乎再往纔得千餘人耳其後不遵臣節謹案陳志作不達臣節通

氏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于公路以求之乎再往纔得千餘人耳其後不遵臣節謹案陳志作不達臣節通

志作不遵。與此合。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牧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其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依隨之否。卿往視之。并宣孤意。于其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往還也。左右皆曰。慈未可信。慈與華子魚州里。必留爲籌策。或西託黃祖。假路北還。策曰。孤斷之詳矣。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子義舍我。當復誰從。餞送閭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爲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已別立郡。須朝廷遣真太守來。當迎之爾。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于郡爾。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得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乃有兼并之志。頃之遂定豫章。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于艾西安諸縣。策于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爲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于屯裏綠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焚圍外萬人。莫不稱善。曹操聞其名。遣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慈不答。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

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臨終歎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升天子之階。今志不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亨。字元復。仕吳。歷尚書。越騎校尉。吳郡太守。

議曰。慈篤于信義。以氣相許。穿徹勁挺。克復其言。亦田疇輩流也。終委身孫氏。受其驅策。以不能爲王爪士。咄咄自恨。銜憤以死。其志可哀已。謹案。太史慈輔孫策。雖其事權日淺。實爲吳臣。陳志列于吳書是矣。此因其臨沒之言。引爲漢臣。未免偏執。

謹案。目錄此下有許劭傳。今闕。止存議。

議曰。處士盡矣。漢已亡矣。劭猶硜硜。以吻頰爲能。揭揭焉爲月旦評。奔走奪命。幸而獲免。豈尙德之士哉。漢之盛也。公卿恥言人過。漢之衰也。士以口舌競爲人目。觀治體者。可以爲戒矣。

謹案。目錄此下有徐庶傳。今闕。議亦闕。又通卷闕贊。

續後漢書卷第十五

列傳第十二

漢臣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司隸校尉豐之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袁術署亮從父

元為豫章太守元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朝廷更選朱皓代元元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原注獻帝春秋曰初

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元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遺朱皓代元皓從揚州刺史劉繇求兵擊元元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元送首詣劉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元卒亮居

襄陽隆中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原注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梁甫吟曰

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或曰此吟專譏晏子以二桃殺三士

或謂譏曹操之殺孔融輩雖未必然要亦有所為也按建安十二年昭烈始見孔明十三年曹操殺孔融則並膝長吟之意固不在融也蓋傷漢季名士往往失身于人為閹豎賊臣禁錮魚肉卒之風節委地而漢遂亡所以高臥而不起也身長八尺姿貌甚偉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

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原注案崔氏譜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

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于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

郡守也三人問其所志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丈夫遊遊何必故鄉邪裴松之曰魏略此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辭志氣所存既以定于其始矣若使游

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于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爲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鵲已翔于遠廓。而羅者猶視于蔽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張栻忠武侯傳。河南黃承彥謂亮。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卽載送之。時人爲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謹案。傳內引張栻胡寅二書爲注。與他卷體例稍異。疑修永樂大典者所增。然考此二書在郵書之前。或係原本所有。亦未可定。姑仍之。時天下大亂。豪傑割據方州。辟用知名士。亮深自晦匿。不求聞達。昭烈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

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徽清雅有知人鑒。同縣龐德公隱德不仕。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亮爲臥龍。統爲鳳雛。徽爲冰鑑。故徽與昭烈語稱之。徐庶見昭烈于新野。昭烈器之。庶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

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原注。魏略。劉備屯于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託。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託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乃投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也。曰。今行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惑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裴松之曰。亮表云。先帝不以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許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爲可怪。蜀志云。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瑁。不悅于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否。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俄而劉表卒。表子琮聞曹操來征。遣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

使請降。昭烈在樊聞之。率衆南行。原注。張氏忠武侯傳云。明年。表卒。瑁立。會曹操南侵。瑁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左將軍始聞之。亮說左將軍曰。攻琮荊州可有也。左將軍不忍。乃引去。荆人多歸之。衆至十餘萬。操引精騎急追。及于長坂。左將軍棄妻子。獨與亮等數十騎走至夏口。

亮從之。操追及昭烈。昭烈棄輜重奔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時權擁兵在柴桑。觀望成敗。原注。胡寅斐然集曰。權宿仰先主大名。又觀亮英偉。甚敬重之。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

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爾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于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將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操。原注。袁子曰。張子布薦亮于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以不留。裴松之曰。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始終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道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悉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盡其用矣。猶義不肯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大敗操于赤壁。操引軍遁歸。昭烈遂收江南諸郡。以亮爲軍師中郎將。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原注。零陵先賢傳。亮時住臨蒸。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昭烈留亮與關羽鎮荊州。由江州赴成都。北討張魯。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沂

江分定郡縣與昭烈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

原注。張栻忠武侯傳云。于是並用羣才。凡劉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

與所排摺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胡寅斐然集。建安十六年。先主攻益州。亮關羽留鎮

荆州。居無何。亮率張飛趙雲等沿江而上。分定州郡。會圍成都。劉璋遂降。宜城馬良致書于亮曰。聞能城已拔。此天

祥也。明公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于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

不擊。使時閑于聽。世服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鄴衛之聲。並利于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

節。昭烈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亮刑法峻急。上下震恐。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

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民。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

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闇弱。自焉以

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

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此之由。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

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于斯而著。二十四年。曹操來爭漢中。昭烈拒卻之。亮以高祖以漢王

王漢中。出定三秦。遂有天下。乃率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二十五年。獻帝廢降。曹丕篡代。羣下勸昭烈正

位號。昭烈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

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

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

爾。昭烈于是卽皇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天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

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

原注：張斌忠武侯傳。于是置百官立宗廟。詔祭高皇帝以下。皆亮

實左右之。是歲秋。帝忿關羽之敗。帥諸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

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

明年春。亮聞帝兵敗還永安。歎曰。使法孝直在。必能諫上不東行也。

原注：蜀記。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黎陽桓隲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談者。司隸校尉。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沖以為亮權智英略。有論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感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于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裴松之曰。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沖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云云。與前

本文同。難曰。按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于己。尋沖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遠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其二事曰。曹公道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茲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難曰。凡為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于此客。則此客必一時之奇士也。又謂亮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德。鮮有為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為魏。竟是誰乎。何其寂莫而無聞。世期辨沖二事。其刺客一節則得之。法正比昭烈即位。已卒。且諸葛亮未領益州為不然。時昭烈取益州。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鎮守成都。以為璋父子威令不行。將驕卒惰。故厲威嚴以興衰激懦。救弊之政也。其答正之語。得為治之要矣。豈必即位領益州然後為之哉。

武三年昭烈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託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

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當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原注：蜀志曰。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

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孫盛曰。夫仗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棋不定。猶不勝

其偶。況量君之才。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執甚焉。世或有謂欲以困委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啓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詒語言。

詭偽之詞。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情。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

生疑隙不逞之聲。謂之為權。不亦惑哉。昭烈與亮君臣之間。洒落誠盡。雖成湯之子。伊尹。武王之周公。不是過也。盛乃謂啓篡逆之塗。以曹馬之心待昭烈。其可哉。昭烈崩亮以喪還成都。末帝

章

章

章

章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無巨細咸決于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

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

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幼宰之十

反元直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崔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于

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于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

疑于直言也原注張弼忠武侯傳幼宰名和嘗與亮同署左將軍府事偉度亮主簿胡濟也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有後圖復來請和會昭烈崩亮方慮恐權有異計尙書郎芝見亮曰主上幼弱新立宜遣大使往申

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誰亮曰即使君也因遣芝往孫權通好如初亮引一時名

士如蔣琬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妙開奮德使佐益州于是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諡周爲勳

學從事皆行義素著鄉里敬慕之杜微者節尤高自先主定蜀微常稱病雙閉戶不出及亮辟微與而致之既至

力求去亮于座與書曰曹丕篡殺自立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興聖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丕方大興勞役以

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夏牂牁太守朱褒

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微乃留亮更薦爲諫議大夫夏牂牁太守朱褒

據郡反原注魏氏春秋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有異志收其主簿按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諷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于越嶲欲以安之褒尙不悛遂以郡叛應雍闓裴松之曰房爲褒所誣執政所宜

證察安有妄殺不辜先是益州大姓雍闓反殺太守正昂又執太守張裔與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闓使

孟獲誘扇諸夷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亮以新遭大喪故未卽加兵原注胡寅斐然集初孫權聞先主住白帝

使大夫鄭泉來聘蜀亦遣人相與報答及先主殂殯亮策權有異計謀欲聘之而未發也于是詔芝見亮曰上幼弱初在位宜遣人重申吳好亮答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日始得之耳芝問其人謂誰亮曰即使君也因遣芝修好于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請面陳與蜀唇齒之計權乃絕魏與蜀申盟自後和親遂爲吳國亮將自南征長史王連力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而丞相一國之望也不宜冒險而行亮度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

曹魏怨至。故稽留久之。務農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魏華歆、王朗、陳羣、許芝、諸葛璋各以書與亮。陳天

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梟夷。爲後

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

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原注。漢書陳崇爲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爲崇草奏。稱莽功德。崇奏之。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

莽強旅四十餘萬于昆陽。原注。後漢書。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到潁川。與嚴尤。陳茂合圍昆陽。數十重。光武將數千兵。與營部俱進。衝其中堅。尋邑陣亂。乘銳崩

之。遂殺王尋。王邑。嚴尤。陳茂。輕騎遁去。莽兵大潰。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

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舛其鋒銳。遂喪漢中。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反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

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徒喪文藻。煩勞翰墨。

大人君子所不爲也。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

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于是遣使聘吳。因結和親。相與擯魏。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原注。志注曰。詔賜亮金鈇

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事在亮集。參軍馬謖送之。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

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爾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

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又且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

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克捷。由越巂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庾原注。力降督益州李恢

才反。

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闔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
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
定易勝爾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
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畱外人則當畱兵兵畱則無所食一不
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畱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覺重若畱外
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畱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爾于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
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原注張

續後漢書 卷十五

一四五

試忠武侯傳。十二月亮還至成都。治戎講武。以俟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立。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
究其極。吏不容姦。人懷自厲。強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路道。無不
繕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駐漢中。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
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
愴無君之心。子丕孤豎。致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
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容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
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定。早世遐祖。朕以幼沖。繼統鴻基。
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
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
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沒。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
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助朕躬。今授之以旌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
督元戎。襲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強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于東城。
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虛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
向必克。吳王孫權。同卹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

諸授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黷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沈迷不反。獎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教。廣宣恩威。誅其元惡。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亮命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辟伊默。來敏。爲軍祭酒。震弋。姚仙等皆入幕府。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尙。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長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對蔣琬等以爲不然。且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亮奏以爲亂政。廢爲庶民。徙汶山。亮以帝富于春秋。忠邪難辨。深惟根本至計。

四年春亮將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統屬

于嚴五年春三月亮遂討魏北駐漢中留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

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

蓋追先帝之殊遇原注。文選無殊字。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

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原注。文選注。宮中禁中府中。大將軍幕府也。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

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

攸之費禕董允等原注。楚國先賢傳。郭攸之南陽人也。以器業知名。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

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原注。文選有也字。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穆優劣得所原注。文選有也字。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原注。文選作士。此後漢所以傾

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原文選有也字。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

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原文注：裴松之曰：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

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

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

咎。原文注：文選無之慢以彰其五字。注云：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與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今此無上六字。陛下亦宜自謀。原文注：文選謀作課。注引王逸楚辭注曰：謂試也。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原文注：文選零作泣。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河北

陽平石馬。原文注：郭沖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述返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洒。宣帝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

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裴松之難曰：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尙爲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于關中相抗禦。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陽平交兵事。就如沖言，宣帝既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如是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

怯。歎己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爲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張拭忠武侯傳。亮以轉漕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轉運于谷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鴻者降蜀。爲亮言叛人王冲見達。稱明公切齒于達。欲收其妻子者。達曰。諸葛公見顯有本末。必不爾。亮復以書達達。令自拔。達欲舉新城郡歸蜀。亮至漢中。達每通其情。會司馬懿覺。引兵誅達。六年正月。亮在漢中。欲出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魏夏侯惇少子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向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爲不如從坦道平取爲正。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爲疑兵。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軍。亮身率大衆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亮。魏朝恐懼關中響震。羣臣莫知計所出。魏主叡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馬步五萬拒亮。初越蒯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及攻南方。謖爲亮言攻心爲上。卒如其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爲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裨將王平連規諫不用。遂大爲郃所敗。士卒離散。獨平將千人自持。收合諸營。遺棄而還。亮屯去謖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中。收謖下獄。戮以謝衆。爲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問亮。天下未定。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是時趙雲等亦敗于箕谷。不至重傷。貶雲位號。旌賞王平。加拜參軍。統五部。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六年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爲疑軍。據箕谷。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人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略無備預。卒聞亮出。上下震恐。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應亮。關中響震。曹叡西鎮長安。遣張郃督步騎五萬拒亮。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敗。而趙雲鄧芝兵亦敗于箕谷。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蜀人或以此賀。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人。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墜于塗炭。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愧乎。原注。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關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民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感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于是蜀人咸知

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裴松之雜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于此。衆人方知。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爾。獲之則于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爲功。而蜀人相賀乎。或人之賀。亮已拒之。世期之難未當也。乃戮馬謖以謝衆。原注。胡寅斐然集云。下馬謖于獄。或說亮曰。楚誅子玉。二世不競。秦救孟明。遂伯諸侯。天下未定。不宜戮計謀之士。請釋之以圖後效。亮曰。古人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故揚干亂行。魏降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安用討賊耶。遂戮謖以謝衆。以失律上疏請加貶責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而不能破賊。乃爲賊所破。此不在兵少也。在一人爾。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于國。但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也。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原注。張栻忠武侯傳。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于軍事。心存漢室。辟爲倉曹掾。典軍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冬十一月。亮聞吳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

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于南陽。阨于烏巢。危于祁連。偪于黎陽。幾敗伯山。謹案。通志及監本陳志俱作伯山。與此合。今作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

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竊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基年爾。然喪趙雲。謹案。趙雲傳。卒于建興七年。散關之役在六年冬。而云喪趙雲。與雲傳不合。此表陳志正文不載。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突將無前。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謹案。今志注作而不及今圖之。毛本傳及虛。與此合。通志作乘虛。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

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遠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原注。裴松之曰。此表見漢晉春秋。亮集所無。出張儼嘯記。亮乃引兵復出散關。圍陳倉。魏曹真拒之。糧盡而還。魏將王雙追之。亮擊斬雙。七年。亮遣陳戒。謹案。陳戒。與通志合。蜀志作陳式。攻武

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戒亮。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走。遂平二郡。

原注。胡寅斐然集云。八年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及費瑭于陽谿。

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

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

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孫權稱帝。遣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謂交之

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

今若加顯絕。仇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尙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

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

原注。事見北狄匈奴傳。

先帝優與吳盟。皆

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

謹案。今本陳志作非匹夫之爲分者比。册府元龜分作忿。毛本比作也。皆與此合。

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

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

謹案。今本陳志作上追。毛本作上岸。與此合。

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

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

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于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于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

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于吳。賀稱尊號。權與震約。中分天

下。冬十二月。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城于沔陽。樂城于成固。八年秋。魏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

午谷。曹真由斜谷寇漢中。亮次于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會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

絕。魏延破郭淮于陽谿。曹叡詔真等還。九年春二月，亮復伐魏，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來歸。故北地石城皆應。曹叡遣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拒亮。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等於上邽。懿令郭淮、費曜邀亮，亮擊破之。因大芟其麥。夏五月辛巳，懿自逆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擊之，魏兵大敗，獲甲首三千人，元鎧五千，角弩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之，進至木門。亮逆與郃戰，乘高布伏，弓弩亂發，射死郃。初，亮在祁山，更下者十二，在者八萬。魏兵始至，番兵適交，將佐咸以賊衆強盛，宜權停下兵。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原注：左氏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更者。謹案：陳志注：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督遣令去。

于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及戰皆拔刃爭先，莫不一當百。故破司馬懿，殺張郃，威聲大振，出師以來，未之有也。」原注：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

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云云。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裴松之難曰：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爾。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誰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在戰場。本無久駐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問有所遺。而並不多載。沖言。知其乖刺多矣。世所謂無徑向劍閣之理是也。更兵番下。而亮不失信。御衆之道也。故衆爲盡其死力。而亦以爲不然。非也。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反覆稽誤。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爲中郎將參軍事。

原注：張弼忠武侯傳。八月廢中都護李平。徙梓潼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值天霖雨。糧道不繼。平遣參軍報亮。來還。亮承以退。平聞軍退。乃更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帝謂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

平頓首謝罪。於是亮表平罪惡曰。今匪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遂廢徙焉。平子豐時爲亮幕府參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若都懿思負一意。君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初平嘗與亮書。勸受錫進爵。亮報之曰。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豈其義乎。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可也。

十年亮休兵于黃沙。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三年而後用之。十二年春

二月亮復伐魏。悉衆十萬出斜谷。遣使約吳同時大舉至郿。軍于渭南。據武功五丈原。魏司馬懿拒之。謹案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泣事。使人視武侯。亮每患糧餉不繼。使己志不信。乃分

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夏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

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曹叡親率諸軍拒權。亮

數挑戰。懿不敢出。相守百餘日。亮乃遣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曹叡使辛毗仗節爲軍師以制

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固無戰志。閉壘以老我爾。其表請戰。示武于

其衆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支吾。謹案。支吾。志注作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亮使至懿軍。懿第問其寢食及

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語其人曰。

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秋八月亮疾病。未帝使尙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國家大計。亮皆奏答。遂密授

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身沒之後退軍節度。其夕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流西南。投亮營。三投

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薨。時年五十四。原注。魏書。亮糧盡勢窮。憂恚歎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亮卒于郭氏塢。裴松之曰。亮在渭濱。魏人蹶跡。勝負之形。

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身亡而自夸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張弼忠武侯傳。會秋亮有疾。日侵。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所問者。公刻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偉即費禕也。初琬爲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琬事不治。且復沈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事修飾。願加察。乃解。禕爲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羣僚迎謁于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特命禕同載。衆皆易觀。至是又並稱之。後相繼總政事。皆稱賢相云。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

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逼。于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

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謹案。水經注曰。諸葛亮死。遺令葬于其山。因卽地勢。不起墳壘。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壙所在。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

容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于

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遭疾隕喪。朕用喪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

昭將來。刊載不朽。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

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

薨。如其所言。初長水校尉廖立有罪。亮廢爲民。徙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

病死。其用法公恕。服人如此。

原注。張弼忠武侯傳。亮駕馭諸將。曲盡其情。昭烈嘗命黃忠爲後將軍。亮曰。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連令同列。馬超張飛。親見其功。尙可喻旨。羽遙聞之。將不悅。

昭烈不聽。頃之，策羽爲前將軍，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費詩說之，始拜命。魏延楊儀皆小人之難養者，且不相同。然延驍勇善撫士，儀有幹用。亮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受命捐軀，不敢辭難。及亮沒，乃舉兵相圖以死。亮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遺，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愈忘其身也。子瞻嗣爵，弟均官至長水校尉，瞻有傳。亮初亡，蜀人

所在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

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助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于私門。廟象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崇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

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廟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祭享。凡其故吏欲奉祠者，皆令趨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帝從之。原注：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于太蒸，故後代遵之。景曜六年，詔爲亮立

廟沔陽。謹案：水經注曰：定軍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其秋，鍾會至漢川，祭于廟，令軍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

襟度奇雅，推誠任公，不爲譎計，以規近利。深明治體，克勤小物，節用務本，治實而不治名。甄拔才幹，核真課效，盡其器使，科教嚴明，賞罰必信，是以吏不容姦，人懷自厲。朝會不譁，路無醉人，風化肅然。其治兵統

武，一用節制，出入如賓，行不爲寇，芻蕘不獵。如在國中，戎律整治，號令精明，是以士卒用命，赴死如歸。其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故易動，堅重故不可犯。是以其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

憂。衆雖數萬，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受六

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人不疑法嚴而民悅服用民盡其死力而不

怨沒之日西土之人甚于周人之思召伯至于敵國外夷無不歎惜者原注。胡寅斐然集。亮才資文武。明睿

正。而應變無窮。自為幼童。已欲與微繼絕。撥亂世反之正。其規模大策。夙定于胸中。見諸行事。皆平時所蘊積者。

非臨危演思。嘗試其說而行也。故翼戴先主于傾覆顛沛之間。從容談笑。分割山河。興復漢宗。與噶昔語先主于南陽。

其策無不效者。及夫受六尺之孤。履危急之地。事凡庸之主。政由己出而不失臣禮。身握強兵而中外無間。行法峻嚴而

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勞。死之日。百姓追思。如喪考妣。庶幾哉帝王之輔。伊呂之儔。度越管蕭遠矣。亮雖

雄姿杰出。而從諫如流。改過不吝。都護李平。同受遺詔。平後挾詐自營。無憂國之事。侍中廖立。徒長水校尉。因快

快懷恨。疵毀亂羣。亮表廢平立為民。平徒梓潼郡。立徒汶山郡。後聞亮卒。平發病卒。立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袵矣。

或謂亮之致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伯氏奪邑沒齒無怨言而已哉。于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已來。未之有也。亮佐二主。自克成都及薨。凡二十年無赦。有言亮惜

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原注。漢書匡衡上疏曰。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

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後漢書。吳漢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

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于治哉。其戒子瞻書曰。君子

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

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其自頌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是皆三代儒者

正心修身之學。秦漢而下。未之有也。原注。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

齊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

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此即在國中。其用兵也

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

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誅進。則三郡非中國

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叛。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
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圖。三郡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
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疑微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圖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
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圖也。曰。亮率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
置營壘。井竈。圍澗。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所
亮故堅用之。曰。何以知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
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
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
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治本者也。其子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
固賢者之遺矣。安可以備體實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
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篤。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
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于蜀漢
。或册名于伊維。不備既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而
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
質質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
。仗兼併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
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
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靖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
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備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
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
若丞相必有以算之。則未見坦然之助。若無算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問其說。答曰。蓋
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遜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
俱王自操備時。強弱懸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
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徒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元德與操。智力
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于孔明。
當時之勢。異于曩日。元德尙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強齊。下
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于樂毅。加以國家爲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

比于五國之兵也。何憚于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亮有之體。當時既鼎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警奮。義形于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亮有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原注。魏氏春秋。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于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轡軸。牛仰雙轆。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也。流馬。四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越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版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軀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晉書。初諸葛亮造八陣圖于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莫能識之。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鶴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巴蜀雪消之際。湏湧澗澗。大木枯槎。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山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小石之堆。行列依然如。是。迨今六七百年。東原錄謂孫紹先言武侯夔州八陣圖。用八以石壘。漢州八陣圖。用六以沙壘。皆近千年不泯。用六在。用八之後。以其兵少。未能足其數也。或謂八陣之勢。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也。案八陣集勝。荆州圖經云。在奉節縣西南七里。又云在永安宮南一里。落下平曠。上有孔明八陣圖。案細石圍之。各高五尺。皆棋布。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為人散亂。或為夏水所沒。及水退復依然如故。又有二十四聚作兩層。其後每層各十二聚。成都圖經云。武侯之八陣凡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平鎮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與元志。與元西縣亦有八陣。則八陣凡四矣。又

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其言教書疏及所制作。晉陽平侯相陳壽哀為諸葛氏集上之。凡二十四篇。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計算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瑾書

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瑾書

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

一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凡十萬四千一百二十二字後亡其書

原注
陳志進

表曰。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已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復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方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于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錫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觀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崩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于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信矣。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豔。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謀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譚。周公與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入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于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陽平侯相臣陳壽上。

議曰舜五臣以還暨商周之伊呂周召皆以道佐主而平天下及齊管氏首霸術而周不復王漢興子房為宗國擊秦夷項信復仇之義董公言仁義請討賊幾于湯武之際乃皆假之不久而遽歸一用陰謀諂

計雜而不純。漢四百餘年而有諸葛亮。有伊尹之志。呂望之略。周公之才。出處不苟。恢廓正大。篤于道義。慨然委質。昭烈興復漢室。及受遺託。益加之共。出師討賊。忠順勤勞。繼之以死。亦聖之任也。天假之年。冀除兇孽。祀漢配天。制禮作樂。黜二京之雜。純于王道。可與殷周比隆。勢已定勝。而奪去之遽。惜哉。陳壽謂亮之爲相國也。拊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壽見而知之。故得其實。其謂管蕭之亞匹。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孔明伊呂之儔。而自比管樂。謙抑之辭也。彼壽何人。敢爲訾評。若是哉。宋朱熹有言。亮才高而時不與。志大而資不足。功烈未就。而道德有餘。土地褊小。而規模宏遠。三代而下。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可謂知亮矣。

贊曰。命世異人。架天高棟。龍盤初九。泰山不動。曾孫有道。日角英采。載瞻中林。幡然而改。握乾轉坤。興王

開國。雷厲風蜚。謀仇討賊。法立民信。政嚴人愛。推誠示公。復見三代。出師靈關。雜耕渭濱。定勝罔敵。大義

益信。隕星告終。天不祚漢。嗚呼奇才。千古興歎。原注。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宏至隆中。觀亮故宅。立

碑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賦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

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擊解褐于三聘。尼得招而襲裳。管豹變于受命。賁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臥龍于深

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

聘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

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怒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豎。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微。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于爾。明哲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辰泄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鄒。教美于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辜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際。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歎。貴有遺格。惟子之助。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途。今我來思。覩爾故墟。漢高歸魄于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翹翹以彷彿。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王隱晉書云。李興。愆之子。一名安。

續後漢書卷第十六

列傳第十三

漢臣

關羽 張飛 趙雲 陳到 黃忠 馬超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昭烈于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昭烈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昭烈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昭烈周旋。不避艱險。

原注。蜀記。曹公與劉備圍呂布于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于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

昭

烈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行太守事。

原注。魏書云。以羽領徐州。

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攻昭烈。昭烈

奔袁紹。操擒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操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操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言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

原注。傅子曰。遼欲白太祖。恐殺羽。不自。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遂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

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昭烈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原注。裴松之曰。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遺道。以成其義。自非有霸王之度量。孰能至于此乎。斯實曹氏之休美。從昭烈依劉表。表卒。操定荊州。

昭烈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船會。共至夏口。原注。蜀記曰。初昭烈在許。與操共獵。獵中衆散。羽勸昭烈殺操。無今日。昭烈曰。造次失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也耶。裴松之曰。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洩不克諧爾。若爲國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實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操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爲雅言爾。孫權遣兵佐昭烈拒操。破操于赤壁。昭烈收江南諸郡。以羽爲襄陽太

守。盪寇將軍。駐江北。昭烈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故推重羽。答之曰。馬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內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可除。爾羽便伸臂令醫劈之。適

請諸將飲酒相對。臂血流離。盈于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昭烈既得益州。孫權遣使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取三郡。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羽督南郡。零陵。武陵。以西而已。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拜羽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自率衆攻曹仁于樊。曹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將軍龐德力戰。羽禽斬之。羽又遣別將關將軍呂常于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傅方

皆沒。禁降羽。將軍龐德力戰。羽禽斬之。羽又遣別將關將軍呂常于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傅方

皆沒。禁降羽。將軍龐德力戰。羽禽斬之。羽又遣別將關將軍呂常于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傅方

皆沒。禁降羽。將軍龐德力戰。羽禽斬之。羽又遣別將關將軍呂常于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傅方

皆沒。禁降羽。將軍龐德力戰。羽禽斬之。羽又遣別將關將軍呂常于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傅方

皆降羽。陸渾民孫狼等殺縣主簿南附于羽。羽授狼印給兵還。其支黨布于梁郟之間。皆受印號。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言于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國家大計，未足爲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已蓄怨，欲圖羽。及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復敕使勿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延，又自己得于禁等，乃罵曰：「貉子敢爾！吾拔樊不能滅汝邪？」權聞之，遂欲圖羽，僞以手書謝，且許自往。原注：典略云：卽上本文。裴松之曰：荆吳雖外陸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于艤艫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于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權之手書謝羽，許以親往及匿其形迹，皆取僞之術也。典略所載爲得其情，故取之。及羽得于

禁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米湘關。權大怒，爲牋與曹操，請討羽。自效遂發兵，遣呂蒙等襲羽。糜芳傳

士仁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于是權陰誘芳仁

芳仁使人迎權，而曹操遣徐晃救曹仁。原注：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

國之事。羽不能克，引軍南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兵皆解散，纔十餘

騎。權遣將潘璋邀擊羽及子平于臨沮，皆遇害。原注：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爲害。」曹公不卽除之，自取大患。

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裴松之曰：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斬之。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權遂全據荆

州，表送羽首于曹操。操并求其屍，以諸侯禮葬之。羽初出軍圍樊，夢豬齧其足，語子平曰：「吾今衰矣，果不

得還。景曜元年。追諡曰忠義。羽儀狀雄偉。嶽嶽尙義。儼若神人。好春秋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然剛而自矜。終以取禍。云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尙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景曜末。龐德子會從鍾鄧入寇。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昭烈。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昭烈從曹操破呂布。還許。操拜飛爲中郎將。昭烈依劉表。表卒。曹操入荊州。昭烈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坂。昭烈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無敢近者。故遂得免。昭烈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守南郡。昭烈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取頭。顏色不變。曰。取頭便取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過戰克。與昭烈會于成都。益州旣平。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十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綠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走。引軍還。巴士獲安。昭烈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

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靖殘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倅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猛。亞于關羽。咸稱萬人敵。並有國士之風。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敬愛君子。而不恤小人。昭烈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常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昭烈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強。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昭烈。昭烈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隨諸葛瞻于緜竹。與鄧艾戰死。

議曰。羽飛從昭烈。嗟血起義。夙定君臣之分。期復漢室。百折興王。闕如兩虎。嘯風從龍。夾之以飛。雄猛震一世。號稱萬人敵。羽報效于操。致書而去。飛瞋目橫矛。而與操決。矯矯義烈。上通于天。漢于是乎不亡。及羽擒于禁。飛敗張郃。掎角荆梁。蟠亘萬里。示天下形勢。賊不足平也。羽威震許雒。權操墮膽。梟潛鼠伏。陰謀揜襲。壯哉乎。爲漢家一死無憾也。羽以死事昭烈。昭烈與飛以死報羽。君臣三人。始終不渝。共死一義。古所未有也。

謹案趙雲傳闕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操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元。昭烈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于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昭烈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昭烈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尙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昭烈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諡剛侯。子敘早沒，無後。

議曰：雲忠繼緒禦侮，始終不渝，爲漢爪士，功烈志膽，曹樊之儔。雲尤識慮經遠，壯而不疏，每進忠益，輒中機會，其諫昭烈之討權，較其輕重，固宜先魏後吳，謂國賊曹操非孫權，則有未盡者。夫惡莫大于黨賊，故春秋深治賊黨，賊而無黨，則爲惡者孤，亂臣賊子懼焉。是以釋州吁而誅宋公之伐鄭，置華督而貶諸侯之成亂也。原注：春秋隱公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韋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權知昭烈漢室之胄，有英雄之略，帝王之器，蹙操之後，終不以荊州相奉，乃襲殺關羽，勸

操伐漢，稱說天命，旣又稱臣于丕，志于偷竊名號，據江東南面自帝，則其險詐無恥，又甚于操。獎篡與賊，罪浮于丕。漢賊不在魏而在權矣。矧于昭烈與羽義同生死，苟雪仇恥，雖以國斃，無所于憾。先吳後魏，未

爲失也。王者之所爲，衆人顧豈識哉。謹案：伐吳之役，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及魏亭之敗，諸葛亮曰：雪仇恥，雖以國斃無所于憾者，可謂得昭烈之心。而謂先吳後魏未爲失也，則于情事爲不合矣。

馬超字孟起，衛尉騰之長子也。原注：三國志：超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于西州。初平三年，遂驍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征西將軍，遣屯郿。

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騰爲李傕所敗而還涼州也。袁尙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并州刺史高幹、匈奴南單于

共攻河東，發使與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司隸校尉鍾繇令馮翊張既說騰爲言利害，逆順。騰乃遣超將

兵萬餘人與繇會。繇署超爲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援幹于平陽。超爲流矢所中，囊足以戰，大破之。超將

龐德斬援，納頭韃中以獻繇。操乃表超爲徐州刺史，拜諫議大夫。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于是徵爲

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原注：三國志：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超既統衆，遂與韓遂合

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據潼關。操自擊之，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欲自蒲阪渡，超謂韓遂曰：宜于

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操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于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操聞之曰：

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操與遂單馬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操。左右將許褚曠目盼之，超乃不敢動。

操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因縱擊，大敗之。斬宜、堪等。遂超奔涼州。操退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

東還，誅騰、夷三族。原注：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衆十萬，同據河潼，建立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于河渭之交。超等

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楊阜說曹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爲備，隴上諸郡非國家

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盡有隴右之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敘起于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

衢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原注。通鑑綱目。獻帝建安十八年八月。馬超入涼州。殺刺史。九月。參軍事楊阜起兵攻

之。超奔漢中。注。操還。超率羌胡擊隴上諸郡。取之。惟冀城固守。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及太守欲降

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弟。以義相厲。有死無二。以爲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康等

不聽。開門迎超。超入。遂殺康。曹操使夏侯淵救冀。超逆戰。敗之。會楊阜喪妻。求假以葬。阜外兄姜敘。擁兵屯歷

城。阜見敘及其母。歡飲甚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于天下。馬超背父

叛君。虜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超強而無

義。多豐易圖耳。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于忠義。得其所矣。但

當速發。我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趙昂尹奉等合謀。又使人至冀。結梁寬趙衢。使爲內應。時超已取昂子月爲質。昂謂

妻異曰。吾謀如是。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雲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九月。阜與敘昂奉討超。衢因

譏說超使自出戰。而與寬閉門殺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並趙月。皆殺之。與阜戰。敗。奔漢中。依張魯。

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小婦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旦。种上壽于超。超搥胸嘔

血曰。閣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十九年。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許之。還圍祁山。夏侯淵遣張郃救之。超敗走。復還漢中。知魯不足計事。又魯將楊昂等。謹案。楊昂陳志作楊白。查霍峻傳作楊昂。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昭烈時圍成都。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昭烈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建旗鼓。列軍士。徑趨城下。城中震怖。未一旬而成都潰。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原注。山陽公載記。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

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于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

杖刀立直。超顯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止。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所以敗。爲呼人主字。幾爲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裴松之曰。超以窮歸備矣。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知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于禮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也。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爲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袁陞樂資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昭烈爲漢中王。拜超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

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熒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氏羌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祚。以對于天下。二年薨。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曹操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

追諡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超之入蜀也。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操得之。以董賜閻圃。以秋付魯。魯手殺之。原注。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

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而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強拳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議曰。馬超父子。勇冠西州。與韓遂。頡耒爲寇。殘滅三輔。墜傷漢室。董卓因之。肆其蛇豕。漢遂以亡。天下分裂。不能歸命。有德卒墮。操手闔門。誅夷債。踏不悔。有勇無義。君子悼諸。然潼關之役。操幾不免。孤劍來歸。卽廁關張之列。超亦人豪也哉。

贊曰。扼腕建義。夾輔復漢。死生不渝。扞主于難。羽以義強。飛以勇聞。揮斥風雲。撼搖乾坤。視操如狐。視權

續後漢書 卷十六

如鼠莫我敢當。夫孰予侮。佗佗雲忠。載纂武功。超幾獲操。一時之雄。

續後漢書卷第十七

列傳第十四

漢臣

龐統 法正 祖父真

謹案龐統傳闕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明五經，兼通讖緯。嘗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覲謁。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守遂不敢復言。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會，吏會者數百人，父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為三公也。」原注：後漢書，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選尚書僕射。歷事六帝。在公台三十餘年。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等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父衍，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于荊州見曹操還，勸璋絕操而自結。昭烈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

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爲松稱說昭烈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操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昭烈，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旨，陰獻策于昭烈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

謹案：今本陳志無弱字。宋本有弱字。與此合。通志亦有弱字。

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于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

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昭烈然之，沂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蔭，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擒矣。昭烈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勤民以避敵也。于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賤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竝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于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賤敬，顧念宿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于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恐闕策薄，精誠不感，以至于此。爾今國事已危，禍患在速，雖捐放于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于此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

謹案：陳志作相選。通志作相選。與此合。

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強弱之勢，

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

雖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竝進。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竝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竝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爾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爾。若事勢窮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旣稽服。昭烈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

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昭王之待郭隗。昭烈于是乃厚待靖。原注

記。燕昭王于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

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為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之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邁。高義蓋世。然後可以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始為豐首。安在其可以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乘直仗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辟之郭隗。非其倫矣。裴

松之曰。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況文休聲名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河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之以靖方隗。未為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閭為難。何其迂哉。然則燕昭亦非。豈惟劉翁。至于友于不穆。

失由于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任于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罰者。森然皆是。文休為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中丞。不為超越。以此為貶。則苟爽陳紀之儔。皆應擯棄于世矣。以

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

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

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于肘腋之下。當此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

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耶。初。孫權以妹妻昭烈。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

昭烈每入。心常凜凜。亮又知昭烈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原注。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于寵

國柄者乎。故顧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揚于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于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二年。正說昭烈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

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

爾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可必克之。既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

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昭烈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于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昭烈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曹操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辨有此。必爲人所教也。原注。裴松之曰。蜀與漢中其猶唇齒也。劉主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略未展。正豈劣哉。此蓋恥恨之餘。先帝之爾。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爲人所教。亦辭。非測實之常言也。昭烈嘗與操兵戰。勢不利。宜退。昭烈怒不肯退。矢下如雨。正乃往當昭烈前。昭烈曰。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昭烈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昭烈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尙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爲之流涕者累日。諡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尙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昭烈旣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仇。羣臣多諫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議曰。初孔明語昭烈以恢復大計。謂荊州用武之國。益州天府。若跨有荆益。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則漢室可興。乃抱膝長吟之日。素定之論。討操復漢之規模也。統發其幾。而法正張松成其謀爾。統勸昭烈襲取益州。于坐上劫執劉璋。昭烈以爲當與操如水火。而一之以誠。厚矣哉。議者猶謂孔明用仁義。詐力雜以取天下爲失。原注。宋蘇軾論。夫仁義則無詐力。詐力則無仁義。政猶水火之不相入。惡能雜之哉。焉表叨據荆

益。厭然忘漢。僭擬乘輿。則亦一操。璋琮奉操。則亦漢賊也。皆王法所必誅。孔明相昭烈討而有之。仁義之師也。豈詐力之有哉。又謂齊桓震矜于葵丘。叛者九國。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三分。原注。習氏論。顧松豈以不禮爲嫌哉。知操必不可奉。帝王之真在昭烈。故舉州事之。見幾之士也。嗚呼。統正雖道義不足。而智謀亞于亮。統卒于圍雒之際。正沒于取漢中之明年。使二子不死。與亮左右。功烈豈止于是。天不祚漢。惜哉。贊曰。士元宏雅。三略基霸。乘幾挈會。義不爲詐。法正張松。獻籌效忠。延我帝統。二賢之功。

續後漢書卷第十八

列傳第十五

漢臣

許靖 糜竺弟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費詩 杜微 五梁

謹案此卷止存孫乾傳一篇餘傳全闕其議亦止費詩杜微二人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昭烈領徐州鄭玄薦乾辟為從事後隨從周旋昭烈為曹操所敗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糜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尙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見重如此昭烈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雍容風議見禮次竺與簡雍同列頃之卒

議曰詩守經事而不知權左遷宜矣晉習鑿齒謂創始之君須大定而後踐天位纂統之主必速建以係衆心惠公朝虜而子圍夕立原注左氏傳秦獲晉侯以歸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原注後漢書更始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諸將奏請正號位鄒南即皇帝位昭烈合義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世觀舊物見幾之論也杜微以公孫述視

昭烈自同于譙玄李業介然以為高原注。後漢書。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平帝時拜議郎。遷中散大夫。為繡

衣使者。王莽居攝。縱使者車。變姓名竄歸家。因以隱遁。公孫述僭號于蜀。李業

起。遣使持毒酒奉詔命。亮開誠心辨正僞。喻以討賊次第。求賢自輔。反覆以書。而微終不悟。嗚呼。不知統

紀而病昭烈尊曹不者。豈惟微哉。千載之下。猶謂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

世數名位。原注。通鑑。昭烈即位後論。猶宋高祖之稱楚元王後。原注。南史。宋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彭城縣

稱吳王恪後。五代史。南唐李昇字正倫。為徐溫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諳。及受吳禪後。復姓李氏。自言唐太宗子吳王恪之後也。是非難辨。非光武之比。故不令紹漢

氏之統。奪而與魏甚矣。偏私之惑也。夫高祖沛豐邑亭長爾。史臣猶推而上之。以為帝堯之後。而得天統。

自劉累士會至于豐公。歷數千載。系而不絕。原注。漢書高帝贊。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魯文

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

蛇著符。旌旆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光武之出自長沙定王。及南頓令纒六七世。譜牒具在。有徵可案。原注。後漢書

帝。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侯買。買至昭烈之出于中山靖王。又二百餘年。孤寄為

庶。而系不可考爾。其為漢室之胄。雖里巷細民。皆能道之。故關張以死臣事。獻帝委之誅操。且後世之臆

說。豈若孔明之親見孔明。方高臥不起。抱膝長吟。觀時擇主。以奔敗流。離異姓之人。亟往而遽從之哉。其

開昭烈高誼之日久矣。一旦見之。故慨然與論天下事。而不少靳。謂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天下。如

使族屬疏遠而莫能辨。果非劉氏之裔。孔明其妄與乎。又謂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不當紹漢室之統。孔明其如是而言乎。于是幡然而改。委質臣事。非漢室之胄。帝王之真。孔明其從之乎。卒使昭烈繼漢稱帝。纂承大統。昭烈既終。以討賊自效。謂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又謂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卽出關輔。繼之以死。世歷不明。統體不正。孔明其若是哉。昭烈之同符光武。不復疑矣。非宋高祖南唐烈祖之比也。近歲余屢入幽都。過涿郡。郡南十里而近曰樓桑廟。昭烈故居也。廟後大家十餘。郡人以爲昭烈之先。中山靖王之後。諸王孫之瑩。故庶昭烈于前。以祀之。兒童故老。婆婆其下。指是葆桑竹馬之處。稱其義概。至于流涕。英靈鬱然。搖動草木。昭烈族屬。仍爲數十家。莫不以帝胄皇孫自處。豈東漢之季。猶夫天王。敢妄自以爲帝室之人乎。涿之北三十里而遠。唐盧龍節度使劉濟之墳林曰梨園頭。丘垤聯互十餘里。其碑各皆大書深刻。以爲漢中山靖王之後。其子孫爲遼金大姓。曰韓。曰劉。曰馬。曰趙。車騎將軍。飛有裔孫。爲僧。住幽都聖安寺。歲時相與上冢。落落焉道刑牲。歃血之義。親同骨肉。自唐迄今。去漢殆千六七百年矣。而猶不忘其系。豈當漢之世。遂忘之乎。且昭烈以義操。以姦權以猾道之所在。命之所歸也。昭烈固自爲正矣。又不在于世歷之明否也。識真者鮮。醜正實繁。于微乎何誅。

贊曰。文休偉器。孔明致敬。子仲之興。昭烈是奉。乾雍籍宓。材咸適用。丹楹刻桷。緇扶皇棟。命乃在天。統不

以地於赫昭烈。帝室之系。有仁有信。有禮有義。祀漢配天。丕乃僭僞。詩微弗與。烏足語智。

續後漢書卷第十九

列傳第十六

漢臣

董和 胡濟 楊容賴本 姚仙 李福 劉巴 馬良 弟 譔 向朗 兄子 寵 張裔 楊洪 何祗

謹案董和傳闕

楊容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爲巴郡太守。丞相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容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警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十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原注。漢書。丙吉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原注。漢書。上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出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浹背。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駕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

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可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

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爲東曹屬。典選舉。容卒。亮垂泣三日而後已。賴玄零陵人。昭烈爲漢中王。用荆楚

宿士。以玄父恭爲太常。南陽黃柱爲光祿勳。漢嘉王謀爲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卒。玄嗣。爲丞相。西曹

令史。隨丞相亮于漢中。早卒。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玄。掾屬喪楊容。爲朝

中損益多矣。謀字元泰。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爲巴郡太守。還爲治中從事。昭烈領益州牧。以爲別駕。後代

賴恭爲太常。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于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

乎。其見重如此。姚佃字子緒。閬中人。昭烈定益州。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

辟爲掾。竝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竝存剛柔。以廣文武之

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轉爲參軍。亮薨。稍遷爲尚書僕射。時人服其貞誠篤粹。延熙

五年卒。同郡馬助字盛衡。馬齊字承伯。助爲劉璋書佐。昭烈定蜀。辟爲左將軍屬。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爲

張飛功曹。飛貢之。昭烈爲尚書郎。建興中。爲丞相掾。廣漢太守復爲飛參軍。謹案。張飛卒于昭烈章武元年。建興乃末帝年號。馬齊不應此時

復爲飛參軍也。此蓋沿陳志之訛。飛字疑當作亮。亮薨。爲尚書。助齊皆以才幹自顯。其信于州黨。爲亮識拔。不如佃云。謹案。楊容。賴玄。姚佃。

陳志皆無專傳。此據楊戲傳贊注爲之。三人皆嘗爲諸葛亮掾屬。故合傳云。

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也。昭烈定益州。爲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爲江州都督。揚

威將軍入爲尙書僕射封平陽亭侯丞相亮于武功病篤末帝遣福省侍因諮國家大計福既與亮語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吾知君還意近日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公所問者公刻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諳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福爲人精識果銳敏于從政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子驥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尙書郎廣漢太守

議曰董和之亮直清勤濟容玄伯之縝密詳審參署幕府贊襄事業皆以忠藎實才爲亮所稱公平之政所由立也李福之請後事亮語以蔣費不復語其次政如高帝之于蕭曹平勃沒身規模井井不易何其明也原注·漢書·上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戀·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容之進規固知大體然周公望道未見其有不得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當文武成康之際而憂勤若是況孔明受命于敗亡之餘以叢爾蜀欲資之以討吳魏不躬親審核夙夜勤勞安得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哉所以自罰二十已上親決之不以爲疲雖敵人亦以食少事煩爲虞此孔明之所以忠也遽以陳平丙吉太平宰相譏之迂矣哉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其謀南陽士民怨祥起兵攻之祥與戰敗死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

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簿。謹案。陳志作主記。主簿。主記二字疑衍。劉先。謹案。陳志作劉先。考劉先見劉表傳。主字衍。欲遣其甥周不疑就巴學。巴曰。昔游

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

書。乃欲令甥摧鸞鳳之艷。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于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由是知名。荆楚

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操征荊州。昭烈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操。操辟爲

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原注。零陵先賢傳。曹公敗于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會昭烈略有三

郡。巴不得反。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則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

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于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答曰。劉公雄才

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更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反。此其義也。遂適

交趾。昭烈深以爲恨。巴至交趾。更姓張。見太守士燮。議不合。由牂牁道適益州。爲郡守。拘留。欲殺之。主簿

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請自送至州。劉璋見之。甚喜。咨訪政事。原注。零陵先賢傳。劉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裴松之曰。

案。劉焉在漢靈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爲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爲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爲孝廉明也。璋遣法正迎昭烈。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若使討張魯

是放虎于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昭烈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三族。昭烈定益州。巴辭謝罪

負。昭烈不責。而諸葛亮數稱薦之。昭烈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

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愛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昭烈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于此。豈欲成孤事邪。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昭烈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收寶物。軍用不足。昭烈甚憂之。巴曰。易爾。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昭烈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足。建安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巴爲尙書。後代法正爲尙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原注。零陵先賢傳。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卽真。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

昭烈卽位。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後魏陳羣與丞相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吳張昭嘗謂孫權。巴褊隘。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沈。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竝有才能。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昭烈領荊州。辟爲從事。及昭烈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原注。裴松之曰。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于以

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于德，世服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竝利于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昭烈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于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助。」原注：夏伯昆，吾殷伯豕韋。奇人吉士。謹案：陳志作其人，通志作奇人，與此合。荆楚之令，鮮于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昭烈卽位，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昭烈敗績于夷陵，良亦遇害。時年三十六。昭烈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諤，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昭烈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昭烈臨崩謂亮曰：「馬諤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謹案：今志作亮猶不然，宋本多謂字，與此合。今通志亦有謂字。諤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原注：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諤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公若參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建興六年，亮出攻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懿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諤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諤違亮節制，舉動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因擊之，諤敗走。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收諤下獄，流涕斬之，以謝衆。時年三十九。諤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諤猶子，諤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繇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諤雖死無恨于黃壤也。」于時

十萬之衆爲之垂涕。亮親自臨祭，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原注：左氏傳：楚令尹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天下未定而

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

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原注：晉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屬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讓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讓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太過，則違明主之誠，裁之失中，卽殺益己之人，雖乎其可與言智矣。觀亮答蔣琬之言，可見其開誠心，布公道，明罰敕法，所以爲討賊之規也。習氏致責，謂當廢法全才，誤矣。

議曰：劉巴恃才擇君，失身于操，而終棄昭烈事，劉璋而勸璋拒昭烈，及昭烈克益州，首下令禁害巴，又辟用之，大哉王者之心，天下之度也。視操之睚眦賊險，一忤必銜，濫殺名士，何啻天壤邪？亮之稱巴，謂吾不如子初遠矣，豈真不如哉？所謂其心休焉，其如有容焉者也。馬良真純幹任，未竟其用，沒于敗亡之際，惜哉！街亭之役，敗由馬謖，罰不阿私，亮之明也。或謂師責元帥，以爲闔于用人過矣。

謹案目錄此下有向郎傳今闕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飛于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昭烈，昭烈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裔還乃開門出降，昭烈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

蜀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者，率雍閩恩信著于南土，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闔遂越起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蠱，不足殺。令縛與吳。于是送裔于權。會昭烈崩，丞相亮遣鄧芝使吳，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于買臣之妻。原注：漢書·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終餓死溝中爾。何能富貴。買臣即聽去。後數歲，買臣爲會稽太守。入吳界，見其故妻與夫治道，呼載後車。妻自經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于閩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以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閣，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及。既至成都，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嘗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原注：陳志·其明年北詣亮，諸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實，不得寧息。人自敬也。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連，皆此類也。裴松之曰：談啁貴于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之速，非其理也。少與韃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孤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翬嗣。原注：字林曰：翬，忙角反。思貌。歷三郡守，監軍，翬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昭烈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爲蜀部從事。昭烈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昭烈北行，亮于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眞，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昭烈旣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昭烈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素無所憚。洪卽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曷、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敕曷、綽但于南安峽口遮便得矣。曷、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于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使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于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所，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憤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桓下營，謹案：今志作柏下營，通志作陌下。宋本作桓下。與此合。壞吾之用心，食不

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于元儉。而君不能忍也耶。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巴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尙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謹案。目錄此下有何祗傳。今闕。

議曰。向朗幹任內外。中乃散廢。易而無怨。精于問學。老而益篤。君子哉。寵尹環列。稱爲均淑。若張裔之機辯。楊洪之款謀。何祗之精敏。亮能任使。各盡其才。虛僞不容。懷懷自攝。是以本根強固。紀律嚴明。拜表出師。一用節制。內修外攘。共行天討。以王法行王道。三代之政。復見于是矣。

謹案。此卷贊闕。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

列傳第十七

漢臣

劉封 劉劭 彭萊 李逸 廖立 李嚴 魏延 楊儀

義例曰。凡殺不以罪者。如魏吳諸人。類為死虐。封等八人皆昭烈末帝世以罪誅放者。故自為列傳云。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昭烈至荊州。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及昭烈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武力過人。將兵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宜都太守。孟達北攻房陵。殺其太守蒯祺。進攻上庸。昭烈遣封統達軍。上庸太守申耽降。遷封為副軍將軍。關羽圍樊。召封發兵。封不應。又與達不和。恃貴陵達。達叛降魏。與魏將夏侯尚等襲封。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己伯奇。皆其類也。原注。史記。范蠡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費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代吳七術。寡人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南越變法治秦。秦人富強。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秦封之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孝公卒。秦惠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惠王車裂商君以徇。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家語。曾參遺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

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于君。孝子不能變之于父。勢利所加。改親爲仇。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原注：左氏傳。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伋及朔。宣姜與朔構伋于公。使請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殺其族以先。盜殺之。伋子至。又殺之。史記。陳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太子禦寇。楚平王爲太子建娶婦。費無忌說王自取之。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無忌又讒建。建亡奔宋。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爾。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原注：左氏傳。齊襄公。桓公自莒先入。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尙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于內。疑生于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嘗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尙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疑也。自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

求多福行矣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

原注。國語。公使太子伐東山。狐突御戎。至于穰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

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穰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封不從。申耽弟儀叛封走成都。既而耽亦叛降魏。昭

烈怒封之不救關羽。又陵達使叛諸葛亮。虛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昭烈因此除之。于是賜封死。

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昭烈爲之流涕。封子林爲牙門將。咸熙元年。

謹案。此傳書咸熙元年。則知末帝紀及后妃傳改矣。

與二年者非也。徙居河東。

劉劭字威碩。魯國人也。昭烈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昭烈定益州。以劭爲固陵太守。末帝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侈靡。侍婢數十。皆能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劭與亮牋謝曰。劭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于是亮遣劭還成都。官位如故。劭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劭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劭疑末帝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劭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劭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彭萊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于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傅說。周文求呂尙。爰及漢祖。納食其于布衣。

原注。漢書。酈食其爲里監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入。卽長揖不拜。言六國縱衡。時因下陳留。酈食其爲廣野

君。此乃帝王之所以創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公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于是乎始。褒貶之義。于是乎興。然而六翻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綿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緇袍。偃息仁義之途。恬淡于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直。

謹案。陳志作守貞。通志作守眞。

不虧。雖古人

潛遜。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助。

謹案。元本陳志作立助。

然後紀功于

王府。飛聲于來世。不亦美哉。萊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于州牧劉璋。璋髡鉗萊。爲徒隸。會昭烈入蜀。泝流北行。萊欲納說昭烈。乃往見龐統。統與萊非故人。又適有賓客。萊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

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旣能往就萊坐。萊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

自知萊。遂竝致之。昭烈亦以爲奇。數令萊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旣定。昭烈

領益州牧。拔萊爲治中從事。萊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萊。

而內不能善。屢密言昭烈。萊心大志廣。難可保安。昭烈旣敬信亮。加察萊行事。意亦稍疎。左遷萊爲江陽

太守。萊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萊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

齊足竝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萊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原注。揚雄方言。滅臄乾都。革老也。郭璞注曰。皆字者。皮色枯瘠之形也。裴松之以爲

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兼屬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

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

危懼。聞兼言大驚。嘿然不答。兼退。具表兼辭。于是收兼付有司。兼于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于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闡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士元斟酌其間。遂得詣公于葭萌。抵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業。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舉事焉。僕于故州不免凡庸。憂于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

原注。裴松之曰。分子之厚者。兼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于己。

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兼一朝狂悖。自求殖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

恐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與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

主公之意。卒感激。頗以被酒。悅

原注。他活反。

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

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爾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爾。昔每與士元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助竹帛。士元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爾行矣。努力。自愛。自愛。兼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李邈字漢南，廣漢郫人也。劉璋時爲牛鞞長，昭烈領益州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昭烈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郫州甚爲不宜也。」昭烈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非不敢也，力不足爾。」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北征，馬謖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薨，末帝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皆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隕歿，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末帝怒下獄誅之，弟卻字永南，昭烈定益州，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卻爲治中從事，是歲卒。」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昭烈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昭烈入蜀，諸葛亮鎮荊州，孫權遣使通好于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一年，權遣呂蒙掩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昭烈。昭烈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末帝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諱其事。昔先帝不取漢中，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旣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

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勞一方。是侯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培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郤琬具白其言于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僞邪。原注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尤闊味。圖葦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讒詞。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于梓宮之側。陛下卽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而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于卿者。正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以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

于是廢立爲民。徙汝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汝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操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昭烈于綿竹。嚴率衆降。昭烈拜嚴裨將軍。成都旣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于郫。原注音溱。合聚數萬人。到資中縣。時昭烈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嶲夷率高定。

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昭烈徵嚴詣永安宮。拜尙書令。昭烈疾病。嚴丞相亮竝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推如此。初亮南征。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虎賁六十人。亮固辭。不得已受之。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以書讓之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何不復相解。謹案。何志注作可。望足下誨以匡國。勉以大義。而違有是邪。原注。蜀志曰。誨以光國。戒之。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可爲莽操之非分。坐自貴大乎。原注。蜀志曰。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還于故都。吾當讓還爵位。復命先帝于地下爾。原注。蜀志曰。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子竝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耶。于是亮始疑嚴之妄。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寇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佯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又表末帝說軍僞退。欲以騙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于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尙爲小惠。安身

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于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又公文上尚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挾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向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勸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劭，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懿，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麴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

削其爵土。詔廢平爲民。徙梓潼郡。亮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子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緹。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勸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刻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謹案。江表傳曰。嚴少爲郡都職吏。用情深刻。利其身。鄉里爲嚴諺曰。雖可狎。李鱗甲。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爾。不圖復有書章之事。出

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震也。十二年。平聞亮薨。發病卒。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豐官至朱提太守。原注。蘇林漢書音義。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七曰。匙也。

議曰。封刻兼自取夷滅。刑不爲濫。立嚴放廢。禁錮罰當其罪。政立令行。國人畏服。東漢刑綱懈弛。朝廷日卑。終于頽圯。故崔實政論以爲治當尙嚴。孔明治蜀。猛以濟寬。知救弊之道也。習鑿齒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爲難。亮之使廖立垂涕。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于是可謂能用刑矣。

謹案目錄此下有魏延楊儀傳今闕

議曰延以勇略爲昭烈識拔故每以韓信耿弇當一面自許

原注。漢書。張良曰。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云云。韓信請兵三萬人。願北擊燕趙。東

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後漢書耿弇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于瀟關。取張豐于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云云。及平張步。車駕至臨淄。帝自勞軍。謂弇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延輕不自制而謂亮爲怯嗚呼亮豈怯者耶夫小勇似勇而非勇大勇似怯乃真勇也武王遵養

時晦會盟津者八百諸侯不攻而退使紂百克而自斃

原注。史記。武王觀兵至于盟津。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乃還居二年。紂昏亂暴虐滋甚。武王遂東伐紂。諸侯咸會。紂師皆倒兵以戰。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自燔于火而死。

紂爲小勇而武王爲大勇高祖強勉螻屈頑頓

惟魯不與羽角遂巡退避使羽咆哮自債

原注。史記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項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

舉云云。漢軍圍項王垓下。項王自度不得脫。曰。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乃自刎而死。

羽爲小勇而高帝爲大勇

匹夫猶堅忍就功況天子乎昭烈之遁逃于操屈于呂布奔走于二袁狼狽于劉表稽留于孫權卒使操

畏衄折敗慨然而復漢亮切于內治緩于出師屢出屢反盤桓不進及成算定勝然後雜耕渭濱爲久駐

之基示必討之勢辱懿巾幗懿不敢出皆屈于一時信于萬世王者之大勇延豈知之哉且高帝既定三

秦關外響應遂將五諸侯

原注。顏師古曰。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

故韓信得北舉燕趙光武都于雒陽削平諸僭故耿

弇得會車駕當亮之時昭烈崩殂孫權掣肘雍閩內訌自關以西未克一郡畀延萬人其能濟乎況于亮

方爲湯武之事仗正道明大義一用節制正兵其止如山進退如風靜動嚴固開國宏遠自足滅賊堯關

之掩擊鴻溝之反攻。昭帛間金詐謀詭計。皆所不爲。

原注。漢書沛公與張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擊秦

易動以利。乃令酈食其持重寶。昭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秦兵尙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堅從必危。不如因其懈而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云云。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遂追羽。圍羽垓下。若

延者志于功利。行險僥倖。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剛愎自用。至于殺身。烏足與語。是哉。儀有幹略

而不知義。不能自附廉藺。先國家之急。

原注。史記趙拜相如爲上卿。位廉頗右。頗羞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與會。出見廉頗。引車避匿。其舍人羞之。相如

曰。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新喪元帥。以私憾殺大將。使孔明不瞑于地下。罪浮于延矣。

謹案此卷贊闕。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一

列傳第十八

漢臣

王連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霍峻子弋 羅憲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昭烈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門不降。昭烈義之而不逼也。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任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于是簡拔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皆至。大官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丞相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己若。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謹案。今志作任郡督郵。通志作任。與此合。姑婿爨習為建伶令。有違法之事。恢坐習免

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許。原注。華陽國志。習後官至領軍。後貢恢于州。涉道未至。聞昭烈自葭萌還攻劉

璋。恢知璋必敗。乃託名郡使。北詣昭烈。遇于縣竹。昭烈嘉之。從至雒城。遣恢之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

成都既定。昭烈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昭烈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庾降都督鄧方卒。昭烈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昭烈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庾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原注。裴松之云。庾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爲寧州。昭烈崩。高定恣睢于越巂。雍闓跋扈于建寧。朱褒反叛于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太相糾合。圍恢軍于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紹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圍守愈緩。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接。南土平定。恢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還居本郡。徙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死于緜竹。

謹案目錄此下有呂凱傳。今闕。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昭烈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部送。昭烈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尙書

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南征。拜忠爲牂牁太守。郡承朱褒叛亂之後。忠撫育恤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庾隆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原注。通鑑綱目。後主建興十一年。以馬忠爲庾隆都督。注。庾隆督。張翼用法嚴。夷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斥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胄斬之。集覽。庾隆。南中地名。音來絳。武。侯征南中。因以名官。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于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忠至。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

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

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寇。留忠成都。平尙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原注。修弟恢。恢子。晉建寧太守。忠爲

人寬濟有度量。但談調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處事能斷。威恩竝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一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于事精勤。繼踵在忠後。

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表。張肅子。原注。裴松之曰。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胡詣雒陽。假校尉。從曹操征漢中。因降昭烈。拜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

于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敢逼。于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遣迸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薨于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懿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懿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治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入寇。向漢川。前鋒已至略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謹案。陳志作今入。通志作令入。與此合。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輿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走。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原注。呼。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爲人自輕。以此爲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原注。古。扶。忠勇寬厚。數戰有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後張翼廖化竝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謹案目錄此下有張嶷霍峻傳今闕。

羅憲字則令。父蒙避亂于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末帝立太子璿。爲太子舍人。遷庶子。尙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于吳。吳人稱羨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交。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末帝拜憲領軍爲宇副。魏人入寇。召宇西還。留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濱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末帝降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揜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安得久寧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勵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攻憲。憲臨江拒之。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魏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司馬昭。請力拒吳。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協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委城奔魏。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于此矣。陳騫言于司馬昭。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昭卽畀前任。拜憲凌江將軍。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以憲爲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晉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雒陽。武帝以子襲爲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及先輩時宜敍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

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南陽呂雅。

謹案。今志作高嵩。元本作南陽。與此合。

許國江夏費恭、瑯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卽皆選

用。咸顯于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卒，贈

安南將軍，諡曰烈侯。子襲以凌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爲王如

所殺。

議曰：王連諫亮南伐，有惜賢之志焉。李恢、呂凱、馬忠，敦質忠壯，關土服遠，霍峻尙義有守，以結主知。王平

朴魯有大將之略，虎臥北境，鍵閉劍門，張嶷策斷明果，有控馭之才，羈絡南土，廓清夷徼，并絡由茲增重。

數君之力也。若嶷之識鑒遠到，力疾致命，又非諸賢之所及也。弋憲力扞孤城，屹然有烈士之風，國亡君

虜，無所效忠，慟哭而降，其志可哀已。

原注：輿地紀勝云：憲守永安而蜀亡。吳人攻之不能克。

贊曰：言言扞城，矯矯大將，輸忠致命，翼扶賢相。我伐用張，勢常北向，并絡多材，劍門益壯。弋憲道窮，決裂

義衿，天傾弗支，感憤益深。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二

列傳第十九

漢臣

蔣琬

子斌顯
劉敏

費禕

董允
董恢

呂乂

陳祗

董厥
樊璉

蔣琬字公剡。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昭烈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昭烈雅敬亮。乃不以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傾之爲什。郝令。昭烈爲漢中王。琬入爲尙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旣不隱于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留統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言公剡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末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薨。以琬爲尙書令。俄而

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犄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于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舉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係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

有武侯之風矣

按楊戲後隨大將軍姜維出軍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維之度量其不及琬遠矣宜其致敗也

琬以爲昔丞相亮數闕

原注讀書記按此二事可謂眞宰相之度

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于是遣尙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闡弱加嬰疾疫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果東西並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意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期二三連

不克果。俯仰維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薨。諡曰恭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警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掃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于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末帝旣降。鄧艾斌詣會于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斌弟顯爲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累遷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曹爽寇漢中。議者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率所領與平據興勢。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旣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原注。鄆音音。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使迎仁。仁將禕游學入蜀。會昭烈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

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燕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昭烈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末帝卽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于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旣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道等才博果辨。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權每別酌名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譔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及辭還。權以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爲侍中。亮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薨。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尙書令。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于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爲尙書令。欲效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相懸。若此甚遠。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尙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于時

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爾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

至敵遂退封成鄉侯原注。殷基通語。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評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庸人。苟以宗子

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曹仲附己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

一朝屠戮。譏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才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

從後閉門舉兵。聲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者僭

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 琬固讓州職

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其子皆令布衣素食不從車騎無異凡

庶十一年出仕漢中自琬及禕雖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

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

郭循在坐譙案。今志作郭修。通鑑綱目通志俱作循。與此合。 禕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諡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

尚公主為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禕長女配太子瑋為妃

議曰琬沈毅有度守亮成規是以上下安和疆場不悚有曹相之風而文雅過之禕重厚宏裕加以敏

故能坐卻狂寇信漢餘烈終制姜維不使之逞嗚呼亮以經濟大才創宏規恢遠略高出千古與伊周相

上下而琬禕繼之抗衡吳魏復延漢祚三十餘年可不謂英偉之士哉亮嘗自比管仲樂毅管仲相桓公

生存而豎貂漏師身沒而國內大亂原注。左氏傳。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樂毅勝齊。取其

寶物遷其重器齊未盡下而逐于嗣王奔于他國原注。史記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惠王即位。使

王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值於汶篁。豈若亮之巍巍堂堂。生無猜嫌。沒無間貳。獎拔英賢。畀以後事。立國討賊。終魏之世。則賢于管樂遠矣。

謹案。目錄此下有董允呂乂傳。今闕。

陳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于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禱甚異之。故超繼董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尙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闔豎。深見信愛。權重于維。景耀元年卒。末帝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甚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諡。諡曰忠侯。賜子粲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自祗之有寵。帝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祗媚炫一人。皓構間浸潤故也。

董厥字襲斐。義陽人也。丞相亮時爲令史。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薨。後稍遷至尙書僕射。代陳祗爲尙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同郡樊建代焉。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案

• 延熙二十四年與陳志同。考後主傳。延熙十五年孫資薨。不應云二十四年病篤。且延熙止二十年。明年卽改元景耀。疑二字衍。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權問諸葛恪。謹案。陳志此下有樊建何如宗預六字。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尙書令。自諸葛瞻。董厥及建。統事。姜維常

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特不與皓往來。與瞻議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表求召還。奪其兵。以閤

字代維。末帝不從。原注。孫盛異同記。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爲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此事歸惡黃皓。而老猶有瞻表以開字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爲瞻吏。爲瞻所辱。故因云瞻不能匡矯也。漢亡。厥建詣鍾會降。明年春。俱詣洛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晉武篡代。建爲給事中。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吝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朕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建對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得頗牧而不能用乎。帝笑曰。朕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發詔治艾事焉。

議曰。允方嚴介特。統掌內列。職司喉舌。獻可替否。曲爲之防。終遠小人。剗裁君侈。易曰。閑有家。悔亡。原注。家

入初九。又辭。允則有焉。呂又清簡守法。足以繼允。董厥與瞻建統事。不假借皓。欲共表廢姜維。有大臣之節矣。

不與瞻死國而屈于仇。墮隕晚節。惜哉。丞相亮舉宰相之職。以爲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每眷眷于本根。而重侍中尙書之任。必賢能端良而後用之。故能治內討外。以弱爲強。終己及蔣費之世三十餘年。小人不得間。而儒主不敢肆。及董允呂又相繼而卒。祇爲侍中而非其人。卒與黃皓蔽賢踏國。如桓靈之季。都亡志于親賢人。遠小人之言。嗚呼。一小人一宦者。猶能壞賢相之基圖。而亡人之國。況多乎哉。此聖人所以謹于微而戒乎履霜也。

贊曰。虎賁龍顏。天翻地覆。不有君子。其何以國。公刻文偉。靖共淵塞。在國有賢。雅量傾德。周公旣歿。乃命君陳。緝熙廟謨。式張吾軍。近臣植君。董呂克正。陳黃耦傷。墜我漢命。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二

列傳第二十

漢臣

姜維 張翼 廖化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喜立功名。陰結死士。不修儒素之業。仕郡上計掾。州辟為從事。謹案。州辟。三國志作州郡。誤。通志作州辟。與此合。以父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于戰場。賜維官中郎。參

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漢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已閉。

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納。維等乃俱詣亮降。會馬謖敗于街亭。亮拔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原注。魏略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開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在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修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推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曜等所破。遂將維等

卻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係保官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孫盛雜記。初姜維詣亮。與妻相失。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無當歸也。案維應知學術。恐不

至此。今不取。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賞維志烈。寢見親用。與留

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薨。維還成都。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謹案。舊唐書地理志曰。維州薛城縣。漢已前徼外羌冉駹之地。蜀劉禪時蜀將姜維馬忠等討汶山叛羌。即此地也。今州城卽姜維故壘。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于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之。每欲與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若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希冀微倖。而決成敗于一舉。若不如志。悔無及矣。十六年春。禕遇害。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戰。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于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卻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

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將軍鄧艾所破于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略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亡水謹案·今志作芒水·毛本及通惠俱作亡水·與此合·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于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于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于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啓帝欲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爾往董允切齒朕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于失言遜辭而出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益自疑懼因求種麥沓中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

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開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前鋒胡烈進攻關口，蔣舒開門出降。傅僉格鬪而死，遂陷關口。會攻樂城，不克。開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原注：左氏傳：吳季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綳帶，子產獻紵衣焉。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于緜竹，帝降于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帝欲固守成都，或聞欲南入建寧。謹案：今志此下有或聞欲東入吳六字，此刪。與通志同。於是引軍由廣漢、郫道，以審虛實。尋被帝敕投戈放甲，詣會于涪軍前。將士咸怒，披刀斫石。維見會，會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見此爲速矣。」會甚奇之，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陰懷異圖，維知之，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于擾攘，以見疑于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于五湖，卒伏劍而妄死，豈關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

不法陶朱公之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峩帽之嶺。而從赤松子游乎。原注。史記。越王勾踐任范蠡以國政。破

爲鷗夷子。漢書。張良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

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爾。顏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爲雨師。封

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之女追之。亦得仙俱去。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于此也。維

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維乃教會誅北來諸將。諸將既死。則徐殺會。盡

坑魏兵。還復漢祚。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既構鄧艾。

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并殺維妻子。

剖維腹。膽大如斗。維昔所俱之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漢亡沒。郤正著論論

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

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激貪勵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

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爲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

摘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原注。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至

于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云也。凡斯六者

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察侮之任。而致敵喪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

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連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亦惑矣。維維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

階之善也。裴松之曰。卻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

階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其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卻正也。孫盛晉陽秋曰。永和

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欲僞服事銓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

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油。士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解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于逆順之間。希遠情于維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于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裴松之曰。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則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說道傍入。出于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援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解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矣。夫成功理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陳志。蔣琬。費禕。姜維共一傳。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鷹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衆贖旅。明斷不周。終以贖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于區區蕞爾。而可屢亂乎哉。裴松之曰。蔣費為相。克盡遺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卻駱谷之師。內保寧輯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于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干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鍾會之難。惜哉。非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體不得其所也。諸家之論。互有得失。惟陳壽之評干寶之論為得其當。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謹案。浩。漢書作皓。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原注。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

秋。遊學京師。與廣漢譚梁。漢中李郁。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蔣隱士。閣丘邈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譏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倉庫。有罪便收。刺吏二千石以驛表聞。咸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于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論冀等專權事。冀恨之。諷尚書出綱為廣陵太守。建康元年卒。官年三十六。張璠漢紀。順帝時遣光祿大夫周舉。光祿大夫杜喬。光祿大夫周翊。尚書梁巴。青州刺史馮異。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侍御史張綱。循行。俗。同日俱發。天下號曰八使。後漢書亦言綱為侍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徧行風俗。皆著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續漢書謂。拜光祿大夫使。昭烈定益州。翼為書佐。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庾隆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冑背叛。作亂。翼舉兵討冑。



胄未被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爾。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薨。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爲尙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衆。死于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于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劍閣。共詣鍾會降。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翼子徽。篤志好學。仕晉爲廣漢太守。

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

謹案。襄陽。舊傳作中盧人。

爲前將軍關侯主簿。侯敗。屬吳。思歸昭烈。乃詐死。時人謂

爲信然。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昭烈東征。遇于秭歸。昭烈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昭烈崩。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化曰。兵不戢。必自焚。維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于寇。用之無厭。將何以立。詩云。不自我兆。不自我後。今日之事。漢必亡。咸熙元年。徙雒陽。道病卒。

議曰。嗚呼。漢之將亡。鬯勇奮禍者。魏延。姜維爲甚焉。亮終制延。而禕死無制維者。玩寇黷武。罷民以逞。自謂拓定中原。如先丞相。則里惡之效鑿也。原注。列子西施病心而曠其眉。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曠眉。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漢之立國。保有梁益。以爲關中河內。依重險以自固。故昭烈實兵。漢中諸圍。捍敵而不使之入。鳩毒烏喙。鯁不下咽。終不能潰人腹心。維乃易之。卻住漢樂。縱敵使入。高光昭烈不祀。忽諸悲夫。翼化譏維。黷武必自焚。是已。顯而大將位與維埒。不能衛國不死于君。終爲降虜。義不逮夫。識矣。

贊曰。伯約悍擾。魚爛弗烹。天旣廢商。而詎能興。
謹案。陳志。姜維與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同傳。張翼與鄧芝、宗預、楊戲同傳。廖化附宗預傳。此以姜、張、廖三人合傳者。蓋取其事相連係。且同爲降魏故耳。

中華民國捌拾陸年捌月拾玖日

94201

22145

T7.2 郵經撰 **不**

v.1
c.2 續後漢書 **註**

借

登記號數 22145

類 碼 94201/T7.2 v.1 c.2

卷 數

備

註

不出借

注 意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臺灣省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42069